

網鑑易知錄

100

100

100

100

100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四

通鑑綱目正編

山陰 吳乘權楚材 周之炯靜專 周之燦星若

同輯

孝武皇帝

以四十九歲

辛卯三年秋以田千秋為大鴻臚盧虛二音族滅江充家江充誣陷太子罪人也在太子則害殺宜矣帝既悔悟族之則曷為不若族誅禍也其病之

何矣以告陰事見知非端士故而寵信之使治巫毒帝亦不能無過也故止書族滅吏民以巫蠱相告言者業驗多不實上頗知太子皇恐無他

高會高寢郎田千秋上急變訟太子寬曰子弄父兵罪當答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哉臣嘗夢見

白頭翁教臣言上乃大感寤名見千秋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公獨明其不然此高廟神靈使公教

我公當遂為吾輔佐立拜千秋為大鴻臚鴻臚也傳聲也傳也所而族滅江充家焚蘇文於橫光橋在西安府

外中謂橋也上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臺於湖見上天下聞而悲之

言武帝亦曰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武帝晚年多病尤信巫至無之說衛太子之寬託以白頭翁教臣不信上知太子惶恐無他意向千秋訟太子寬是千秋意也帝有悔心故乘間而開說也千秋為高寢郎意謂捕太子時何不言耶因其悔悟故以鬼神之事故一語悟幸傳中亦言千秋教

壬辰四年春正月帝如東萊見上上欲浮海求神仙羣臣諫弗聽會大風晦冥海水沸涌留十餘

日乃還病縣今秋西風翔無雲如雷者三隕石二黑如鸞小黑子三月帝耕於鉅定還至泰山龍方

士候神人者書親耕始此自元光二年書造方士求神仙於是四十五年矣而後始書罷方士甚上

耕于鉅定泰山東還幸泰山見後二年而帝遂遣世矣書此幸之也否則終身弗悔與秦皇何異哉

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田千秋曰方士言神仙者甚眾而無顯功

請皆罷斥遣之上曰大鴻臚言是也於是悉罷諸方士候神人蓬萊仙者是後上每對羣臣自數曩時愚

惑為方士所欺天下豈有仙人盡故妄耳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而已

是謂能方士候神人者

無妄如常顯石黑

思子宮歸來望思

田千秋太子寬

致堂胡氏曰人莫難於知過莫難於悔過莫難於改過而不知者皆也若漢武帝行年六處十

仁也哉之法也

夏六月還宮以田千秋為丞相封富民侯以趙過為搜粟都尉

侯千秋何置富民也武帝千秋茂土木海內虛耗至其末年心定而天理還始陳說往之海上擅賦力

也易復其初矣不遠復元秋悔善千秋無他材能學術又無閱代閱功勞其者曰相積日曰明特

以一言寤意說太子數月取宰相侯世未嘗有也然為人敦厚有智居位自稱恭於前後數公先是

桑弘羊言輪臺師國西北千里東有溉田灌漑五千頃為頃以上可遣屯田卒置校尉募民壯健敢徒

者詣田所墾田築亭以威西國上乃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口增三十錢

助邊用是重困老弱孤獨也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前擊車師二見上卷雖降其王

以遠遠乏食道死者尚數千人況益西乎匈奴常言漢極大然不耐飢渴失一狼走千羊此以羊喻漢乃

者貳師敗李廣利號貳師將軍士死略離散及自離散者悲痛常在朕心今又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

依深險處開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朕不忍聞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非常力本農脩馬復福令

復除也免復者因養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自是不復出軍而封田千秋為富民侯以明休息富養民

也又以趙過為搜粟都尉過教民為代田一畝三畝同畝曰中溝代處易其處故曰代田每耨

輒附根以土附著苗根深能耐風旱其耕耘田器皆有便巧用力少而得穀多民皆便之

田千秋封

富民侯

趙過為搜

粟都尉

武帝下詔

陳既往之

悔

代田

復除也

免復者

因養以

補缺毋

乏武備

而已自

是不復

出

出

出

出

出

出

出

出

出

出

出

出

出

出

出

仁也哉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法也

益國公國
賜家光

正子去母

武帝託孫
一節其明

子元符六年自以次第當為太子書求入宿衛上怒曰生子當置齊魯禮義之鄉乃置之燕果有爭心

乃斬其使是歲鈞弋夫人之子弗陵三上卷年七歲形體壯大多知上奇愛之心欲立焉以其年穉母少

猶與同卷二見久之欲以大臣輔之察羣臣唯奉車都尉光祿大夫霍光忠厚可任大事上乃使黃門上

卷三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見三賜光去病之弟也後數日帝譴責鈞弋夫人夫人脫簪珥十八

叩頭帝曰引持去送掖庭獄宮中獄名夫人還顧帝曰趣從行汝不得活卒賜死頃之帝閑居問左右曰

外人言云何左右對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聲其母乎帝曰然是非兒曹輩愚人之所知也往古國家所

以亂由主少母壯也女主獨居驕蹇淫亂自恣莫能禁也汝不聞呂后耶故不得不先去之也

致堂胡氏曰漢武此舉則守矣未盡善也或能據春秋大義安母不得稱后母后不得與政播告之脩者為漢法疏之宗廟責在大臣鈞弋雖未竊位驕恣焉乎敢若夫呂后之事則亦高帝有以啟

甲午二年春二月帝如五柞非宮立弗陵為皇太子以霍光為大司馬大將軍金日磾為車騎將軍上

官桀為左將軍受遺詔輔少主帝崩武帝生平謬戾甚多獨此能託孤一節甚明觀之細目所書則可

也也變二月上幸五柞宮在西安府藍屋縣以宮有五病篤霍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死者人之所誰當

嗣者上曰君未諭前畫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頓首讓曰臣不如金日磾卷四日磾亦曰臣外國

人不如光且使匈奴輕漢乃立弗陵為皇太子明日命光日磾及上官桀受遺詔輔少主與御史大夫桑

弘羊皆拜卧内牀下光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為人沉静詳審每

出上下殿門進止有常處郎僕射夜皆竊識至視之不失尺寸日磾在上左右目不忤視者數十年賜

出宮女不敢近上欲納其女後宮不肯其篤慎如此日磾長子為帝弄兒弄戲其後壯大自殿下與宮人

戲日磾適見遂殺之上怒日磾具言所以上為之泣而心敬日磾桀始以材力得幸為未央宮廄令上嘗

體不安及愈見馬馬多瘦上大怒曰令以我不復見馬邪桀頓首曰臣聞聖體不安日夜憂懼意誠不在

馬言未卒泣數行下上以為愛已由是親近又明日帝崩

益國公國

卷四

漢武帝 昭帝

二 原卷十五 五至八

司馬溫公曰本武廟翁桓欲繫刑重效內修宮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遊無度使百姓疲敝起為盜賊其所以異於秦始皇者無幾矣然秦以之亡漢以之興者孝武能遵先王之道知所統守受忠

道之言慈人獄獄好賢不倦誅貪嚴明施而改過顧謂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乎

太子弗陵即位弟鄴邑侯武昌長公主共去養省中即禁光日彈劾共領尚書事日光輔幼主

政自己出天下想聞其風采殿中嘗有怪一夜羣臣相驚光名高也主行璽郎欲收取璽郎不肯授光欲奪

之既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郎秩二等求庶莫不多光三月葬茂陵上

春秋七月有星孛於東方追尊鈞弋夫人為皇太后起雲陵在西安府法亂矯妄矣始

孝昭皇帝曰昭以童稚之年辨宜光之忠何天資之明也享國不永惜哉

乙未孝昭皇帝始元元年秋七月大雨至於十月莫甚於此時矣燕王旦見上謀反赦弗治黨

與皆伏誅書赦弗治何以雋不疑三見上卷為京兆尹不疑為京兆二卷西三十三尹吏民敬其

威信每行上聲也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不疑有所平反見上卷活幾何人即多所平反母喜笑異他時

或無所出母怒為去聲不食故不疑為吏嚴而不殘九月車騎將軍桀侯金日磾卒日磾以帝少不

捕反者馬何羅功後元元年武帝幸林光宮侍中僕射馬遺詔封為稅城武縣有稅亭侯日磾以帝少不

受封及病困光白封之卧受印綬二日薨諡曰敬日磾兩子賞建俱侍中與上卧起賞奉車建駙馬都尉

追尊鈞弋夫人為皇太后起雲陵

七月大雨

至於十月

傷母

金日磾辭封

問民疾苦

除民田租

祠鳳臺於上宮氏五歲立為后

東漢

官築于安妻生女年甫五歲安欲因光內之宮中光以為尚幼不聽蓋長公主

客喜稱丁外人安說稅外人曰安子容貌端正誠因長主時得入為后以臣父子在朝而有椒房

卷十二

卷十二

卷十二

卷十二

卷十二

卷十二

卷十二

卷十二

卷十二

卷十二

卷十二

之罪上通於天矣及是匈奴國內乖離常恐漢兵襲之於是與漢和親漢使至末武等匈奴說言武死常

林申得雁足有繫帛書言武等在某洋中使者如惠語以讓單于單于驚謝乃歸武及馬宏等宏前使西國為匈奴所逮亦不肯於是陵置酒

賀武曰足下揚名匈奴功顯漢室雖古竹帛竹簡或用帛書用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陵雖驚怯令

漢賞也世也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奮大辱之積志庶幾乎曹柯之盟親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

現上卷為世大幾陵尚復何顧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陵注下數行因與武決官屬隨武還者九人

既至京師詔武奉一太牢謁武帝園廟拜為典屬國主外國秩中二十石賜錢三百萬公田二頃

頃宅一區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強壯出及還鬻髮盡白

綱秋七月罷權酷官罷權酷三見上卷從賢良文學之議也武帝之末海內虛耗去戶口減半霍光知

時務之要輕徭薄賦與民休息至是匈奴和親百姓充實稍復文景之業焉

綱辛丑元鳳元年秋七月晦日食既八月鄂邑長公主燕王旦上官桀安等謀反皆伏誅於是王及

怨恨光於是蓋至桀安弘羊皆與旦通謀詐令人為燕王上書言先出都大肆異也郎羽林郎衛尉士

道上稱蹕卷四十一擅調聲蓋幕府二見七卷校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候先出沐沐休也漢律吏五日得一

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弘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且光聞之止畫室中公負成王

將軍冠實朕知是書詐也將軍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將軍之往廣明長安都郎都肆屬耳屬近

罷權酷官

上官桀等詐為燕王上書

昭帝年十四辭上書

致堂胡氏曰蘇子卿持節十九年竟不辱命考其在匈奴中對群處長皆有本末非出於一時廉既輕生易死之所為真志士仁人也光執國大權武序在位宜加顯賞以勸其臣然祇加典屬國之命則實矣不幾於玩乎

書皆伏誅何謀上也不誅則元年書燕王旦謀反赦弗治則昭帝於天倫之恩已過厚矣至是復出為

帝怒而刺其高武由今觀之天資好亂之人不至目上官桀父子為丁外人求封侯見上霍光不許長主已鄂

長公主即蓋長公以是怨光而桀安亦慙燕王旦自以帝兄不得立常懷怨望桑弘羊欲為子弟得官亦

怨恨光於是蓋至桀安弘羊皆與旦通謀詐令人為燕王上書言先出都大肆異也郎羽林郎衛尉士

道上稱蹕卷四十一擅調聲蓋幕府二見七卷校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候先出沐沐休也漢律吏五日得一

曰輒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將軍為非不須校尉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

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懼白上小事不足遂也上不聽後桀黨與有諧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

臣先帝所屬視以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桀等謀令長公主置酒請光伏兵格殺之

因廢帝而立燕王驛書往來外連郡國豪傑以千數且以語聲相平相名平曰左將軍桀素輕易車

騎將少而驕臣恐其不能成又恐既成反峭大王也且不聽安果謀誘燕王至而誅之因廢帝而立

桀會蓋主舍人父燕倉知其謀以告大司農楊敞舉上故素謹畏事乃移病稱病臥以告杜延年延人以

聞九月詔捕桀安弘羊外人等并宗族悉誅之蓋主燕王皆自殺

李德裕曰人君之德莫大於至明明以時裁別百能不能矣漢昭帝是也周成王有懿德矣

冬以韓延壽為諫大夫文學見上魏相對策以為日者燕王為無道韓義出身發諫為王所殺義無

比干之親而蹈比干之節宜顯賞其子以示天下明為人臣之義乃權義子延壽為諫大夫以張安世

為右將軍杜延年為太僕尚書令志行純篤乃白用而任之安世為右將軍兼光祿勳以自副焉又以延年有忠節擢為太僕

右曹給事中光持刑罰嚴延年輔之以寬安世湯之子延年周之子也

癸卯三年春正月泰山石立上林僵柳復起生泰山在東齊州有大石自起立上林

在陝西西安有僵柳自起生有蟲食柳葉曰公孫病已立病已符節令睦為弘上書言大石自立僵

柳復起當有匹庶為天子當求賢人禪帝位以順天命坐設妖言惑眾伏誅

甲辰四年春正月帝冠丞相丞相千秋卒二月以王訢為丞相夏五月孝文廟正殿大帝素服

遣使作治急宗廟造使誘樓蘭王安歸殺之淮南王布若誘誅之反者樓蘭王殺漢使

使大宛卷二詔因今責樓蘭王王謝服介子還謂大將軍光曰樓蘭數反覆而不誅無所懲艾願往刺

使大宛卷二詔因今責樓蘭王王謝服介子還謂大將軍光曰樓蘭數反覆而不誅無所懲艾願往刺

使大宛卷二詔因今責樓蘭王王謝服介子還謂大將軍光曰樓蘭數反覆而不誅無所懲艾願往刺

綱鑑易知錄 卷四 漢昭帝 四 原卷十五 十四至十七

魏相傳

二子能蓋

前人之感

石立柳生

嘉善堂

駐弘上書

遣使誘殺

樓蘭王

更名樓閣
為郡書

流星大如
月
省光立言
邑王

王吉諫昌
邑王

王吉戒王
邑王

王吉戒王
邑王

之以威示諸國大將軍白遣之介子齋金幣揚言以賜外國為名至樓蘭王貪漢物來見介子與坐飲醉
謂曰天子使我私報王王起隨介子入帳中壯士二人從後刺之遂斬其首馳傳轉去聲詣闕縣懸北

闕下立其弟在漢者尉屠除名尉者屠者為王更名其國為鄯然去聲善封介子為義陽今河南汝寧侯

司馬溫公曰王者有罪則宜陳師鞠旅明致其罰今乃以大漢之強而為盜賊之謀於蠻夷不亦可

律而懷矣必以為有罪則宜陳師鞠旅明致其罰今乃以大漢之強而為盜賊之謀於蠻夷不亦可

蓋哉論者或美介陳師鞠旅詩小子以為奇功過矣雅篇辭翰告也

乙巳五年夏大旱○冬大雷○丞相訢卒

丙午六年冬十一月以楊敞為丞相虛位者一年始書楊敞光專也

丁未元平元年春二月有流星大如月眾星皆隨西行武帝建元二年書有星如日矣於是復書流

夏四月帝崩大將軍光承皇后詔迎昌邑王賀詣長安六月八日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賀善贊曰昭

帝崩無嗣時武帝子獨有廣陵揚州府王胥羣臣欲立之胥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大將軍光不自安

郎官有上書言周太王廢太伯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長子立武王唯在所宜雖廢長立少可也廣陵王

不可以承宗廟光即日承皇后詔迎昌邑王賀詣長安師師卷十四賀昌邑哀王麟現江卷之子素狂縱

動作無節武帝之喪游獵不止中尉王吉諫曰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游非所以全壽命之宗也又非所

以進仁義之隆也夫廣廈之下細旃之上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休則俯仰

屈伸以利形專意積精以通神則心有堯舜之志體有喬松王喬未松子皆仙人之壽福祿臻而社稷安矣且諸侯

骨肉莫親大王於屬則子於位則臣一身而二任之責加焉恩愛行義織同介有不具者於以上聞非享

國之福也王賜吉酒脯而放縱自若郎中令龔遂忠厚剛毅有大節見王游戲無度涕泣躬躬行叩頭曰
臣數言危亡之戒大王不說夫國之存亡豈在臣言哉願王內自揆度解大王誦詩三百五篇人事決王
道備王之所行中韞詩一篇何等也王終不改及徵書至發書馳赴王吉戒王曰大王以喪徵宜日夜哭

巽遂或王

法悲哀而已慎無有所發大將軍仁愛勇智忠信之德天下莫不聞願大王事之救之王到霸上霸上在西
安府使遂參乘卷六至廣明東都門遂曰禮券喪至見國都哭此長安東郭門也王曰我嗟嗟也痛不
能哭至城門遂復言王曰城門與郭門等耳且至未央宮見十卷東闕遂曰昌邑帳在大王宜下車鄉

霍光廢昌邑王

向闕西面伏哭盡哀上王曰諾到哭如儀六月受璽綬襲尊號葬平陵在西安府咸陽縣昌邑王有罪大將

田延年勸霍光廢立

軍光率羣臣奏太后廢之賀已正尊位而循書昌邑王者不子其帝也夫廢立非國家之得已不以光
昌邑王淫戲無度大將軍光憂薄此則光不為人幸然立之誠忠赤故武帝幸於此孤觀其據而立宣則光之帝廟乃始廢之哉以問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為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

霍光廢昌邑王

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於古嘗有此不否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後世稱其

霍光廢昌邑王

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乃引延年給事中陰與張安世圖計王出遊光祿大夫夏侯勝當

霍光廢昌邑王

乘輿前諫曰天久陰而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欲何之王怒縛勝屬吏光讓安世以為泄語安

霍光廢昌邑王

世實不言乃名問勝勝對言在鴻洞範傳去聲洪范見二卷二九謂之傳者非正經也其傳曰皇之不

霍光廢昌邑王

所取正者光安世大驚以此益重經術士既定議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現下大夫博士會議

霍光廢昌邑王

未央宮光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驚愕失色莫敢發言延年離席按劍曰先帝屬祝

霍光廢昌邑王

將軍以幼孤寄將軍以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羣下鼎沸廣社稷將傾且漢之傳蓋常為孝者

霍光廢昌邑王

以長有天下令平宗廟血食也如漢家絕祀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今日之議不得旋踵羣

臣後應者臣請劍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漢以太帝光祿勳衛尉太僕廷尉於是議者皆叩頭曰唯

大將軍令光即與羣臣俱見白太后太后乃幸未央承明殿盛服坐武帳卷三十三中召昌邑王伏前聽詔

光令王起拜受詔脫其璽組組也奉上下殿送至郵垣垣也詔歸賀昌邑賜湯沐邑見十卷一

千戶國除為山陽郡兗州府昌邑羣臣坐在國時不舉奏王罪過令漢朝不聞知又不能輔道陷王大惡

皆下獄誅殺二百餘人惟中尉吉郎中令遂得減死師王式繫獄當死使者責曰師何以無諫書式對曰

王式以三
百五篇諫

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校王

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為王反復誦之也至於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

流涕為王深陳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無諫書亦得減死論光以太后有政宜知經術白金夏侯勝

用尚書授太后遷勝長信

皇太后少府

職掌長

信宮名

長

南軒張氏曰靈光天災重厚故可以當大事而其所以失則由於不學之故也後之儒生如班固輩

蓋如不學病光矣然使其當小利害當大忠髮解不喪其所守望其如光深然當大事吃如山嶽

所較及身而察則庶幾為善德之要不然所論雖高亦為虛言而已矣

秋七月迎武帝曾孫病已入即位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立君果老則特書承皇后詔然則曾孫

以外家皇孫納王夫人生子病已名也風連七難而多病苦故號皇曾孫生數月遭巫蠱事見上卷太

子男女妻妾皆遇害獨皇曾孫在亦坐收繫獄故廷尉監丙吉受詔治獄心知太子無事實重哀皇曾孫

無辜擇謹厚女徒胡組郭徵卿令乳養日再者視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武帝詔獄繫者無輕重

一切皆殺之使者夜至獄吉閉門不納曰他人無辜死者猶不可況親曾孫乎使者不得入還以聞武帝

掖庭令人張賀嘗事衛太子恩顧舊恩哀曾孫奉養甚謹欲以女孫妻之賀弟安世為右將軍

輔政怒曰曾孫乃衛太子後也勿復言于女事時暴室暴室王宮中婦人疾病者其皇后貴人有曾孫

夫官之許廣漢有女賀以家財聘之曾孫因依倚廣漢兄弟及史氏愛詩於東海九上腹中什翁

名中高材好學然亦喜游俠鬪難走馬上下諸陵周徧三輔卷三十一以是具知閭里姦邪史治得失及是

吉奏記光曰今社稷宗廟羣生之命在將軍之一舉而武帝曾孫名病已在掖庭外家者今十八矣通

經術有美材行安而節和願將軍決定大策七月先會丞相以下議定所立遂上奏曰孝武皇帝曾孫病

已年十八師授詩論語孝經躬行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後皇太后詔曰可先迎曾孫入未央

宮見太后即皇帝位侍御史嚴延年效奏大將軍光擅廢立主無人臣禮不道奏雖寢然朝廷肅然救擇

嚴延年初

嚴延年初

召見朝為
廷尉止

田廣明謂
杜延年

用
記書不可

黃霸獄中
從後後勝
受高書
實顯獄書
后許氏

故皇太子在湖見上未有號謚歲時祠其議謚置園邑有司奏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也故降其父母不得祭尊祖之義也陛下為孝昭皇帝後承祖宗之祀親謚宜曰悼母曰悼后故皇太子謚曰戾史良娣曰戾夫人皆改葬焉名黃霸為廷尉正武帝之世廷尉書張湯杜周譏也至帝始書黃霸于定國帝亦謂能恤刑矣霍光既誅上官桀遂以刑法痛繩羣下由是俗吏皆尚嚴酷而河南丞黃霸獨用寬和為名上在民間時知百姓苦吏急迫聞霸持法平乃召以為廷尉正數刑決疑獄庭中稱平

綱己酉二年春大司農田延年有罪自殺昭帝之喪大司農傲酒去聲民車延年詐增餼直盜取錢三十萬為怨家所告御史大夫田廣明謂杜延年曰春秋之義以功覆過當廢昌邑王時非田子寶延年之言大事不成見上今縣官卷上出三十萬自乞與也之何哉願以愚言白大將軍延年言之光曰誠然實

勇士也當發大議時震動朝廷因自撫心曰使我至今病悸也心謝田大夫曉大司農通往就獄得公議之廣明使人語延年延年曰幸寬我耳何面目入牢獄遂自刎死夏尊孝武皇帝廟為世宗所幸郡

國皆立廟詔曰孝武皇帝躬仁義厲威武功德茂盛而廟樂未稱也朕甚悼焉其與列侯二千石博士

議於是羣臣皆曰宜如詔書夏侯勝獨曰武帝雖有據四夷廣土境之功然多殺士眾竭民財力奢泰無

度無德澤於民不宜為立廟樂公卿共難也勝曰此詔書不可用也於是丞相御史劾奏勝

非議詔書毀先帝不道及丞相長史黃霸阿縱勝不舉劾俱下獄有司遂請尊武帝廟為世宗廟奏盛德

文始五行之舞或德舞采昭德文始舞本舞前舞高祖更名文始五行舞本周舞秦更名五行巡將所幸郡國皆立廟勝霸既久繫霸欲從勝受

尚書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授之繫再更耕冬講論不怠

綱庚戌二年春正月大將軍光妻顯皇后許氏書大將軍光妻何與顯乎哉也光時霍光夫人

顯欲責其小女成君道無從會許后當娠也懷病女醫瀉于衍者霍氏所愛嘗入宮侍疾顯謂衍曰將

軍素愛成君欲奇貴之今皇后當免也身若授毒藥去壯之成君即為皇后矣事成富貴共之行即得附

子齋入長定宮皇后免身後衍取附子并合也太醫大丸以飲也皇后有頃曰我頭岑岑也藥中得無有

子齋入長定宮皇后免身後衍取附子并合也太醫大丸以飲也皇后有頃曰我頭岑岑也藥中得無有

子齋入長定宮皇后免身後衍取附子并合也太醫大丸以飲也皇后有頃曰我頭岑岑也藥中得無有

子齋入長定宮皇后免身後衍取附子并合也太醫大丸以飲也皇后有頃曰我頭岑岑也藥中得無有

毒對曰無有遂加煩憊滿崩後有人上書告諸醫侍疾無狀者皆收繫詔獄顯怒急即具語光曰既失計為之無令吏急行光大驚欲自發舉不忍奏上欲光著衍勿論顯因勸光內其女入宮

送昌尹氏曰霍顯邪謀行於幽閩之中其端甚微其惡甚大光始馬不知後乃知之徒能中時討賊發其事而正其罪然後屏躬待命猶或可以自免既知而不發則是真與聞矣未見大惡之累得子

綱 莽莽哀皇后於杜陵城在西安府南園合葬也故地之書南園漢也

丞相魏相為御史大夫綱以趙廣漢為京兆尹綱初廣漢為潁川今河南開太守潁川俗豪傑相朋黨廣

漢為鉅項籥也亦為此制皆可入不可出受吏民投書使相告許於是更相咎怨姦黨散落盜賊不

得發由是入為京兆尹綱上廣漢尤善為鉤距順刺之則逆使人入其術中而不能出以得事情閭里銖

兩之姦皆知之其發姦摘伏如神捕也京兆政清長老傳以為自漢興治京兆者莫能及

綱 辛亥四年春三月立大將軍光女為皇后綱立後書氏桓也書大將軍女何權所在也而許后之所

葬則以安漢公莽女書終綱莽女二郡壞怪祖宗廟帝素服避殿詔開經學

及舉賢良方正之士

致堂胡氏曰地者妻道也臣道也宜靜而動陸威而反帝也然不能終動與天同也不過為妻道而得而臣道不靈之象是時郡國四十九同日地震山崩二郡壞祖宗廟蓋霍氏專權又獄許后而

之其女以至皆惡者見如此而不知戒宣帝詔開經學舉賢良亦無敢端言其所以然者使宣帝恐懼祇戒以象類推求而有以善處之則霍氏異日之禍亦無由而成矣

綱 以夏侯勝為諫大夫黃霸為揚州刺史綱上以地震釋勝霸而用之勝為人質樸守正簡易無威儀或

時謂上為君誤相字於前昭字於前臣不得相上亦以是親信之嘗見現出道上語朝上語道與外上聞而讓

頃勝勝曰陛下所言善臣故揚之堯言布於天下至今見誦臣以為可傳故傳耳朝廷每有大議上謂曰

先生建正言無懲前事復為長信少府綱杜遷太子太傅年九十卒太后昭帝后素服五日以報師傳之

恩見同五月鳳凰集北海青州府

綱 壬子地節元年春有星孛于西方綱冬十二月晦日食綱以于定國為廷尉綱定國為廷尉乃迎師學

春秋備弟子禮為人謙恭雖卑賤皆與鈞禮其決獄平法務在哀鰥寡罪疑從輕加審慎之心朝廷稱之

鳳凰集北海青州府

師學春秋

漢宣帝

原卷十五 二十七至三十一

曰張釋之為廷尉卷二十五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冤

綱癸丑二年春三月以霍禹為右將軍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霍光卒大將軍光病車駕自臨問為之

涕泣光上書謝恩願分國邑封兄孫山為列侯即日拜光子禹為右將軍光薨諡曰宣成賜葬具如乘輿

制度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奉守復福其後世除其賦疇其爵邑傳世相世世無有所與預復降其賦後

致堂胡氏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人臣而用天子之禮是宣帝過賜而霍氏受之非也平生禹雲山等借乳之心宣帝亦有以故之始西卷十九

綱夏四月以張安世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魏相上封事密奏曰聖王褒有德以懷萬

方顯有功以勸百寮是以朝廷尊榮今新失大將軍宜顯明功名以鎮藩國毋空大位以塞爭權車騎將

軍安世忠信謹厚國家重臣也宜尊其位上乃拜安世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鳳凰集魯兗州棘

曲阜大赦於是三公風風再為之赦以霍山為奉車都尉領尚書事御史大夫魏相給事中特筆

魏相諫罷霍氏相給事中而魏相給事中而霍氏之權矣細目皆特書之劉章見十上思報大將軍德乃封光兄孫

山為樂平縣名故城在山東侯使以奉車都尉領尚書事魏相因許廣漢見上奏封事言春秋譏世卿春秋

隱公三年尹氏卒公羊傳尹氏者何天子大夫也其稱尹氏何恥焉為惡宋三世為大夫年宋殺其大夫

取譏世卿非禮也世無大夫世尹氏也秉政久必奪君之威惟惡宋三世為大夫年宋殺其大夫

皆公羊傳道宋三不名宋大夫世無大夫世尹氏也秉政久必奪君之威惟惡宋三世為大夫年宋殺其大夫

秉樞機昆弟諸婿據權勢任兵官夫人顯及諸女皆通籍名籍長信宮皇后驕奢放縱恐寢不制宜有以

損奪其權破散陰謀以固萬世之基全功臣之世文故事諸上書者皆為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

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復因許伯廣漢白去副封以改壅蔽帝善之詔相給事中皆從其議帝

興於閭閻知民事之艱難霍光既薨始親政事勵精為治五日一聽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職奏事數也其言考試功能侍中尚書功勞當遷及有異善厚加賞賜至於孫終不改易賈誼及拜刺史守相守國相都親親見問觀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常稱曰庶民所

魏相諫罷霍氏

鳳凰集魯兗州棘

特筆

魏相諫罷霍氏

魏相諫罷霍氏

魏相諫罷霍氏

魏相諫罷霍氏

魏相諫罷霍氏

魏相諫罷霍氏

魏相諫罷霍氏

魏相諫罷霍氏

魏相諫罷霍氏

魏相諫罷霍氏

魏相諫罷霍氏

漢世民史於其為盛賜王成爵

是後俗史多為虛名

言賞知止

而魏輔政

疏唐諫許世護太子家

蕭望之而

千石月百五十斛又有中二以為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厲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

表以次用之是故漢世良吏於是為盛稱中與焉

甲寅三年春三月賜膠東相王成爵關內侯詔曰膠東親九十二相王成勞來聲去不怠流民自占

口占德度也名籍度戶八萬餘口治有異等之效其賜成爵關內侯非實增秩中二千石見上後詔問郡

國上計長史守丞數也國使長史郡使守丞以政令得失或對言前膠東相成偽自增加以蒙顯賞是後

俗吏多為虛名云

致望胡氏曰甚哉事之難乎核實也史稱宣帝有名實不相應者必知其所以然而王成以為增流

民家顯貴自是俗吏多為虛名而綜核實實之政其施多矣夫所謂虛名者乃人臣聲譽君上之表

術也而名曰封不虛實則尚天下之理曰矣實則聚效而名曰理財用實則持亮而名曰柳兼并實則

開通而名曰封不虛實則尚天下之理曰矣實則聚效而名曰理財用實則持亮而名曰柳兼并實則

而不知天變實彰地變貴者人心實離禍亂自此而起矣故為天下國家者責實則益隆虛則損自

之道也

夏四月立子爽為皇太子霍顯聞立太子怒不食曰此乃民間時子安得立即后有子反為王邪復

教后毒太子數名賜食保阿太子之人輒先嘗之后挾毒不得行五月丞相賢致仕子知止也

武帝之世宰相往往誅死賢以老病乞骸骨賜黃金安車駟馬罷就第丞相致仕自賢始六月以魏

相為丞相兩吉為御史大夫賢者大有還庭至於兩魏輔政大臣書於則帝之用人又不可觀矣十一卷

五以疏廣為太子太傅兄子受為少傅太子外祖父平恩平府由周縣平恩鎮侯許伯廣以為

太子少白使其弟中郎將舜監護太子家上以問廣廣對曰太子國諸副君師友必於天下善其言以語魏親外家且太子官屬已備復使舜護太子家示陋亦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上善其言以語魏相相免冠謝曰此非臣等所能及廣由是見器重大雨電雷以蕭望之為謁者京師大雨電火行見二卷丞蕭望之上疏言陛下思政求賢堯舜之用心也然而善祥未臻陰陽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專權

霍氏為屯兵

置廷尉平

改治廷尉書德錄刑書

鄧昌請刪定律令

兩曹殺人霍氏謀反伏誅

之所致也附枝大者賊木心私家盛者公室危惟陛下躬萬幾選同姓舉賢才以為腹心與參政謀明陳其職以考功能則庶事理矣上素聞望之名拜為謁者秋九月地震詔求直言省京師屯兵罷郡國宮

館假貸貧民書美以張安世為衛將軍諸軍皆屬以霍禹為大司馬罷其屯兵特筆也而霍氏之

其屯兵而霍氏之謀決矣特筆也霍氏驕侈縱橫上頗聞霍氏毒殺許后而未察乃徙

先女婿未央衛尉萬明友中郎將羽林監任勝長樂衛尉鄧廣漢為他官更以張安世為衛將軍兩宮衛

尉城門北軍兵屬焉以霍禹為大司馬罷其屯兵官屬諸領胡越騎羽林及兩宮衛尉屯兵悉易以所親

信許史見上卷子弟代之冬十二月置廷尉平病平其初孝武之世使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

親二十七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人為犯法或見不舉告緩深故之罪罪者深害及故人急縱

出之誅其後姦猾巧法轉相比例也況唐郡國承用者或罪同而論平聲議罪也異姦吏因緣為市所欲活

則傳附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與死似相議者或冤傷之廷尉史路溫舒上書曰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

存治獄之吏是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絕者不可復屬續也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

經此虞書大禹謨篇辭辜罪也經常也謂法可以殺可以無殺殺之則恐陷於非

相辜不殺之恐失於輕縱然與其殺之而害彼之生寧始全之而自受失刑之責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

相與毆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

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俗語曰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必不對此皆疾

吏之風悲痛之辭也唯陛下有法制寬刑罰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上善其言詒以廷史任輕祿薄置廷

尉平秩六百石員四人每季秋後請謝卷見十二涿郡今直隸順天府涿州太守鄭昌上疏言明主躬垂明聽雖不置

廷平獄將自正若開後嗣不若刪定後令律令一定愚民知所忌姦吏無所弄矣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平

以理其末政衰聽怠則廷平將招權而為亂首矣

乙卯四年夏五月山陽兗州濟陰縣雨雹殺人秋七月霍氏謀反伏誅夷其族皇后霍氏廢

雖未有不書主名者此其書曰霍氏何衆辭也是故霍氏舉族皆反則書氏爾朱舉族可誅則書爾朱

徐福請抑制霍氏

曲突徙薪

淮朔關頭為上客

以水邑為大司農

以龔遂為水衡都尉

十一卷 霍顯及禹山雲自見日侵削數勞相對啼泣自怨謀令太后昭帝為博平君宣帝置酒台

丞相魏平恩侯漢廣以下使范朋友鄧廣漢承太后制引斬之因廢天子而立禹事覺七月雲山朋友自

殺禹要腰斬顯及諸女昆弟皆棄市與霍氏相連坐誅滅者數十家皇后霍氏廢處昭臺宮封告者皆為

列侯初霍氏奢侈茂陵今陝西西安徐生上疏言霍氏秦威陛下即愛厚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亡書三

上輒報聞謂行不見至是人為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通入聲自竈旁有積薪

客謂主人更耕為曲突遠徙其薪不否者且有火患主人不應俄而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

牛置酒謝其鄰人灼爛者殺火被坐於上行餘各以功次坐而不錄言曲突者人謂主人曰鄉向使聽

客之言不費牛酒終無火患今論功而請賓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邪主人乃寤而請之今

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絕之鄉使福說得行則國無裂土出爵之費臣無逆亂誅滅之敗

往事既已而福獨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上乃賜福帛十匹以為郎帝初立謁見大廟大將軍光駢乘車

之法尊者居左御者居中又上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後張安世代光駢乘上從容肆體甚安近焉故

俗傳霍氏之禍始於駢乘

司馬溫公曰霍氏久專大柄不知避去多置親黨充塞朝廷使人主蓄憤於上吏民積怨於下切齒

側目待時而發其得免於身幸矣況子孫以駢修趣之我雖無卿使孝宣專以祿秩賞賜富其子孫

自禍哉亦孝宣醜釀以成之也夫以報威德矣乃復任之罪雖應吏滅而光之忠無不可不祀遂使家無

類本宜亦少恩哉

綱九月以朱邑為大司農邑少為桐鄉今江南魯夫字廉平不苛以愛利愛為行未嘗答辱人存

問孤老吏民愛敬之遷北海青州太守以治行第一入為大司農悻悻罵於故舊公正不可交以私身

為列卿居處儉節祿賜以共恭族黨家無餘財及卒天子下詔稱揚賜其子金百斤以奉祀龔遂為

水衡都尉先是渤海州歲饑盜賊並起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龔遂拜渤海太守召見問何

以治盜賊對曰海濱濱遐遠不霑聖化其民困於飢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漢

世遠治功

帶牛俱積

追尊悼考
高皇考

天地之大
義生人之大
倫宣帝此倫
共禮

殺京兆尹
趙廣漢

池言如小兒戲弄兵器於流汗中耳行潦之水也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惟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

馬加賜黃金贈遣乘傳轉車也至渤海界郡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敕屬縣罷逐捕吏諸持兵器者

皆為良民吏無得問持兵器者乃為賊遂單車至府盜賊聞遂教令即時解散棄其兵器而持鉤鉏鈎鈎

藉於是悉平民安土樂業遂乃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慰安收養焉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遂躬率

以儉約勸民務農桑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為帶牛佩犢勞來循行郡中皆有

畜積訟獄止息至是入為水衡都尉上都水及

丙辰元康元年春正月初作杜陵見上卷書初何緩辭也恭哀后之葬夏五月追尊悼考見上卷

為皇考立寢廟有司復言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於是立廟

程子曰為人後者謂其所後者為父母而謂其所生者為伯叔父母此天地之大義生人之大倫不
大義降其服也宣帝稱其所生為正統之親疏而皆為齊矣而後之議禮者文不能推所生之至思
伯叔父以明尊崇之正禮乃欲奉以高官大國但如春親尊屬故事則亦非至當之論也要當按量事體別
立殊稱若曰皇伯叔父某國大主而使其子孫尊尊屬故事則亦非至當之論也要當按量事體別
為伯叔父母矣然直曰伯叔父母則無以別於諸伯叔父母而見其為所生之從則所生之文亦不得
以父母非謂既為人後而猶也
殺京兆尹趙廣漢謂能矣雖有非豈足以死哉故綱目甚之書殺廷壽現趙廣漢好用世吏
子孫新進年少者見事風生無所回避率多果敢之計莫為持難以私怨論殺男子榮畜人上書言之事
下丞相御史按驗廣漢疑丞相夫人殺侍婢欲以脇丞相乃將吏卒入丞相府召其夫人跪庭下受辭收
奴婢十餘人去丞相上書自陳事下廷尉治不如廣漢言上惡之下廣漢廷尉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
竟坐要斬廣漢廉明威制豪強小民得職百姓追思歌之以蕭望之為平原太守復徵入守少府上
選博士諫官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郡守以諫大夫蕭望之為平原太守復徵入守少府上

以尹翁歸
為右扶風

懲百姓出諫官以補郡吏然劇無諍臣則不知過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者也上乃徵召望之入守少府

見八卷以尹翁歸為右扶風翁歸為人公廉明察為東海見杜太守逼辭廷尉于定國定國

欲託邑子之邑與翁歸語終日不敢見見曰退謂邑此賢將指秦武事故稱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以私郡

中吏民賢不肯及姦邪罪名盡知之縣各有記籍披籍取人以一善百吏民皆服改行自新以治郡高第

入為右扶風同下三補見選用廉平以為右職也高職接待以禮好惡同之其負翁歸罰亦必行緩於小弱

急於豪強課常為三輔卷三十二最其在公卿間清潔自守語不及私然溫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故尤得

名譽卷三十二莎核車叛衛侯馮奉世矯發諸國兵擊破之以奉世為光祿大夫莎核車叛不為無罪奉世破

而考其書法則功罪見案上令羣臣舉可使西域者前將軍韓增舉馮奉世以衛侯召使持節送諸國

客會莎車本西域城名匈奴別種呼屠萬年據其城自王弟呼屠除徵與旁國共殺其王萬年及漢使者

自立敵血叛漢奉世以節諭告諸國發其兵進擊莎車攻拔其城莎車王自殺傳轉去聲首長安帝召見

韓增曰賀將軍所舉得其人議封奉世蕭望之以為奉世擅矯制發兵雖有功效不可以為後法即封奉

世開後奉使者利要功萬里之外為國家生事於夷狄漸不可長乃以為光祿大夫

丁巳二年春二月立健仔王氏為皇后上欲立皇后憇艾霍氏欲害皇太子乃選後宮無子而謹慎

者立長陵王健仔親三四為皇后令母養太子夏五月詔二千石察其官屬治獄不平者郡國被疾疫

者毋出今年租匈奴擾車師田者詔鄭吉還屯渠犂匈奴親相深見遠識練而止之詔鄭吉還屯渠犂

則戰兵保民之美可勝既哉未幾匈奴衰弱終匈奴大臣皆以為車師西域地肥美使漢得之多田積

穀必害人國不可不爭數朔遣兵擊車師田者將田士擊車師破之車師王奔烏孫其餘民東徙而吉使

文碎往田車師地以賞之渠鄭吉將渠犂田卒救之為匈奴所圍吉上言願益田卒上與趙充國等議

欲因匈奴衰弱擊其右地使不敢復擾西域魏相諫曰臣聞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己不

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收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

圖監易知錄

卷四

漢宣帝

十原卷十六 九至十三

馮奉世矯
制莎車

韓增所舉
得人
蕭望之諫
封馮奉世

詔鄭吉還
屯渠犂

魏相諫擊
匈奴

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現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聞者匈奴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按今年計子弟殺父

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八人臣愚以為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報織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

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顯史而在蕭牆之內也上乃遣常惠將騎往車師迎鄭吉吏士還渠犁相好觀

漢故事數朔條漢興已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賈誼董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教硃史屬按事郡

國及休告也請假還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災變郡不上相輒奏言之與丙吉同心輔政以蕭望之

為左馮平胡帝以蕭望之經明特重論議有餘材任宰相欲詳試其政事復以為左馮州胡見同上十

尉林望之從少府出為左遷即移病移上使侍中諭意曰所用皆更治民以考功君前為平原太守日

淺故復試之於三輔非有所聞也望之即起視事

戊午三年春三月封故昌邑王賀為海昏漢縣故城在江西侯於是帝即位十一年矣而賀尚

丙吉等為列侯故人阿保賜物有差雌丙吉為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孫初宣帝時皇曾孫見上卷二一遺遇至為天子

絕口不道前恩見同會掖庭上同宮婢自陳嘗有阿保阿保之功辭引使者丙吉知狀上親見問然後知

吉有舊恩而終不言大賢之初張賀嘗為弟安世稱皇曾孫之材美及徵怪徵怪異安世執絕止以為少主

帝昭在上不宜稱述曾孫及帝即位而賀已死上謂安世曰掖庭令見同平生稱我將軍止之是也詔曰朕

微眇時丙吉史曾許齊皆有舊恩張賀輔導朕躬脩文學經術恩惠卓異厥功茂焉詩不云乎無德不報

詩大離柳之焉無封賀子彭祖及吉曾穿皆為列侯故人嘗有阿保之功者皆受官祿田宅財物各以

恩深淺報之吉臨當封病上憂其不起夏侯勝曰有陰德者必享其祿今吉未獲報非死疾也果齋張安

世自以父子封侯在位太盛乃辭祿安世謹慎周密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聞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

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與議也嘗有所為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為舉賢達能豈有私謝邪絕弗

復為通有郎功高不調去聲自言安世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何短長而自言乎絕不許已而郎

以左馮

以蕭望之

以左馮

以蕭望之

以左馮

以蕭望之

以左馮

以蕭望之

以左馮

以蕭望之

以左馮

以蕭望之

以左馮

以蕭望之

以左馮

以蕭望之

以左馮

以蕭望之

以左馮

以蕭望之

以左馮

以蕭望之

以左馮

以蕭望之

以左馮

以蕭望之

以左馮

賢哉二大
夫
實金供具

疏廣見
而作

治道去其
卷七

果遷夏六月立子欽為淮陽於府陳州王疏廣疏受請老賜金遣

歸可稱兄子受矣此其不稱兄子何不以廣捨受榮之也請皇太子于年十二通論語孝經太傅疏廣謂

少傅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老于辭今官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即日俱移病疏廣上疏乞

骸骨上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金公卿故人設祖道祭道神曰祖供張供其張設

也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去聲兩輪故謂之兩一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歎息為杜之下注廣受

歸鄉里州府日令其家賣金供具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樂或勸以為子孫立產業者廣曰吾

豈老詩情不念子孫哉顧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共養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為贏

盈餘但教子孫急情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眾之怨也吾既無以教化子

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

可乎於是族人悅服

致堂胡氏曰以宜成名之為榮而未克於危辱此非君子之高致而疏廣甘以自居何也曰此廣所

猶不省名致廷尉為下獄以去再屈師傳於牢獄而卒殺之則其憤憤有素疏廣之已熟知其不

疏廣見而作有馬易繫辭下傳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以穎川太守黃霸守京兆尹尋罷歸故官黃霸為穎川於河南州太守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

就全安長吏許丞老病督郵由主糾察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重聽何傷

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姦吏因緣絕簿書盜財物姦吏因交代之際姦公私費耗

甚多皆出於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為亂凡治道去杜其泰甚者耳霸以外寬內明

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為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尋久坐法貶秩詔復歸穎川為太守

己未四年春正月右扶風尹翁歸卒三輔未補書平者大司馬衛將軍富平今山東濟南侯張安

世卒益日以韋玄成為河南太守初扶陽南徐州節侯韋賢薨長子弘有罪繫獄家人矯賢

漢宣帝

十一原卷十六 十四至十七

草玄成伴
狂不應召

求金馬碧
難之神

玉策聖王
得賢臣頌

諫大夫上
吉謝病歸

令以次子玄成為後玄成深知其非賢雅意配律狂不應召大鴻臚奏狀章下丞相御史奏驗玄成友人侍郎章其上疏言聖王貴以禮讓為國宜優養玄成勿枉其志使得自安衡門之下衡門橫木為門言淺陋也詩陳風衡門之

南河太守

庚申神爵元年前年神爵集長樂宮今故改元神爵春正月帝如甘泉神泰時見卷十四三月如河東平陽府見十卷十六分陰祠后

上見同造諫大夫王褒求金馬碧難之神明祠祀神武帝之故舉也李宣中與胡為鐘而行之然郊奉

難如難之神遣袁持節求之初上聞褒有俊才召見便為聖主得賢臣頌其辭曰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

故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相誠則上不然其

信及其遇明君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即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故世必有聖知之君而後有

賢明之臣故虎嘯而風烈龍興而致雲易乾卦雲從龍風從虎蟋蟀俟秋塗蟋蟀似蝗而小一名促蟀增蟋出

以除增增以結其出以陰明明在朝穆穆布列聚精會神相得益彰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必俟

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靡然交欣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如巨魚縱大壑休徵自至壽考無疆何必

偃仰屈伸若彭祖姓篋名鏗堯舜時人嚙噓虛口出氣呼吸如喬松王喬亦松子皆仙人哉上頗好神仙故褒對及

之後京兆尹張敞亦勸上斥遠方士游心帝王之術由是悉罷高方待詔諫大夫王吉謝病歸免病

惟思世務將興太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思之可謂至恩末可謂本務也臣聞宣德流化必自

近始故宜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所使所以宣德此其本也安土治民莫善於禮願陛下述

舊禮明王制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周成王時年十餘年壽何以不若高宗殷

丁中興號為高宗古者衣服車馬貴賤有章今上下僭差是以貪財誅利不畏死亡外家及故人可厚以

以張敞為京兆尹

張敞以經術自輔

鳳皇甘露趙充國振旅而還

蓋寬饒自則共闕下

都獲之言自獻言治

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策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上於是詔罷兵獨充國留屯田

以張敞為京兆尹初敞為山陽颯上太守時膠東見上盜賊起敞自請治之拜膠東相明設購賞傳相

新捕國中遠平時長安多盜上以問敞敞以為可禁乃以為京兆尹敞求得偷盜首長數人名見責問令

致諸偷以自贖一日得數百人由是市無偷盜敞賞罰分明而時時越法有所縱舍本治春秋以經術自

輔不純用誅罰以此能自全朝廷有大議引古今處便宜公卿皆服

辛酉二年春二月鳳皇甘露降集京師夏五月趙充國振旅而還秋羌斬楊玉以降置金城屬國

以處之書軍還多矣未有書振旅而還特趙充國奏言羌本可五萬人除新降溺飢

死定計道脫算其所得者不過四千人羌靡忘等自說必得以此為此四千人必得解漢請罷屯兵奏可充

國振旅親仁叶而還秋羌若零等共斬楊玉首率四千餘人降初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秋九月司隸

校尉蓋寬饒自到北闕下於是王下寬饒吏寬饒自對其不書下之文何甚寬饒也高為甚之寬饒

專在上也故趙韓揚皆書殺而謂刑餘為周名可也而語及官天下則非所宜言矣若是而自殺焉罪不

寬饒書自到細目之推衡審案司隸校尉皆大奸猾蓋寬饒剛直公清數犯上意時方用刑法任中

書官作任中書官寬饒奏封事見上曰方今聖道沒微儒術不行以刑餘之官刀鋸為周召以法律為詩書

又引易傳非經者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孫官以傳賢聖書奏上以為寬饒怨謗下其

書執金吾應劭曰吾禦也掌執金羊以禦非帝類師古曰金吾鳥名議以為寬饒旨意欲求禪大逆不道

諫大夫鄭昌上書訟寬饒曰臣聞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采國有忠臣姦邪為之不起寬饒進有憂國之

心遠有死節之義上無許史許廣漢之屬下無金張金日磾之託直道而行多仇少與上書陳裏有司

劾以大辟臣幸得從大夫之後官以諫為名不敢不言上竟下寬饒吏寬饒引佩刀自到北闕下眾庶

莫不憐之以鄭吉為西域都護匈奴日逐王即休屠王之子先賢揮

于之號單于猶漢言有隙率其眾降漢使人至渠犂上與鄭吉相聞吉發諸國五萬人迎之將詣京

師吉威振西域遂并護車師上見同以西北道故號都護都護之置自吉始於是中西域而立幕府見十四

而吉問牛喘

治烏墨城去陽關在陝州都二千七百餘里督察烏孫康居俱見三等三十六國漢之號令班西域矣
壬戌二年春三月丞相高平今陝西平涼侯魏相卒蓋曰夏四月以丙吉為丞相吉尚寬大好禮讓據硯吏有罪輒與長休告休告歸也務掩過揚善終無所案日以公府而有案吏之名吾竊陋焉後人因以為故事嘗出逢民鬪死傷不問逢牛喘外使問逐牛行幾里矣或譏吉以問吉曰民鬪京兆所當禁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問也方春未可熱怒牛遠行用也暑故喘此時氣失節三公調陰陽職當憂時人以為知大體

益小吏俸

以韓延壽為左馮翊

聞閻思過

鳳凰其於居伯

秋七月以蕭望之為御史大夫八月益小吏俸知韓延壽美之

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祿薄欲無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已下俸十五以韓延壽為左馮翊規上

始延壽為潁川見上太守承趙廣漢見上之後俗多怨讎延壽教以禮讓黃霸見上代之因其迹而大治延壽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約誓明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吏聞者自傷悔或自刺成死為東郡

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為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令千民有骨肉爭訟咎在馮翊是日移病稱病入卧傳

轉去舍館閑思過於是訟者自悔願以田相移終死不取爭郡中欽同然傳轉相教厲恩信周徧

二十四縣莫敢以辭訟自言者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給上

癸亥四年夏四月賜潁川太守黃霸爵關內侯霸在郡八年政事愈治是時鳳皇神爵數朔集郡國

潁川尤多於是賜爵關內侯後數月徵霸為太子太傅冬十月鳳皇集杜陵見上河南太守嚴延年

京市延年陰勢至勢擊也曰鷲之酷列文月傳屬縣囚會論幹府上流血數里河南於南號曰屠

伯延年素輕黃霸見其以鳳皇被褒賞心內不服郡界有蝗府丞義始熾失出行蝗巡行捕延年曰此

蝗宜鳳皇食耶義恐見中鞅傷乃上書言延年罪因自殺以明不欺事下按驗得其怨望誹謗數事坐不道棄市初延年母從東海魏來適見報囚魏大驚謂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汝東歸掃除墓地耳後歲餘果敗東海莫不賢智其母

綱甲子五鳳元年冬十二月朔日食**綱**殺左馮珣魏延壽代蕭望之為左馮珣望之聞延壽在東郡魏上時放散官錢千餘萬使御史察之延壽即部吏察較望之在馮珣魏上時稟廉儀魏主藏魏所以**綱**祭官錢放散百餘萬望之自奏職在總領天下魏時望之為御史大夫聞事不敢不問而為延壽所拘持上由是不直延壽各令窮竟望之卒無事實而延壽以車服侍衛奢僭逾制等數事竟坐棄市百姓莫不流涕

致堂胡氏曰延壽所以反察望之者由望之先激之也兩人相許上不宜延壽則有司承望風旨蕭得無事而韓桐蒙幸正使延壽有麗於法者真為穎川黃霸囚之而大治其為東郡令行禁止而被擢其為馮珣信偏於二十四縣而民不忍欺兼是三者不足以其罪乎而加以棄市之刑李宣於是乎失君道矣

綱乙丑二年秋八月左遷蕭望之為太子太傅**綱**免光祿勳平通侯楊惲魏為庶人**綱**楊惲魏敬之廉潔無私然伐其行能又性刻害好發人陰伏由是多怨與大僕戴長樂相失長樂上書告惲以主上為戲語尤悖逆詔免為庶人

綱丙寅三年春正月丞相博陽侯丙吉卒魏丙之卒皆書稱與景武以來**綱**吉病上臨問以誰可以自代者吉薦杜延年于定國陳萬年薨蓋曰定後三人居位皆稱職上稱吉為知人**綱**二月以黃霸為丞相

綱霸材長於治民及為丞相功名損於治郡時京兆尹張敞舍鶻音分雀音雀大而出飛集丞相府霸以為神雀議欲以聞後知從敞舍來乃止敞奏挾詐偽以奸音分名譽者必先受戮以正明好惡霸甚慙時史高以外戚貴重霸薦高可太尉魏天子使高書召問霸太尉官罷久矣魏親魏二夫宣明教化通達幽隱使獄無冤刑邑無盜賊君之職也將相之官朕之任焉高惟懼近臣朕所自親君何越職而舉之霸免冠謝罪數日乃決自是後不敢復有所請然自漢興言治民吏以霸為首

綱丁卯四年春匈奴呼韓邪魏單于稱臣遣弟入侍減戍魏卒什二**綱**權三輔近郡敕供京師初置常平

初置常平
高
武帝制唐史
歸
丙吉知人
三考足以
贖罪

狀書曰米
清便

楊惲報孫
會言言

南山種豆
歌

趙蓋歸楊
之兒

五日京兆

倉志平倉地始自元康惲以來比連也年豐稔穀石五錢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言歲豐穀

賤農人少利故事歲漕水運關東穀四百萬斛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規上弘農府靈寶縣河南河東西

陽上黨山西太原府郡穀供京師可省漕卒過半又白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增其價而糴以利

農穀貴時減價而糴名曰常平倉民使之詔賜壽昌爵關內侯夏四月朔日食殺故平通侯楊惲

趙蓋韓楊之死人心不服論者固已詳矣今以細目觀之廣漢延壽書殺寬饒書自到皆不去其官猶曰

當任職之時云而至於楊惲已免為庶人久矣然且書曰故平通侯則免不以罪不予其免為可知免猶

此宣帝之所以難奪惲既失爵位家居治產業以財自娛其友人孫會宗與惲書為言大臣廢退當

闔門惶懼為可憐之意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譽惲宰相子致傲為有才能少顯朝廷一朝以唵問

昧語言見廢內懷不服報書曰竊自思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當為農夫以沒世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

烹羊魚庖羔斗酒自勞去聲酒後耳熱仰天拊岳而呼烏鳥和岳元器秦人擊之以節歌李斯誅逐客書擊

其詩曰田去聲彼南山蕪穢不治平聲仰天拊岳而呼烏鳥和岳元器秦人擊之以節歌李斯誅逐客書擊

日也拂衣而喜舊裋褐朝廷荒亂種一頂豆落而為其放棄其豆聖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是

且復用惲曰有功何益縣官不敢指所天不足為盡力譚曰縣官實然蓋司隸現上韓馮翊現上皆盡力

吏也俱坐事誅或上書告惲奢不悔過日食之咎此人所致章下廷尉當惲大逆無道腰斬

司馬溫公曰以孝宣之明魏相丙吉為丞相于定國為廷尉而趙蓋韓楊之死皆不顯家心措哉其

為善政之累大矣周官司寇之法有議賢議能若廣漢延壽之治民寬饒惲之剛直不顯有死罪猶將

足以此死乎趙廣漢見上

綱 匈奴郵質支單于攻呼韓邪單于走之遂都單于庭

綱 戊辰甘露元年春免京兆尹張敞官復以為冀州刺史楊惲之誅公卿奏故惲之黨及不宜處位上

惜故林獨寢其奏不下故使掾諷屬絮如舜蔡事舜私歸其家曰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案事故聞即收舜

繫獄驗治竟致其死事會立春行祭視也寬獄使者出舜家載尸自言使者奏故賊殺不辜上欲令故得
自便即先下前奏免為庶人故詣闕上印綬便從闕下亡命命籍名也脫其數月京師吏民解同弛枹浮鼓

綱 監易知錄

卷白

漢宣帝

十四 原卷十六 二十七至三十

數起花擊鼓杖也擊鼓所以警衆數起者言偷盜之多也而冀州今直隸真定府冀州部中有大賊天子使使者即家名故妻子皆泣敬獨

笑曰吾身亡命為民郡吏當就捕今使者來此天子欲用我也裝隨使者詣公車卷二十一上引見拜冀州

刺史到部盜賊屏息綱以韋玄成為淮陽中尉皇太子柔仁好儒見上所用多文法吏以刑繩下嘗

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

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歎曰亂我家者太子也上由

是疏太子而愛次于淮陽綱上憲王欽常欲立之然因太子起於微細後時許上少依許氏家見上卷二

一及即位而許后以弑死綱二卷故弗忍也久之上拜韋玄成為淮陽中尉以玄成嘗讓許於兒綱社欲

以感喻憲王由是太子遂安綱匈奴兩單于呼韓邪皆遣子入侍夏四月黃龍見綱

己巳二年夏四月營平侯趙充國卒綱匈奴呼韓邪單于款甲五原塞在陝西延安府神木縣

願奉獻國珍國中所珍寶三年正月旦朝賀正詔有司議其儀丞相御史曰聖王之制先京師而後諸夏先

諸夏而後夷狄單于朝賀宜如諸侯王位次在下蕭望之以為單于非正朔所加故稱敵國宜待以不臣

之禮位在諸侯王上天子采之詔令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

望之之議非禮

荀悅曰春秋之義王者無外欲一於天下也或狄道里遠人跡介絕故正朔不及禮教不加非真之也詩云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貢若不供職則有辭讓雖令加焉非敵國之謂也禮之常非禮也失王要荒四句見三卷十

庚午三年春正月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還居幕同南北方流沙曰漢沙塞下上幸甘泉郊泰時見

卷十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上還單于就邸親綱廿四長安置酒建章宮綱廿四饗賜之二月遣歸國單于

請居光祿塞見上卷末下自是烏孫親綱廿四以西至安息親綱廿四諸國近匈奴者咸尊漢矣綱畫功臣於

麒麟閣功名也上以戎狄賓服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在西安府城內未央宮左署

其官爵姓名惟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其次張安世韓增趙充國魏相丙吉杜延年

劉德梁丘賀蕭望之蘇武凡十一人皆有功德知名當世

以韋玄成為淮陽中尉漢家自有制度

黃龍見

畫功臣於麒麟閣一人

萬壽集新

詔諸儒講

於石渠閣

立五經博士

王政君

皇孫登

宮署閣三

大業

養心吳氏曰慶元開中興輔佐執優論云定策如持陸濟治何乃親請邊如充國置之前列夫能曰
不熱安世以謹厚聞延年以安利著蕭望之梁丘賀以文學顯其如韓如劉亦不過一發於夷狄
士未見有早然之功也而蘇武大節卓然乃實之於君臣之後武正速人觀聽之所繫彼其平昔之
所畏慕者如序列而彼其卑也帝豈無見於此哉蓋誠齋之畏古者乃其功於德而後居尊位也
國不林以藏而隱然有虎豹在山之勢矣夫如是則凡儼然其古者其功於德而後居尊位也
宣不林以藏而隱然有虎豹在山之勢矣夫如是則凡儼然其古者其功於德而後居尊位也

綱 鳳皇集新蔡府新蔡縣 **綱** 丞相 **綱** 詔諸儒講五經異同於石渠閣 **綱** 詔諸儒講五經異同於石渠閣

平奏 **綱** 詔諸儒講五經異同於石渠閣 **綱** 詔諸儒講五經異同於石渠閣

生受 **綱** 詔諸儒講五經異同於石渠閣 **綱** 詔諸儒講五經異同於石渠閣

通古 **綱** 詔諸儒講五經異同於石渠閣 **綱** 詔諸儒講五經異同於石渠閣

二病 **綱** 詔諸儒講五經異同於石渠閣 **綱** 詔諸儒講五經異同於石渠閣

繡衣 **綱** 詔諸儒講五經異同於石渠閣 **綱** 詔諸儒講五經異同於石渠閣

名曰 **綱** 詔諸儒講五經異同於石渠閣 **綱** 詔諸儒講五經異同於石渠閣

綱 壬申黃龍元年春三月有星孛于王良閣道入紫微宮 **綱** 帝寢疾以史高為大司馬車騎將軍蕭望之為前將軍光祿勳周堪

為光祿大夫受遺詔輔政領尚書事冬十二月帝崩 **綱** 帝寢疾以史高為大司馬車騎將軍蕭望之為前將軍光祿勳周堪

東來呂氏曰中韓之害流毒後世何其速耶宣帝好觀中子君臣之篇所用多文法史以刑名繩下
餘核各實信賞必罰所以功先祖宗業垂後嗣者蓋兩精之效初非申韓之功也至於用泰顯而致下
此等之信宜者貴許史而啟成帝之任外戚後趙蓋韓楊而啓哀帝之謀大臣闕三大舉終以亡國
於欲建也 **綱** 帝寢疾以史高為大司馬車騎將軍蕭望之為前將軍光祿勳周堪

用中韓也 **綱** 帝寢疾以史高為大司馬車騎將軍蕭望之為前將軍光祿勳周堪

綱 太子爽即位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 **綱** 太皇太后何昭后上宣帝即位尊母為

漢宣帝 元帝 **綱** 太皇太后何昭后上宣帝即位尊母為

十五 原卷十七 一至五

綱 太子爽即位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 **綱** 太皇太后何昭后上宣帝即位尊母為

皇太后而書尊曰太皇太后者皇太

孝元皇帝名爽宣帝太子在位十六年壽四十三歲而崩蓋法行

癸酉孝元皇帝初元元年春正月葬杜陵親以三月立健行親計四王氏為皇后以公田及苑振

業貧民賦貸種食善嘉恤夏六月大疫詔損膳減樂府員省苑馬以振困之善救災也書秋九

月關東大水饑以貢禹為諫大夫罷宮館希幸者減穀食寺馬肉食獸元帝繼統之初他務未遑首

未幾又復振因之罷宮館減馬凡見於綱目所書者此班可紀雖文景初政本有是也然治道不進反

以君所阿上素聞王吉責禹皆明經潔行遣使者徵也之吉道病卒高至拜為諫大夫問以政事禹言

古者人君節儉什一而我亡他賦役故家人足惟陛下深察古道從其儉者天生聖人蓋為萬民非獨

使自娛樂而已也天子善其言下詔令諸宮館希御幸者勿繕治太僕婢廄減穀食馬水衡榷上有肉

食獸

司馬溫公曰忠臣之事君也責其所難則其易者不勞而正補其所短則其長者不勸而送孝元優

柔不勸優任用權善時之大患也而禹不以為言恭謹節儉後孝元之素志也禹禹故政言之何哉使

賢知而不言為罪愈大矣

置戊己校尉屯田車師故地甲乙丙丁庚辛壬癸皆有正位惟戊己寄治耳今所置

甲戌二年春二月下蕭望之為御史大夫望之為御史大夫望之為御史大夫望之為御史大夫

輔政未及二載乃與更生俱以無罪被免望之等其昏庸若此高可與下獄望之甚望之師傳舊人受遣

蕭望之周堪為之副望之堪皆以師傳舊恩天子任之數言治亂陳王事選用宗室明經有行諫大夫

更生給事中與侍中金敞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史高充位而已由是與望之有隙中書令弘恭僕

射石顯謀顯俱自宣帝時久典樞機帝即位多疾以顯中人無外黨遂委以政事無大小因顯自決貴

幸傾朝顯為人巧慧習事能深得人主微指內深賊持詭辭以中輦傷人與高為表裏望之等患苦許史

外放縱又疾恭顯擅權建白以為中書政本國家樞機宜以通明公正處之武帝遊宴後庭故用宦者

為中書官

劉更生明

通者行

九宮不省
召致廷尉

蕭望之有
愧語

水字好節
士

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官應古不近刑人之義曲禮利以議久不定出更生為宗正恭顯奏望之堪更生

不省罷各致廷尉為下獄乃可其奏後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曰非與廷尉問邪以責恭顯皆叩頭

謝上曰令出視事恭顯使高言上新即位未以德化聞於天下而先驗師傳既下獄宜因決免於是救望

之罪收印綬及堪更生皆免為庶人龍西今陝西地罷黃門狗馬以禁圍假貧民舉直言極諫之

士○夏四月立子驚為皇太子賜蕭望之爵關內侯給事中朝朔望望之前日以無罪見賜國書引

之計下也賜爵而朝朔望果何為哉去就不明以及其身細目雖無此詞而義二疏上關東饑○

秋七月地復震以周堪劉更生為中郎尋繫獄免冬十二月蕭望之自教以官者石顯為中書望之自

未有不書故者不書故無故也無故者必有其故於是任其咎者矣然則望之何以不書爵病帝也局

為病之望之願命大臣既免為庶人矣賜爵固不足書也弘恭為中書令則不書書石顯何病帝也局

為中書令是誠何心哉細目聯書之所以深病帝也上復徵周堪劉更生欲以為諫大夫恭顯白以為

中郎上器重蕭望之不己欲倚以為相恭顯詩史皆側目更生乃使其外親上變事言地震殆為恭等宜

退恭顯以章蔽善之罰進望之等以通賢者之路恭顯疑其更生所為白請考奸詐辭服遂逮見十卷十

繫獄免為庶人會望之子伋亦上書訟望之前事事下有司復奏望之教子上書失大臣體不敬請逮捕

恭顯等知望之素高節不諛辱建白望之前幸不生復賜爵邑不悔過服罪深懷怨望自以託師傳終必

不生非頗屈望之於牢獄塞其怏怏心則聖朝無以施恩厚上曰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

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無所憂上乃可其奏顯等令謁者召望之望之以問門下生朱雲雲好節士勸望

之自裁望之仰天歎曰吾嘗備位將相年踰六十矣老入牢獄苟生求活不亦鄙乎飲鴆規十九自殺天

子聞之驚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獄果然殺吾賢傳卻食涕泣哀動左右名顯等責問以議不詳皆免

冠謝良久然後已是歲恭死遂以顯為中書令

司馬溫公曰甚矣孝元之易欺而難寤也夫恭顯之邪說詭計誠有所不能辨也至於望之自教則

漢元帝

十六原卷十七 六至九

而終不能誅秦顯變得其免禍而已如比則故臣安所懲乎是使秦顯得其免禍而無復忘憚者也

綱 乙亥三年春罷珠崖郡珠崖亦作儋耳郡在海中洲上率數年一及殺吏漢輒發兵擊定

實備之請
景珠崖

之至是諸縣叛上謀於羣臣欲大發軍待詔賈捐謂之曾孫曰臣聞堯舜禹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東

漸夫千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東漸三句夏書禹貢篇辭漸漬也破覆也流沙在陝西行都司沙州

聲教謂教化言欲與預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疆治也臣願遂棄珠崖專用恤關東為憂上從之夏

以子南君
為水休侯

綱 丁丑五年春正月以周子南君見十四為周承休漢縣故城在汝州東侯夏六月以貢禹為御史大夫禹年

薛廣德諫
留射機

罷鹽鐵官常平倉及博士弟子員數綱匈奴支單于見上卷二殺漢使者詔西走康居見十四

綱 戊寅永光元年春郊泰時見上上郊泰時禮畢因留射獵御史大夫薛廣德曰關東困極人民流離

詔舉敦樸
三月隨相
魏泰
薛廣德諫
御樓船

陛下日撞亡秦之鐘聽鄭衛之樂臣誠悼之今士卒暴露僕從官勞倦陛下亞反宮思與百姓同憂樂

天下幸甚上即日還綱詔舉質樓敦厚避讓有行者綱三月雨去雪漬霪殺桑綱秋上當作帝一說耐見

綱 十八祭宗廟綱上出便門見十一卷二欲御樓船薛廣德當乘輿前免冠頓首曰宜從橋詔曰大夫冠廣

德曰陛下不聽臣自刎以血汙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上不悅先驅張猛進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

劉更生上
書

乘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邪遂從橋綱大饑○丞相定國御史大夫廣

德罷以連年災城門校尉諸葛豐有罪免左遷周堪為河東太守張猛為槐里令於是豐劾堪猛帝

復左遷堪猛是誠何心哉綱目上石顯憚堪猛等數譖殺之劉更生懼其傾危上書曰臣聞舜命九官

書豐有罪下書左遷堪猛病帝也綱二四卷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象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蕭詒九成而鳳皇來儀見五卷至周幽厲之

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則日月薄博食水泉沸帝騰山谷易處霜降失節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

知意致詳

祥多者其國安異眾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夫

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眾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今以陛下

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考祥應之福災異之禍杜閉羣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是歲夏寒日青顯及許史皆言堪猛用事之咎上內重堪又患衆口之浸潤無所取信時長安令楊興以材能幸常稱譽於堪上欲以為助乃問興朝臣斷斷辨也爭不可光祿勳堪何邪興傾巧謂上疑堪因順指曰堪非獨不可於朝廷自州里亦不可也臣見衆人前以堪為當誅故言堪不可誅傷為國養恩也上曰然今宜奈何興曰臣愚以為可賜爵食邑勿令典事明主不失師傅之恩此最策之得也上於是疑之城門校尉諸葛豐以剛直著名上書告堪猛罪上不直豐乃詔御史豐前數稱言堪猛之美今怨堪猛告按無證之辭暴揚難驗之罪毀譽恣意不顧前言其免為庶人豐言堪猛貞信不立朕聞而不治又惜其材能未有所劾其左遷堪為河東平陽太守猛槐里西陝平縣興令

司馬溫公曰豐於堪猛前譽而後毀其志非為朝廷進善而去姦也欲此周未進而已矣烏在其為剛直哉人君者察美惡辨是非貴以勸善罰以懲奸所以為治也德豐言得實則豐不當黜若其誣則則堪何幸焉今兩責而俱棄之則美惡是非果何在歟

待詔賈捐之棄市 **捐之與楊興善捐之數** 短石顯以故不得官希復進見興新以材能得幸捐之謂曰使我得見言君闕事京兆尹可立得興曰君房捐之下筆言語妙天下使君房為尚書令勝五鹿

復充宗顯賈捐之遠甚捐之曰令我得代充宗君蘭為京兆尹北郡國首尚書百官本天下真大治士則不隔矣謂賢士捐之復短顯興曰顯方信用今欲進且與合意即得入矣即共為薦顯奏稱譽其美又共為薦興奏以為可試守京兆尹顯聞白之上乃下興捐之獄令顯治之捐之竟坐罔上不道棄市視二十七興斃

針卷 五為城且輕刑之名蓋曰何冠房 夜暮崇長城故曰城且司馬溫公曰 邪攻邪其能免乎

己卯二年春二月赦 ○以韋玄成為丞相 ○三月朔日食 ○夏六月赦 ○以匡衡為光祿大夫 **上問** 給事中匡衡以地震日食之變衡上疏曰臣竊見大赦之後姦邪不為罷哀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

綱鑑易知錄 卷四 漢元帝 十七 原卷十七 十五十三

巨衝地雲
日食疏

啟者權時
之宜

馮奉世請
討叛羌

周堪因上
顯白事

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夫朝廷者天下之楨幹同條○榮精版兩頭曰楨兩旁曰桴周也公卿相與

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惠則眾相愛此四者明主之所以

不嚴而成化也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

民知所法遠善日進而不自知也臣聞天人之際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暗

陛下祇畏天戒哀閔元元卷二三四近中正遠巧佞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上說遷衡為光祿大夫

荀悅曰夫赦者權時之宜非常典也漢興承秦之敝比屋可刑故設三章之法大赦之令蕩滌穢流

與民更始時勢然也後世承業襲而不革先時宜矣若孝景之時七國皆亂異心並起武帝末年羣

盜匪壘人不自安及光武從

綱 秋九月隴西羌反遣右將軍馮奉世將兵擊之冬十一月大破之隴西見上羌反右將軍馮奉世曰

羌虜近在境內背叛不以時誅無以威制遠蠻臣願帥師討之上問用兵之數對曰今反虜無慮計慮不用

數也其三萬人法當信用六萬人於是遣奉世到隴西上為發六萬餘人十一月羌虜大破斬首數千級餘

皆走出塞詔罷吏士頗留屯田備要處賜奉世爵關內侯

綱 庚辰三年春三月立子康傅昭儀為濟陽冬十一月地震雨水○復鹽鐵官置博士弟子

員千人

綱 辛巳四年夏六月晦日食以周堪為光祿大夫張猛為大中大夫猛自殺望之堪猛更姓行獄自殺

事可知雖然堪以受遺大臣隨即點辱自宜至速况猶如望之猶且不免堪乃復列九卿方且援引張猛給

為之理雖曰名用果何為者謂進不己取願讓無可稱述故埋不書卒而猛之自殺

且刑其給事中之官蓋其進退存亡不取錄故略之爾略之者賤之也其旨嚴矣

前言日變在周堪張猛者責問皆稽首謝因下詔稱堪之美徵拜光祿大夫領尚書事猛復為大中大夫

夫給事中石顯管尚書尚書五人皆其黨堪希得見帝因顯白事事決顯口會堪疾瘖因不能言而卒

顯誣譖猛令自殺於公車見十一卷二六

致堂胡氏曰周堪反因石顯白事是欲逸職而以賤為專也豈其年暮耗音帽望之老病耗志不帥氣而然耶若當皇之欲悔之後稱疾而去則善矣

綱冬十月罷祖宗廟在郡國者禮凡祀有其舉之莫敢廢也自漢太上皇崩高帝合諸侯王國皆立廟

綱作初陵不置邑徒民持解也帝於是

綱壬午五年秋潁川河南開州大冬十二月以匡衡為太子少傅附上好儒術文辭頗改宣帝之

政言事者多進見人人自以為得上意又傳昭儀九四五及濟陽王康慶幸逾於皇后太子衡上疏曰臣

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傳曰審好惡理性情而王道畢矣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疆其

所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大察寡聞少見者戒於墜蔽勇猛剛強者戒於太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

港斬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己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

偽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臣又聞室家之道脩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禮本冠貫婚所以原情性而

明人倫正基兆而防房未然也故聖王必慎后妃之際別適項長之位卑不踰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

而理陰氣也如當親者疎當尊者卑則巧佞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

私恩害公義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綱河決目初武帝既塞宣房作防四卷二四見十後河復北決於館陶東軋

昌府館分為屯豚氏河神衛河在東北入海廣深與大河等故因其自然不限低塞也是歲河決清河軋

恩縣靈昌府博平縣鳴犢卷三四口而屯氏河絕

綱癸未建昭元年春正月隕石于梁府今河南開封

綱甲申二年秋殺魏郡太守京房大物者也雖然此特為房言耳若元帝者就如其言之是矣不惟不

能用文從而殺之是為足以為君目房學易於焦延壽延壽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其說長於災

變分六十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為候各有占驗以孝廉為郎屢言災異有驗天子說之數召見問

房對曰古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者末世以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

災異可息詔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課吏法上意鄉向之時石顯專權五鹿充宗為尚書令用事房嘗

宴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

綱

綱

綱

綱

匡衡治性
正家說

河決

隕石于梁
京房易
不知易

京房易考
功課吏法

此君而非笑之然則任豎刁觀四趙高視八卷政治日亂盜賊滿山世何不以幽厲卜之而覺寤乎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房因免冠頓首曰陛下視今為治邪亂邪上曰亦極亂耳今為亂者誰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如知何故用之房曰上最所信任與圖事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者是矣房指謂石顯上亦知之謂房曰已諭房罷出後上亦不能退顯也顯充宗疾房欲遠之建言以房為魏郡彰德府太守得以考功法治郡房去月餘竟徵下獄顯告房與妻父張博為淮陽憲王見上卷作末朝奏草誹謗天子註卦誤諸侯注亦皆徵下獄棄市

致堂胡氏曰君臣交馳有淺深交深者聖人猶存不可則也數斯辱矣之戒况交淺者乎京房事元帝纔得為郎其交馳亦陳考功法帝雖納之而公卿朝臣皆以為不可天欲去上所親信而不量出帝之庸懦又曰言天知命者其免矣房違之而於其術亦不能自信也故占候前知之學君子不肯為惟明乎消息盈虛之理語默進退之幾必不失乎時中則易之道也

下獄 中丞陳咸獄為城旦陳咸數毀石顯久之坐與槐里視上今朱雲善漏泄省中語與雲昏

下獄 為城旦見上顯威權日盛與中書僕射夜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為黨友諸附倚者皆得寵位民歌之曰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累累綬若若邪梁少府不絕也顯聞眾人匈匈言已殺蕭望之見上天下學士訕己以貢禹明經著節乃使人致意深自結納因薦禹歷位九卿禮事之甚備議者於是或稱顯以為不如望之矣顯之說變詐以自解免取信人主者皆此類也閏八月大皇太后上官氏崩

乙酉 三年夏六月丞相成卒秋七月以匡衡為丞相久西域副校尉陳湯矯制發兵與都護甘延壽襲擊匈奴支單于於康居斬之延壽為都護而陳湯乃討校尉耳今乃以湯主兵者蓋謀謀在湯

壽 襲擊匈奴支單于於康居斬之延壽為都護而陳湯乃討校尉耳今乃以湯主兵者蓋謀謀在湯書於冊湯能詳之謂其能詳也正其誣不誣其和謂其能詳也明其進不誣其功謂其能詳也此固其能詳之法也漢遣使三輩至康居九上求谷吉等死見上

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會延壽病湯獨矯發諸國兵及屯田史士合四萬餘人進薄也康居城下

此固其能詳之法也

京房易之

石顯

石顯

陳湯

壽

四面圍城發薪燒木城四面火起吏士大呼乘之鉦也似鑼鼓聲動地康居引兵却漢兵四面並入郅支
被創傷也死斬其首

丙戌四年春正月傳轉去聲首至京師縣縣在長安城南門內舊有十日藍田今陝西商州府藍田縣

地震山崩壅霸水在西安府咸陽縣東安陵在咸陽縣東涇水在西安府高陵縣入渭至逆流

丁亥五年秋七月徙濟陽王康見上為山陽今山東兗州府王

戊子竟寧元年春正月匈奴單于來朝匈奴呼韓邪單于聞郅支既誅且喜且懼入朝自言願婿漢

氏以自親帝以後宮良家子商賈諸工非醫巫王嬙戾字昭君賜之單于上書願保塞請罷邊備塞吏卒以

休天子人民議者皆以為便郅支侯應習邊事以為不可許上十策論之一言邊長老言匈奴失險山之

單于豈必其大利二言約已罷外城有亭深設塞微置也成非獨為匈奴亦有諸策刑罰民思舊尚犯禁五

言近西羌保塞美吏民貪利侵盜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今罷乘塞則生慢易分爭之漸六言往者從軍多

來百有餘年單于自以保塞守禦卒有他變當更繕治累世之功不測對奏天子使車騎將軍嘉許諭單

于單于稱謝歸號昭君為寧胡閼氏見上三月以張譚為御史大夫初石顯見馮奉世父子為公

卿著名女又為昭儀見上心欲附之薦昭儀兄遂脩救宜待帷帳天子召見遂因言顯顯專權上怒罷遂

及御史大夫缺在位多舉遂兄大鴻臚野王上以問顯顯曰九卿無出野王者然親昭儀兄臣恐後世必

以陛下度越眾賢私後宮親以為三公上曰善吾不見是因詔曰剛彊堅固確然無欲大鴻臚野王是也

心辨善辭可使四方少府五鹿充宗是也廉潔節儉太子少傅張譚是也其以少傅為御史大夫以召

邠信臣為少府信臣先為南陽府太守後遷河南府治行常第一視民如子好為民興利躬

勸耕稼開通溝瀆戶口增倍吏民親愛號曰召父徵為少府親請諸離宮希幸者勿復治省樂府諸戲

及太官不時非法之物歲省費數十萬夏封甘廷壽為義成侯賜陳湯爵關內侯甘廷壽陳湯既至

論功石顯石顯以為延壽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後加爵上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徵幸生事於蠻

漢元帝

卷四

十九 原卷十七 十九至三十二

劉尚論甘
陳之功

殿景堂
含中軍

春秋議述
事之法

王氏五侯
黃霧四星

兩月相承

夷為國招難帝內嘉延壽湯功而重違衡顯之議久之不決劉向薦銘上疏曰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
美者不疵小瑕貳師將軍李廣利二十四卷捐五萬之師靡也敵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僅獲駿馬三十
匹雖斬究王母寡之首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為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為侯今康居之國疆於大
宛郵支之號重於究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於是詔
赦延壽湯罪令公卿議封焉封延壽為義成侯湯為漢陽侯霍丘縣北侯賜湯爵關內侯

苟悅曰誠其功義足封追錄前事行也春秋之義功泉臺則惡之舍中軍則善之各由其宜也夫
相敬如斯而為之制宜焉春秋莊公三十二年葉臺於耶之公十六年毀泉臺公羊傳泉臺者何功
其輕重而為之制宜焉春秋莊公三十二年葉臺於耶之公十六年毀泉臺公羊傳泉臺者何功
居三卿也春秋襄公十一年作三軍昭公五年舍中軍公羊傳三軍者
致堂胡氏曰甘延壽使湯奉世姑制以成功下也蕭望之匡衡以為不可封者春秋議述事之法
也劉向以為可封是未免以功利言耳如苟悅之論功則有小大矣矯矯有不可封者春秋議述事之法
報別之未晚也馮奉世胡傳述者專事之詞

五月帝崩○六月太子驚即位○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太后曰皇太后○以元舅王鳳為大司馬大
將軍領尚書事元舅未有書而此書之漸爾履霜堅冰可砥戒哉履霜堅冰至秋七月莽渭陵祔成陽
北縣東

孝成皇帝名鸞元帝太子在位二十六年短祚壽四十五歲而崩蓋其威福所由來者新矣
己丑孝成皇帝建始元年春正月石顯以罪免歸故郡道死書免歸道死何議失刑也人不能諫而

輒制其有星字于營室封勇玉崇為安成侯監府城東南德賜諱商之根逢時爵關內侯夏四
月黃霧四星夫儲與等指言其失亦且如水投石成帝初政政乃反博問公卿大夫何咎乎詔博問公
卿大夫無有所諱諫大夫楊興等對皆以為陰盛侵陽之氣也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今太后諸弟皆以
無功為侯外戚未曾有也大將軍鳳懼上書辭職優詔不許秋八月有兩月相承晨見東方兩月
月也非月也故曰各有也者所未嘗有者也漢書有兩月相承晨見東方何非
未嘗有者也故曰各有也者所未嘗有者也漢書有兩月相承晨見東方何非

庚寅二年春三月立皇后許氏兩漢之篇書立某氏為皇后者恆辭也此其書曰立皇后許氏何許氏嘉女嘉廣漢弟子也論序亦少乘矣故異其文異其文者異其事

女以配太子

辛卯三年秋大雨京師民訛言大水至書訛言何關內大雨四十餘日京師民相驚言大水至奔

走相蹂躪者老弱號呼長安中大亂大將軍鳳以為太后與上及後宮可御船令吏民上城避水羣臣皆

從鳳議左將軍王商武獨曰自古無道之國水猶不冒城郭今何因當有大水一日暴至此必訛言

不宜令上城重驚百姓上乃止有頃稍定問之果訛言上於是美壯商之固守數稱其議而鳳大慙恨

冬十二月朔日食夜地震未央宮殿中詔舉直言極諫之士食震同日大異也終綱目各一而已矣越為十

二樓山崩丞相樂安今山東青州樂安縣侯匡衡有罪免為庶人目坐多取封邑四百頃監臨盜所主守直千

金以上免為庶人

壬辰四年春正月隕石于亳質實云未詳沿四子肥漢縣故城在直隸真罷中書宦官初置尚書員五人

石中者兩地同月大異也終綱目書隕石十二月而帝居其日一而已矣罷中書宦官初置尚書員五人

以王商為丞相夏四月雨雪復名直言極諫之士詣白虎殿中未央宮內對策四未有書四月

雪者四月而雪甚大異也外感之陰感而始時不能勝氣白虎之對階無時上委政王鳳議者多歸咎

能指及王鳳者則各名也亦其文而已終綱目書四月雪二皆帝也

馬谷永知鳳方柄用陰欲自託乃曰方今四夷賓服皆為臣妾骨肉大臣指王奮中伯之忠中伯周宣王

為侯伯故稱中伯使無重合安陽博陸之亂帝時謀反族誅博陸侯霍光宣帝時卒後霍氏謀反族誅

竊恐陛下聽暗開味之聲說歸咎無辜重失天心不可之大者也陛下誠深察愚言解偏駁之愛駁難也

大雨訛言

食震同日
實宮殿中

隕石兩地
同月

四月雪
白虎殿對
策
谷水陸記
王鳳

國益易知條

卷四

漢成帝

二十一 原卷十七 二十三至三十六

杜欽亦傲
此意

上小妻弟以納後宮已過也杜欽亦傲以慰釋皇太后之憂愼解謝上帝之謫怒則繼嗣蕃滋災異訖息矣杜欽亦
做此意上皆以其書示後官以承為光祿大夫

為嘉戴氏曰王氏代漢始於杜欽谷永成於張禹孔光終於劉歆此數子皆號稱儒者以賢良直諫
弱無立規免禍德曾不若都夫權臣而已矣夫權臣用事禍藏因柄猶未敢肆然無忌憚也必有
人陰營生多欲少則易動以利易揚者其禍自變守深自結納其言曰寧件天子而不散件權臣寧
負公門而不散負私室嗚呼為天子者其無使權臣至是哉權勢已成策約可畏忠臣孝子不愛其
死亡寧幾何人哉實與根株天

子私立於上可不為大哀也哉

權李欽實
河決

秋桃李實桃李實者秋華異也三書見十一卷河決時大雨水

十餘日河大決東郡東郡昌府金堤卷四十二凡灌四郡三十二縣以王尊為京兆尹大將軍鳳奏以陳

湯為從事中郎拜官不書所自此其書大將軍鳳奏何病漢也湯之功過不相掩明矣石顯惡之則上

可譏矣故特筆書之上即位之初丞相匡衡復奏陳湯奉使顛命。蓋所收康居十八財物湯坐免後

以言事不實下獄當死谷永上疏訟湯曰君子聞鼓鼙馳上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禮樂記湯前斬郅支

見同咸震百蠻今坐言事非是幽囚久繫欲致之大辟夫犬馬有勞於人尚加帷蓋之報禮禮弓仲尼貢

埋馬也敢蓋不棄為埋狗也况國之忠臣者哉竊恐陛下忽於鼓鼙之聲而忘帷蓋之施非所以勵死

難之臣也書奏詔出湯奪爵為士伍會西域都護見上卷段會宗為烏孫見上所圍驛騎上書願發城郭

敦煌悉料九兵以自救大將軍鳳言湯多善策習外國事可問上召湯示以會宗奏湯對曰臣以為此必

無可憂也上曰度解何時解湯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攻屈指計其日曰不出五日當有吉語聞居四日軍

書到言已解大將軍鳳奏以為從事中郎蕃府見同事壹決於湯

癸巳河平元年春以王延世為河隄使者塞河決塞河不書其人書延世何善其職也故特書杜

欽薦王延世為河隄使者延世以竹落同絡為籠以竹長四丈大九圍成以小石兩船夾載而下之三十

六日隄成賜延世爵關內侯

王延世塞河決

王延世塞河決

五年同日

漢書

漢書

漢書

漢書

漢書

漢書

漢書

漢書

漢書

漢書

漢書

漢書

漢書

漢書

漢書

漢書

漢書

漢書

漢書

漢書

漢書

漢書

漢書

漢書

漢書

漢書

漢書

甲午二年春正月沛郡今江西南鐵官冶鐵飛夏徙山陽王康上為定陶今山東王卷封諸

竄為列侯王譚為平阿侯商為成都侯立為紅陽侯根為曲陽

州刺史御史大夫張忠奏京兆尹王尊罪尊坐免官吏民多稱惜之胡卷三十四免京兆尹王尊官復以為徐

卿賊亂既除即以佞巧廢黜一尊之身三期之閒乍賢乍佞豈不甚哉於是復以尊為徐州則上刺史

乙未三年春二月魏為今四川地震山崩壅江水逆流秋八月晦日食求遺書上以中秘書

顯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較之向以王氏權位太盛而上方嚮詩書古文乃

因尚書洪範見二卷集合上古以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連傳禍福者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

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心知向忠精故為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

丙申四年春正月匈奴單于來朝丞相王商多質文飾有威重容貌絕人單于來朝拜謁商仰視大

畏之遷延却退上聞而歎曰真漢相矣三月朔日食夏四月詔收丞相樂昌臨南樂縣

商以憂卒琅邪邪郡名太守楊彤容與王鳳連昏其郡有災害商按問之鳳以為請商不聽竟

奏免彤奏寢不下鳳是以怨商陰求其短使人告商淫亂事天子以為暗昧之過不足以傷大臣鳳固爭

之詔收商丞相印綬商免相三日發病歿血竟有司奏請除國邑詔于安嗣侯以張禹為丞相罰記

實西域遣使來獻山陽上見火生石中元陽朔平

丁酉陽朔元年春二月晦日食冬下京兆尹王章獄殺之時大將軍鳳用事上謙讓無所顧左右

嘗薦劉向少子款名見說之欲以為中常侍各取衣冠臨當拜左右皆曰未曉大將軍上曰此小事何須

關始大將軍左右叩頭爭之上於是語鳳鳳以為不可乃止京兆尹王章素剛直敢言雖為鳳所舉非鳳

漢成帝

二十一原卷十七 二十七至三十

漢成帝

漢成帝

專權不親附鳳乃奏封事卷二十九言日食之咎皆鳳專權蔽主之過上名見謂章曰君試為朕求可以自輔者於是章薦琅邪王忠信實直上自為天子時數朝聞野王名方倚欲以代鳳鳳聞之稱病上疏乞骸骨上優詔報鳳溫起之上使尚書劾章罪下章吏廷尉致其大逆章竟死獄中自是公卿見鳳側目而視

致堂胡氏曰人君於其臣知其奸惡而不能去則不若不言知其忠蓋而不能用則不若不問元帝之於京房成帝之於王章房忠其忠納其說而顯與房德然居位房與章不免於死然則非顯鳳能名尚書乃元成之也成帝若不使章舉代鳳者章亦豈敢違鳳命哉

名尚書乃元成之也成帝若不使章舉代鳳者章亦豈敢違鳳命哉
宣為左馮翊十二卷宣為郡所至有聲迹宣子惠為彭城徐州令宣嘗過其縣心知惠不能不問以史事或問宣何不教戒惠以史職宣笑曰吏道以法令為師可問而知及能與不能自有資材何

可學也宣為馮翊屬令有楊湛謝游皆貪猾不避皆解印綬去又頻陽今陝西多盜令薛恭本孝者職不辦粟邑今西安府白水縣僻小易治尹賞久用事吏宣即奏二人換縣數月兩縣皆治宣得吏民罪名即告其縣長吏使自行罰曰不欲代縣治奪賢令長名也

戊戌二年夏四月以王音為御史大夫於是王氏愈盛郡國守相刺史皆出其門五侯七貴兄弟爭為奢侈賂遺珍寶四面而至音通敏人事好士養賢傾財施予以相高尚賓客競為之聲譽劉向上封事極諫曰王氏與劉氏勢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為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為卑隸縱不為身奈宗廟何婦人內夫家而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書奏天子召見

向歎息悲傷其意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然終不能用其言秋關東大水定陶王康二吐卒曰

己亥三年春隕石東郡昌山秋八月大司馬大將軍鳳卒九月以王音為大司馬車騎將軍諡曰

王諱位特進領城門兵先武者諸侯功德侯朝廷所敬異者賜位特進引見稱無官定體帝增

重加官細日大司馬未有不書姓者是具官矣不書姓何聖之也王氏曰鳳病疾上臨問之執手涕泣曰將軍病如有不可言平阿侯諱次將軍矣鳳頓首泣曰諱等雖至親行皆奢僭不如御史

四月宣

趙張三王

帝始為微

龍德書官殿
隕石杜郵

班婕妤比

福水滅火

河水溢

大夫音謹敕臣敢以死保之。初譚倨不肯事鳳而音敬鳳卑恭如子故鳳薦之鳳薨上以音代鳳而詔譚領城門兵由是譚音相與不平。

綱 庚子四年夏四月雨去雪其為異奈何音外戚之陰戚也以王駿為京兆尹。先是京兆有趙廣漢張敞王尊王章至駿皆有能名故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

綱 辛丑鴻嘉元年春正月以薛宣為御史大夫。二月帝始為微行始者不書細目書微行三而書十一見二三卷三十三卷上始為微行出入市里郊野遠至旁縣屬侯者二武帝成帝皆其甚者也十一見二三卷三十三卷雞走馬常自稱富平侯家侯家人富平侯者侍中張放也寵幸無比故假稱之。三月丞相禹罷夏四月以薛宣為丞相。

綱 壬寅二年春三月飛雉集未央宮承明殿飛者何自外來也雉集宮殿空夏五月隕石于杜郵見。

綱 癸卯三年夏大旱冬十一月廢皇后許氏。初許皇后與班婕妤覲上皆有寵上嘗遊後庭欲與使仔同輦親一辭曰觀古圖書聖賢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妾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楚莊王夫人好獵姬數諫不聽今有班婕妤後上微行過陽阿主家悅歌舞者趙飛燕召入宮大幸有女弟復召入妾性尤醜穠農粹歲有宣帝時披香殿博士淖姓也方成在帝後唾曰此禍水也滅火必矣漢以秋德妙子弟俱為使仔貴傾後宮於是譚告許皇后班婕妤祕畫畫去主上許后廢處昭臺宮考問班婕妤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脩正尚未蒙福為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懟如其無知懟之何益故不為也上善其對赦之婕妤恐久見危乃求共去辭去養去太后於長信宮親二十五上許焉。

綱 甲辰四年秋河水溢綱冬主譚卒詔王商位特進領城門兵。

綱 乙巳永始元年夏四月封趙臨為成陽侯下詔大夫劉輔殺為鬼薪論上欲立趙婕妤為皇后皇

綱 漢成帝

二十二原卷十七 三十一至三十五

綱 漢成帝

劉輔諫封
趙昭

王莽折節
為茶儉

列女傳
新序說苑

龍見日食
星隕如雨

太后嫌其所出微甚難之乃先封使侍父臨為成陽侯諫大夫劉輔上言臣聞天之所興必先賜以符瑞天之所違必先降以災變此自然之占驗也昔武王周公承順天地以饗魚鳥之瑞三卷然猶君臣祇懼動色相戒況於季世不蒙繼嗣之福屢受威怒之異者豈雖夙夜自責改過易行畏天命念祖業妙選有德之世考卜窈窕之女以承宗廟順神祇心塞天下望子孫之祥猶恐晚暮今乃解情縱欲傾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惑莫大焉書奏詔收縛繫掖庭觀五十一祕獄於是將軍辛慶忌廉褒光祿勳師丹大中大夫谷永俱上書救獲乃徙繫輔共恭工少府屬官獄減死一等議法為鬼新謂之鬼薪三歲刑

五月封太后弟子莽為新都侯太后弟何之子也太后兄弟書勇矣此則昂為不以太后兄弟八人獨弟曼早死不侯子莽幼孤五侯五侯子乘時侈靡以與馬聲色佚游相高莽因折節為恭儉勤身博學外交英俊內事諸父曲有禮意大將軍鳳病莽侍病親嘗藥鳳且死以託太后及帝拜黃門郎久之成都侯商又請分戶邑封莽當世名士戴崇金涉陳湯亦咸為莽言由是封為新都今四川成都侯遷騎都尉光祿大夫侍中宿衛謹教爵位益尊節操愈謙振施賓客家無所餘虛譽隆洽傾其諸父矣敢為激發之行處之不慙亦慙也嘗私買侍婢昆弟怪之莽因曰後將軍朱子元無子莽聞此兒種宜子為買之即日以婢奉博名子元其惡情求名如此

養心吳氏曰王介甫詩云周公恐懼流言曰王莽謙恭下士時傲使當年身便死生真偽有誰知此言可寒奸臣之膽

六月立婕妤趙氏為皇后后既立寵少衰而其女弟德合絕幸為昭儀居昭陽宮皆以黃金白玉明珠翠羽飾之自後宮未嘗有焉后居別館多通侍郎宮奴多子者然卒無子光祿大夫劉向以為玉

教由內及外傳近者始於是採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與國顯家及孽嬖為亂亡者序次為列女傳及採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奏之數上疏言得失陳法戒上雖不能盡用然內嘉其言常嗟歎之秋八月大

皇太后王氏崩九月黑龍見現東萊州府是月晦日食

丙午二年春正月大司馬車騎將軍音卒王氏唯音為脩整數諫正有忠直節二月星隕如雨是

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奏之數上疏言得失陳法戒上雖不能盡用然內嘉其言常嗟歎之秋八月大

月晦日食春秋莊公七年夏四月星隕如雨師傳如雨者言衆也人事感於下則天變動於上前此者故
 遲之象著矣漢成帝永始中亦有星隕之異而五侯七貴皆誅居攝漢之宗支傳善幾盡天之示人顯矣春秋楚於天象至矣
 張放以罪左遷北地都尉上嘗與張放三二等宴飲禁中時乘輿幄生屏風畫紆醉踞妃已作長夜之
 樂侍中班伯久疾新起上顧指畫而問曰紆為無道至於此乎對曰書云乃用婦人之言周書牧誓篇云

言是何有踞肆於朝所謂衆惡歸之不如是之甚者也上曰苟不若此此國何或對曰泥酒免于酒微子
 所以告去也沈溺也滿飲酒變色也書作醉醉怒也商書微子篇云我用亂斃于酒用亂斃斃式號式諱
 詩作吟大雅所以流連也王欲紆之辭言紆沉溺于酒而言語證學不知有晝夜之節也
 戒其原皆在於酒上乃喟然歎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謔言放等因罷出後上諸舅風丞相

御史奏放罪惡上不得已左遷放為北地今陝西都尉後詔歸待母喪復
 史大夫翟方進復以方進為丞相孔光為御史大夫
 文深誠中傷甚多孔光紆之子三世領尚書典樞機十餘年守法度脩政事上有所問據經法以心所安

而對不希旨苟合如或不從不敢彊爭以是久而安時有所言輒剖草柔以為彭主之過以奸于忠直
 人臣大罪也有所薦舉惟恐其人之聞知沐日歸休漢律吏五日得一休沐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
 政事或問光溫室殿名在長樂宮中省中樹皆何木也光默不應更答以他語其不泄如是

丁未三年春正月晦日食冬十一月故南昌令
 縣道上變事輒報罷至是復上書曰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如轉圜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此高祖所
 以無敵於天下也孝文皇帝循高祖之法加以恭儉天下治平孝武皇帝好忠諫說至言天下布衣各厲

志竭精以赴闕廷漢家得賢於此為盛士春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臣數上書求見輒復報罷臣
 聞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孰人曰九九小術而君不納之況大九九者乎公
 視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距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今欲效天下之士有上書言可采取

者秩以升斗之祿賜以一束之帛則嘉謀日聞於上矣故爵祿者天下之砥石高祖所以厲同世摩磨
 鈍也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天下以言為戒最國家之大患也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外戚
 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嗣建始位歸親以來日食地震以辛言之三倍春秋醜秋二年
 之閏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水災亡與此數陰盛陽微金鐵為飛見此卷此何景也漢興以來社稷三危
 崩地二今三倍此數也
 子親十一霍親十六上官親十五皆母后之家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為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勢陵於
 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無及已上不納

戊申四年夏大旱○秋七月晦日食以何武為京兆尹武為史守法盡公進善退惡其所居無赫
 赫名去後常見思

己酉元延元年春正月朔日食○夏四月無雲而雷有流星東南行四面如雨秋七月有星孛于東

井觀三三上以災變博謀羣臣谷永對曰建始以來羣災大異多於春秋所書下有其萌然後變見
 於上願陛下正君臣之義無復與羣小媿屑黷燕飲藉中見上卷三五脩後宮之政抑遠驕妒之寵指飛

德又三卷三朝觀法駕而後出陳兵清道而後行無復輕身獨出飲食臣妾之家指數為微行三者既除
 內亂之路塞矣比年郡國傷於水旱而有司奏請加賦市怨趨促禍之道也願陛下勿許其奏益減奢泰

振贍困乏諸貢之亂庶幾可息劉向上書曰秦漢之易世惠昭之無後德昭帝昌邑之不終奉宣之絕

起昌邑王在位一月皆有變異著於漢紀天之去就記不豈不昭昭然哉天文難以相曉願賜清燕之間
 閑指圖陳狀上輒入之然終不能用也冬十二月大司馬衛將軍商卒以王根為大司馬驃騎見十

四將軍故槐里令朱雲言事得罪既而釋之得罪何得也者不當得者多矣有書得罪者此其書
 罪前罪也皆實罪也安昌漢廢府城在河南侯張禹以天子師每有大政必與定議時吏民多上書言

得罪非所罪而罪也安昌懷慶府城東南左右親以吏民所言示禹禹自見年老孱弱恐為王氏所怨謂上

曰春秋日食地震或為諸侯相殺夷狄侵中國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性與天道

失小吉言軍
 得罪
 何武去後
 無雲而雷
 流星四面
 如雨
 公永災變
 之對
 劉向災變
 之對

曰春秋日食地震或為諸侯相殺夷狄侵中國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性與天道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魏志卷之三

數語立義
眼山明注
水竭
判尚論
必亡

陽高則東
二
谷水全上
封孔子
穀留孫

自子貢之屬不得聞何況淺見鄙儒之所言陛下宜脩政事以善應之比經義意也新學小生亂逆誤人
宜無信用上推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故槐里令朱雲現七卷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
不能匡主下無以益民皆尸位不祭氏之尸占其位而素餐空食也詩魏風彼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
君苟患夫之無所不至者也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
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上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
逢卷二比于二見四卷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克冠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
狂直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請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
上曰勿易因而鞫之以旌直臣

秋所書或妾婦乘陵或臣子背叛或政權在下或夷狄亂華皆陽微陰盛之應人君知此必變於春
後之遠事而不端言臣子皆上政權在下之近禍謂之經義可乎且外家擅權其勢將移有心者
有目者指為不乎開而告也直曰宜修政事以善應之當是時政事之宜脩孰有過於權歸外家勢
也然則傾覆漢宗謝戴王氏焉有力焉尚方之劍雖不得加而禹所守經義果何經

辛亥三年春正月岷山都府茂川崩壅江謂之水岷山三日江水竭劉向曰昔周岐山崩三川竭

見三卷而幽王亡岐山者周所興也漢家本起於蜀漢見三卷今所起之地山崩川竭星孛又及前年有星

又此云攝提以建時節大角天也從參野蜀漢之地至辰辰星北治必亡矣

壬子四年春正月中山今直隸真定府定州王興弟定陶見七卷王欣共王康來朝帝賢定陶王為加元

石于關東二大司農谷永免王根薦谷永徵為大司農永前後所上四十餘事略相反覆專攻上身

與後宮而已黨於王氏上亦知之不甚親信也歲餘以病免數月卒

癸丑綏和元年春二月立定陶王欣為皇太子封孔吉孫世孫為股給嘉侯三月與周承休侯規規

八皆進爵為公初詔求殷後分散為十餘姓推求其嫡不能得匡衡梅福皆以為宜封孔子世為湯後

綱鑑易知錄 卷四 漢成帝 二十四原卷十八 四至七

王莽自
不食

劉向說興
州牧
劉向說興
雖難

劉向論美
而未論其
本

劉向不遠

上從之夏建三公官大司馬根去將軍號改御史大夫何武為大司空與丞相為三公秋八月中山

王興卒冬十一月立楚孝王孫景為定陶王衛尉淳于長有罪下獄死廢后許氏自殺

以為左皇后王莽心害長寵白之下長獄死廢后自殺上以莽首發大姦稱其忠直王根因薦莽自

代遂以莽為大司馬時年二十八莽既拔出同列繼四父願而輔政欲令名舉過前人遂克己不港

聘諸賢良以為掾史賞賜邑錢悉以享士愈為儉約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問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

布蔽膝見之者以為僮使問知其夫人皆驚其節名如此罷刺史置州牧詔立辟雍未作而罷

事不書書未作而罷何捷堅為郡叙於水濱得古磬十六枚議者以為善祥劉向因是說上宜

興辟雍聖故曰辟雍天子之學大射行禮之處四面旋繞以水以節觀者蓋所望也廢也水周如設

今之刑非臯陶之法也而有司請定法削則削筆則筆至於禮樂則曰不敢是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也

夫教化之比於刑法刑法輕是舍所重而急所輕也教化所恃以為治也刑法所以助治也今廢所恃而

獨立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也帝以向言下公卿議丞相大司空奏請立辟雍未作而罷

致堂胡氏曰向之論美矣而未循其本也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不仁之心

非仁有禮聽其具耳無其本則欲以其具教

人欲益趣之虛偽之域不若不為之愈也

目時又有言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學弟子少於是增弟子員三千人歲餘復如故

致堂胡氏曰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此古者建學之名也人君躬行於上公卿表式於下以明習人

倫為要此三代教化之實也今漢廷徒能增弟子員以隆美觀成帝則甚女色惑然樂孔光等則亂

歸外戚國家將傾而何太學之為哉

目向常顯訟宗室譏刺王氏其言痛切發於至誠上數朝欲用向輒下為王氏及丞相御史所持故終不

遷屠列大夫前後三十餘年而卒後十三歲而王氏代漢

野方今去聖久遠道術缺廢無所更索彼九家者不循愈於野乎若能脩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略矣

者之胡氏曰法家慘刻名家奇統墨氏二本而縱橫者妾婦之道是皆六經之棄也若六經則固儒者之所脩也今列儒於九家而曰脩六藝之術以觀九家之言則脩六藝者為誰氏邪故之言多舛如此方之董相豈董相董仲舒也

詔限民名田不果行果行何惜之也初董仲舒說武帝以秦除井田見五卷民得賣買富者田

連阡陌見同貧者無立錫之地小民安得不困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

并兼之路去奴婢除專殺之威薄賦斂省徭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至是師丹復建言今累世承平

豪富更民貨數鉅萬而貧弱愈困宜略為限天子下其議丞相大司空奏請自諸侯王列侯公主名田各

有限關內侯吏民名田皆毋過三十頃奴婢毋過三十人期盡三年犯者没入官時田宅奴婢賣備為

減賤貴戚近習皆不便也詔書且須後遂寢不行秋七月罷大司馬馬養就第以師丹為大司馬初太

皇太后詔大司馬養就第避帝外家莽即上疏乞骸骨罷就第乃以師丹為大司馬九月地震自京

師至北邊郡國三十餘處地震求能浚川疏河者騎都尉平當使領河隄依奏按經義治水有決河

深川而無隄防房壅塞之文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上從之待詔賈讓奏言治河有上中下策夫土之有

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為川者決

之使道善為民者宣之使言卷十見三今徒冀州今直隸真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今直隸大遼害亭

放河使北入海此上策也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勢此中策也若乃繕完故隄

增卑倍薄勞費無已數達其害此下策也冬十月策免大司空武河造就國以師丹為大司空

孝哀皇帝名欣定繼共王康之子元帝庶孫也成帝無嗣立為太子在位六年壽二十五歲而崩益

乙卯孝哀皇帝建平元年春三月隕石于北地今陝西十六以傳喜傳太后為大司馬秋九月隕

石于虞今河南師德二策免大司空高樂關東侯丹為庶人復賜爵關內侯冷衰段

師并請限民名田

王莽罷就第

三原

張台十北地十六

猶等奏言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皆不宜復引定陶藩國之言以冠大號車馬衣服宜皆稱皇之意

稱副皇又宜為共皇立廟京師上下其議羣下多順指言母以子貴宜立尊號以厚孝道惟丞相光夫司

馬喜大司空丹以為不可丹曰聖王制禮取法於天地尊卑之禮明則人倫之序正尊卑者所以正天地

之位不可亂也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車服與太皇太后並非所以明尊無二上之義也禮坊記天無二日土無二

王象無二主尊無二上定陶共皇號蓋已前定義不得復改為人後者為之子故為所後服斬衰三年而

降其父母毋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為共皇立後視上奉承祭祀令共皇長為一國太祖萬世

不毀陛下既繼體先帝義不可復奉定陶共皇祭今欲立廟於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

毀空去一國太祖不墜拜之祀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厚共皇也丹由是沒不合上意又使

吏書奏吏私寫其草丁傅丹姊傅子弟聞之使人上書告丹上封事行道人徧持其書事下廷尉劾丹太

不敬遂策免丹詔丹上大司空高樂侯印綬罷歸尚書令唐林上疏曰丹親傳聖躬位在三公所坐者微

免爵太重惟陛下裁之詔賜丹爵關內侯綱文十月以朱博為大司空綱中山王太后馮氏及其弟宜鄉

侯參皆自殺綱中山現上王箕子孝王興之子幼有青生上病疾病祖母馮太后自養視數胡禱祠解禱

除也求病上遣中郎謁者張由將醫治之由素有狂易病病狂而變病發西歸因誣馮太后祝畫詛祖去上及

傅太后初傅太后與馮太后並事元帝為使卷三十四嘗從幸虎園卷二十一熊逸出攀檻現上傅使仔等

皆驚走馮使仔直前當熊而立上問之對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坐座故以身當之帝嗟數倍敬

重焉傅使仔慙由是有隙常追怨之因是遣中宮謁者令史立治之立受傅太后指誣奏云祝詛謀殺上

立中山王責問馮太后無服辭立曰熊之上殿何其勇今何怯也太后還謂左右此乃中語宮中前世事

玩帝吏何用以知之欲陷我故也乃飲藥自殺弟宜鄉侯參各詣廷尉亦自殺

綱丙辰二年春正月有星孛于牽牛○策免大司馬喜罷三公官復以朱博為御史大夫丁明為大司馬

衛將軍綱夏遣高武侯傅喜就國綱策免丞相博山侯光為庶人以朱博為丞相綱孔光自議繼嗣持異

衛將軍綱夏遣高武侯傅喜就國綱策免丞相博山侯光為庶人以朱博為丞相綱孔光自議繼嗣持異

衛將軍綱夏遣高武侯傅喜就國綱策免丞相博山侯光為庶人以朱博為丞相綱孔光自議繼嗣持異

綱鑑易知錄

卷四

漢哀帝

鄭宗誠
臣心如水

孫實請
趙言

母附陰謀
孫實庫兵

陳大夫
宣上書

夜鄭崇獄殺之免司隸孫實為庶人侍中董賢為人美麗自喜性和柔便辟得幸於上貴震朝廷常與
上卧起妻得通籍殿中女弟為昭儀規上父恭為少府詔將作大匠卷十三為賢起大第北闕下窮極技
巧又為賢起家塋義陵二下旁周垣數里鄭崇諫上由是數以職事見責尚書令趙昌因奏崇與宗族
通疑有奸上責崇曰君門如市人何以欲禁切主上崇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願得考覆上怒下崇獄

司隸孫實上書曰崇獄覆治榜邦掠將死卒無一辭道路稱冤疑昌與崇內有緘芥言有細微怨恨浸潤相陷臣
請治昌以解衆心詔曰司隸實附下罔上國之賊也免為庶人崇死獄中夏六月尊帝太后傅氏為
皇太太后秋八月封董賢為高安侯孫寵為方陽侯息夫躬為宜陵侯左遷執金吾母將嬖隆為沛

郡都尉傳商外戚疏屬也董賢嬖使幸臣也孫寵息夫躬奸邪小人也皆無功而侯卿崇以諫得貴敏
遂改元太初更號陳聖劉太平皇帝尊寵之目上發武庫卷十三兵送董賢及上乳母王阿舍執金
吾見十六母將隆奏言古者方伯專征乃賜斧鉞漢家邊吏距寇賜武庫兵春秋之誼家不藏甲定公十

二年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所以抑臣威損私力也令便辟弄臣弄威私恩微妾而以天下公用給其私門契也國
威器共供其家備建立非宜以廣驕僭非所以示四方也臣請收還武庫上承悅以其前有安國之言成
未隆嘗奏言宜從左遷為沛郡今江南都尉諫大夫鮑宣上書西漢之世書諫大夫七末有大書其

定陶王居國師以諫大夫論鬼薪自是諫官無聞馬宣請卷三十三目曰竊見孝成皇帝時外親持權
持筆賢用喜武辭語對切可謂無愧其職矣故特書之目曰竊見孝成皇帝時外親持權
濁亂天下奢泰無度窮困百姓是以日蝕食且七彗星四起危亡之徵陛下所親見也今奈何反覆劇

也甚於前乎朝臣亡有大儒骨鯁見九卷之士論議通古今憂國如飢渴者敦待外親小僮幸臣董賢等
在在省戶禁陛下欲與此共承天地安海內甚難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陛下官非其
人而望天說民服豈不難哉孫寵息夫躬奸人之雄惑世尤劇宜以時罷退及外親幼童未通經術者皆
宜令休就外傳急徵傅喜使領外親何武師丹孔光彭宣龔勝可大委任陛下尚能容亡功德者甚衆曾
不能忍武等邪治天下者當用天下之心為心不得自專快意而已也宣語雖刻切上以宣名儒優容之

楊雄說
單于來朝

匈奴單于上書來朝烏珠留若請朝五年明年上問公卿以為虛費府帑偽可且勿

許單于使辭去未發楊雄上書曰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今單于來朝國家辭之

臣愚以為漢與匈奴從此隙矣匈奴本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以秦始皇之強然不敢窺西河

張城以限之西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眾困於平城見高皇后時匈奴悖慢見一及孝文時候騎

至雍甘泉見十二孝武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見十三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況單于之面乎其後

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乃大興師數十萬前後十餘年病擊匈奴窮極其地追犇逐北一至祁連

封狼居胥山而還見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

人快心於狼望匈奴之北哉以為不一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推餓虎之喙

論口運府庫之財填廬山匈奴之擊而不悔也逮至元康神爵俱宣帝之間大化神明鴻恩博洽匈奴內

亂爭立五單于呼韓邪歸化稱臣見十六然尚羈難糜迷之計維繫地馬不欲不疆

十六卷三十二年呼韓邪款塞請朝見今單于歸義懷誠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奈何距之以開將來之隙

乎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為國不安也唯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書

奏天子寤焉召還匈奴使者更報書而許之單于未發會病復遣使願朝明年上許之

己未元壽元年春正月朔以傅晏為大司馬衛將軍丁明為大司馬驃騎將軍是日食尋罷晏就第

是日何捷也求非皇太后傅氏崩合葬滑陵見上卷號孝元傅皇后西漢后不書

是日何捷也求非皇太后傅氏崩合葬滑陵見上卷號孝元傅皇后西漢后不書

未有書號某后者此其書孝元傅皇后於是嘉不食耳其書殺何甚也綱目之法奇

司據下丞相新甫侯王嘉殺殺之有誅意於其臣一以殺書之故具官爵姓書殺之上託傅太后

遺詔益封董賢二千戶王嘉封遠詔書諫曰臣聞爵祿土地天之有也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書載

顯也言天命有德之人則五等之服以至以彰顯之也章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不得其宜則眾庶不服感動

王嘉封遠詔

是日何捷

太后遣使
者馳召莽

大皇帝后
以王莽為
大司馬

孔光察主

王莽專事
書孔光

彭宣見險而止

自殺目 太皇太后 元帝后也 聞帝崩即日駕之未央宮收取璽綬召大司馬賢問以喪事調度賢憂懼不

能對太后曰新都侯莽前奉送先帝大行 天子新崩未有定諡故總其名曰曉習故事吾令莽佐君賢頓

首幸甚太后遣使者馳召莽莽以太后指使尚書劾賢不親醫藥禁止不得入宮殿賢詣闕免冠徒跣十

二卷謝莽以太后詔即闕下冊收賢印綬罷歸第即日與妻皆自殺家惶恐夜葬莽疑其詐死發其棺至

獄診驗也視因埋獄中收沒入家財四十三萬萬父恭與家屬徙合浦 今廣西廉州 太皇太后以王莽

為大司馬領尚書事 書太皇太后以者何病太后居攝或作則書太皇太后詔稱假皇帝則亦書太皇

太后詔所以歸 太皇太后詔公卿舉可大司馬者孔光以下皆舉莽獨前將軍何武左將軍公孫祿以

為惠昭之世外威持權幾危社稷 惠昭無嗣外戚諸呂欲為亂今此世無嗣兩世無嗣武帝哀帝方當選立近親

幼主不宜令外戚持權於是武舉祿而祿亦舉武太皇太后自用莽為大司馬領尚書事 秋七月迎中

山王箕子為嗣 孰迎之太后與莽也西漢書迎者三昧有不書迎之者恆書諸大臣賀書大將軍決承

也上書太皇太后已然則玄孫嬰書皇太子此書為嗣何箕子於哀帝弟也 十五卷十六卷二十卷見下卷

一 目 太皇太后與莽議遣車騎將軍王舜使持節迎之 貶皇太后為孝成皇后 徒孝哀皇后於桂宮

追貶傅太后為定陶共王母丁太后為丁姬 以既真邪寒為侍中策免將軍何武公孫祿遣紅陽侯王

立就國 目 莽以孔光名儒相三王太后所敬天下信之於是威尊事光引光女壻甄邯為侍中劾奏何武

公孫祿互相稱舉免官就國紅陽規 七卷侯立雖不居位莽畏之令光奏立罪惡請遣就國於是附順者

拔權忤恨者誅滅以王舜王邑為腹心甄豐甄邯主擊斷平晏領機事劉秀典文章孫建為爪牙莽色厲
而言方欲有所為微見風采黨與承其指意而顯奏之莽稽 首涕泣固推讓上以惑太后下用示信於
眾庶焉 八月廢孝成孝哀皇后就其園皆自殺 策免大司空宣遣就國 目 彭宣以王莽專權乃上印
綬乞骸骨歸鄉里莽白太后策免宣使就國數年薨

班固曰彭宣見險而止
異乎奇患失之者矣

以王崇為大司空。○九月中山王箕子即位。辭九。太皇太后臨射大司馬。莽秉政。百官總已以聽。職
亂臣賊子其基固必非一日觀綱目所書百官總已以聽之。以孔光為帝太傅。馬宮為大司徒。冬十
月葬義陵。在西安府

孝平皇帝。初名箕子。更名衍。中山王興之子。元帝庶孫也。哀帝無嗣。主莽迎立之。在位五年。莽

辛酉。孝平皇帝元始元年。春正月。益州塞外蠻夷獻白雉。二月。以孔光為太師。王舜為太保。甄豐為少

傅。王莽為太傅。號安漢公。獲寶室宗羣臣。莽風。益州。今雲南。令塞外蠻夷自稱越裳氏。重譯獻白雉。

親。王莽白太后以薦宗廟。於是羣臣咸陳莽功德。宜賜號。曰安漢公。益戶疇爵邑。傳為時太后詔。尚書具

其事。莽上書言。臣與孔光主爵甄豐甄邯。共定策。今願獨條光等功。寢置臣。莽固讓數。四稱疾不起。太后

乃詔光為太師。舜為太保。豐為少傅。邯封承陽。漢縣。故城在湖。侯莽尚未起。羣臣復上言。宜以時加賞。元

功。太后乃以莽為太傅。幹。管。四輔。太師。太保。太傅。少傅。之事。號曰安漢公。益封二萬八千戶。於是莽為惶恐。不得已

起。受太傅安漢公號。讓還。益封。事復。建言。獲寶室宗羣臣下。至庶民。鰥寡。恩澤之。政無所不施。又風公卿

奏言。太后春秋高。不宜親省。小事令。太后詔曰。自今以來。唯封爵乃以聞他事。安漢公平決。於是莽權

與人主侔矣。夏五月。拜帝母衛姬為中山孝王后。王莽恐帝外家衛氏奪其權。白太后前哀帝立背

恩義。自貴外家。幾危社稷。今帝以幼年復奉大宗。宜明一統之義。以戒前事。為後代法。乃遣使即拜帝母

衛姬為中山。見上。孝王后。賜帝舅。寶玄爵。關內侯。皆留中山。不得至京師。封公子寬。魯頃公之後。為褒魯侯

孔均。孔子十世孫。為褒成侯。孔子之祠。壬戌二年。春。黃支國獻犀牛。黃支在南海中。去京師三萬里。王莽欲耀威德。故厚遣。其王令遣使

貢獻。越篤郡。卷二十四上。黃龍游江中。其所上之辭云爾。目太師光等。咸稱莽功德。比周公。宜告

祠宗廟。大司農孫寶曰。周公上聖。召公大賢。尚猶有不相悅。卷三。著於經典。周書。兩不相損。今風雨未時

百姓不足。每有一事。羣臣同聲。得無非其美者。時大臣皆失色。會寶遣吏迎母。母道病。留弟家。獨遣妻子

獻犀牛
上黃龍游
江中王莽
功德比周
公
後寶遣使
光

孝成荒於酒色委政外家孝哀很憤不明嬖幸盈朝陵夷至於孝平以幼中嗣位王莽因之遂移漢祚莽恃其詐慮頑民玩兵罪盈怒積而天下叛之矣

右西漢十二帝共二百十四年并王莽篡位合二百三十年

孺子嬰宣帝玄孫廣戚侯勳之孫顯之子也年二歲平帝無嗣王莽利其年幼迎而立之在位三年莽篡位廢孺子嬰為定安公○莽孝元皇后之姪曼之子也初封新都侯封平帝廢孺子嬰為漢建國號新僭

漢十八年

丙寅孺子嬰居攝元年春三月立宣帝玄孫嬰為皇太子號曰孺子夏四月安眾侯劉崇起兵討莽

不克死之於是崇帥百餘人攻宛不克而死始此安眾今河南南陽侯劉崇與相張紹謀曰莽必危劉

氏天下非之莫敢先舉此乃宗室之恥也吾帥宗族為先海內必和從者百餘人遂進攻宛今南陽府不

得入而敗五月太皇太后詔莽朝見稱假皇帝以羣臣復白劉崇等謀冬十月朔日食

丁卯二年秋九月東郡太守翟充翟義起兵義起兵討莽立劉信為天子三輔豪傑起兵應之莽遣兵拒擊義戰

不克死之信亡走翟義起兵討莽立劉信為天子三輔豪傑起兵應之莽遣兵拒擊義戰

之罪益以暴著其有功於漢為何如哉三輔應者書曰豪傑所以衰從東郡今山東大守翟義方進與

姊子陳豐謀舉兵西誅不當攝者立宗室嚴鄉侯劉信為天子義自號大司馬柱天大將軍移檄吸郡國

檄見九眾十餘萬莽聞之惶懼不能食乃拜孫建等為將軍擊義三輔北扶風馮豪傑趙朋霍鴻等聞

義兵起自稱將軍眾至十餘萬莽復拜王緝為將軍擊朋等日抱孺子禱郊廟會羣臣而稱曰昔周公攝

政而管蔡挾祿父甫結之以畔今翟義亦挾劉信而作亂自古大聖猶懼此况臣莽之斗管羣臣皆曰

不遭此變不章聖德莽依周書作大誥觀三卷諭天下以當反位孺子之意諸將東至陳留今河南開封

與翟義會戰義敗死竟不得信

戊辰初始元年春地震三輔兵皆破滅王緝等擊趙朋霍鴻皆殄滅諸縣悉平莽乃置酒白虎殿

見十七卷自謂威德日盛大獲天人之助遂謀即真之事矣冬十一月太皇太后詔莽號令奏事母言

攝為初始元年十二月哀章作銅匱以獻莽莽自解新皇帝更號太皇太后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

王莽自稱新皇帝

劉崇起兵

假帝

翟義起兵

王莽作大誥

梓潼今四川保寧府梓潼縣哀章學問長安素無行作銅匱為兩簡其一日天帝行璽金匱其一日天帝行璽金匱書蓋謂天帝與高帝傳神於併日昏時持至高廟僕射夜以聞莽至高廟拜受金匱神禪還坐未央宮前殿即真天子位建有天下之號曰新以十二月朔為始建國元年正月之朔莽請璽太后不肯授莽使王舜諭指太后怒罵之曰而也

屬父子宗族蒙漢家力富貴累世既無以報受人孤寄乘便利時奪取其國不復顧恩義人如此者狗猪不食其餘天下豈有而兄弟邪且若也自以金匱符命為新皇帝變更正朔亦當自更作璽傳之萬世何

用此亡國不祥璽為我漢家老寡婦且暮且死欲以此璽俱葬終不可得因涕泣言莽必欲得璽太后寧能終不與邪太后聞舜語切怒莽欲脇之乃出璽投之地曰我老已死如而兄弟今族滅也於是張永獻符命言太皇太后當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莽從之

綱 己巳新莽始建國元年春正月莽廢孺子為定安漢縣屬陝西延安府公孝平皇后為定安太后夏四月徐鄉城在山西

皆不得買賣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予九族鄉里敢有非井田聖制無法惑眾者拔諸四

綱 久雷桐華大雨雹致世胡氏曰井田致治之本及秦廢之漢不能復又况莽賊而能行乎然井田實

綱 庚午二春二月莽廢漢諸侯王為民冬十二月雷莽改匈奴單于為降奴服于遣其將軍孫建等

擊之莽恃府庫之富欲立威匈奴乃遣孫建等率十二將分道並出

綱 辛未三匈奴諸部分道入塞殺守尉略吏民州郡兵起不曰入寇而曰入塞不曰盜起而曰兵起得立遣兵入雲中大殺吏民愿告左右部諸邊王入塞殺太守都尉略吏民畜產不可勝數是時諸將在邊以大眾未集未敢出擊嚴尤諫曰臣聞匈奴為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

嚴尤諫王莽

綱

綱

綱

龍勝不食
而卒

詳方謝王
莽

陳成用漢
家但服

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周宣王時玁狁○周曰如旬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周宣王命尹吉甫帥師伐玁狁詩以六月之詩以美之其視玁狁之侵譬猶蟲文○蟲萌啟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是為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深入遠戍兵遠禍結二

十餘年中國罷疲敵匈奴亦創○昌文藝也而天下稱武是為下策秦始皇築長城之固延衰○長也萬里轉輸○也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既完中國內竭以喪社稷是為無策今天下比年饑饉西北邊尤甚大

用民力功不可必立臣伏憂之莽不聽轉兵穀如故吏民屯邊者所在放縱而內郡愁於徵發民棄城郭始流亡為盜賊北邊自宣帝以來數世不見煙火之警人民熾盛牛馬滿野及莽擾亂匈奴與之構難邊

民死亡繫獲數年之間北邊虛空野有暴骨○骨矣莽太師王舜死○莽迎翼勝為太子師友祭酒勝不食而卒○莽臣皆書死職莽也終莽之篇惟目莽遣使者奉璽書印綬迎翼勝○見吐卷即拜為太子師友

祭酒勝稱病篤使者以印綬就加勝身勝輒推不受謂兩子及門人高暉曰吾受漢家厚恩無以報今年老矣且暮入地誰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語畢遂不復飲食積十四日死是時清名之士又有琅邪○琅於山棘紀途齊臨淄○臨淄薛方沛○沛徐州○徐州徐唐林唐尊皆以明經飭行顯名遂兩唐皆仕莽莽以安車

迎方方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由○高士傳許由聞堯致天下不讓焉乃遁於潁水時有巢山也積欲飲之見由洗耳而問其故由對曰堯欲名我我恐其聲是故洗耳○巢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若處高崖深谷誰能見子子故浮游欲聞求其名譽污吾口遂牽犢上流飲之

小臣欲守箕山○在河南之節莽說其言不彊致隴慶○隴慶郭欽為南郡○南郡荆州○荆州太守杜陵○杜陵西西安府○西西安將謂為兗州○兗州刺史亦以廉直為名莽居攝欽謂皆以病免官歸鄉里卧不出戶卒於家

沛國陳咸以律令為尚書見何武鮑宣死○見吐卷數曰易說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繫辭下吾可以逝矣即乞骸骨去職莽篡位名咸為掌寇大夫咸謝病不肯應三子參豐欽皆在位咸悉令解官歸鄉里閉門

不出入猶用漢家祖臘○祖祭道神也臘歲終之大祭主者各以其行歲日為祖人問其故咸曰我先人豈知王氏臘乎悉收斂其家律令書文壁藏之又齊粟融北海○亦青禽慶蘇章山陽○山陽州府曹竟皆儒生去官

不仕於莽

壬申四年春令民得賣田莽性躁擾不能無為每有所興造動欲慕古不度時宜制度又不定吏緣

為姦天下警警選陷刑者眾莽知民怨怒乃令民食王田者皆得賣之

癸酉五年春二月大皇太后王氏崩不書新室文母何不絕之於漢也成新莽之篡者太后也其不絕

則莽不書漢太皇太后何不成莽之為新也故其臣屬黑昭其用漢家正臘猶有漢氏之心焉然

成莽不書漢太皇太后何不成莽之為新也故其臣屬黑昭其用漢家正臘猶有漢氏之心焉然

新室文母絕之於漢乃隳壞怪孝元廟更為太后起廟獨置孝元廟故殿以為文母墓同饋食堂名

曰長壽宮置酒請太后既至見廟廢徹塗地驚泣曰此漢家宗廟皆有神靈與預何治猶言干而壞之且

使鬼神無知又何用廟為如令有知我乃人之妃妾豈宜辱帝之堂以陳饋食哉私謂左右曰此人慢神

多矣能久得祐乎飲酒不樂而罷莽更漢家黑貂著酌黃貂又改漢正朔伏臘日太后令其官屬黑貂至

漢家正臘日獨與其左右相對飲食至是崩年八十四葬渭陵見十七卷十一月彗星見十五卷出闕

歲而兵大起天造恆象信矣甲戌元年春三月晦日食○夏四月隕霜殺草木六月黃霧四塞終綱目書黃霧四塞二皆為王

之將致也亦黃霧四塞乙亥二年春民訛言黃龍死綱目書訛言三

丁丑四年秋臨淮琅邪及荆州綠林兵起莽法令煩苛民搖手觸禁不得耕桑於是並起為盜賊臨淮

今江南鳳陽瓜田儀名儀瓜田等依阻會稽荆州府琅邪今山東呂母聚黨數千人殺海曲

今青州府長入海中為盜其眾浸多至萬數荆州今湖廣饑饉更相侵奪新市地名在湖廣人王匡王

鳳推為渠帥眾數百人諸亡命者馬武王常成丹等皆往從之藏於綠林山在湖廣安陸中數月間至七

八千人

戊寅五年春莽大夫楊雄死成帝之世雄以奏賦為郎給事黃門與莽及劉秀並列哀帝之初又

網鑑易知錄

卷四 新莽 三十二原卷十九 七至十一

黃霧四塞

訛言黃龍 兵起

莽大夫楊雄死

與董賢同官莽賢為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成哀不徙官及莽篡位雄以耆老久矣

雄轉為大夫恬於勢利好古樂道欲以文章成名於後世乃作太玄法言傳莫大於論語故作法言

心於內不求於外人皆忽之唯劉秀及范滂敬焉而桓譚以為絕倫鹿府無鹿侯芭師事焉劉

茶英○劉嘗從雄學作奇字及茶坐事誅當為尋安莽起收尋辭連莽莽并殺之辭連及雄時雄載書

天祿閣上使者來欲收之雄恐不能自免乃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聞之以雄不知情詔勿問然雄所作

法言卒章盛稱莽功德可比伊尹周公後又作劇秦美新之文劇甚也蓋以秦王無道以頌莽君子病焉

遂昌尹氏曰所責士君子者以其審於出處之際明於去就之義者也揚雄在哀平間與董賢王

莽輩此非正列當其權勢重均雄不為於附庸請賢於括退誠足嘉尚者總爵謀隱忍不去莽以前朝舊

穿箭之才身負弑逆之文奸師偽盜竊漢許士君子稍有入心者必羞見其面目安有拜伏於前為之

臣子而不愧兩者哉雄以一身事二姓大節已病沉於稱莽功德與夫劇秦美新等作又君子之

所病者觀綱目所書莽大夫楊雄死則雄之失身於莽盡東海之波不足以滿其恥矣士君子之

身至此豈不深可惜哉也音箋

附之一歲閒至萬餘人又有東海今江蘇海州琅邪今山東沂州樊崇起兵於莒今青州眾百餘人羣盜以崇猛勇皆

不能充○莽孫宗自殺宗自畫容貌被服天

庚辰地皇年秋九月大雨六十餘日○鉅鹿見男子馮道求等謀誅莽不克死

辛巳元年春正月莽妻死太子臨謀殺莽事覺自殺○書莽殺其子宇矣又書莽孫宗自殺矣於是復書

應為世戒也宋劾書試聽書太子子矣其○六卷三

秋關東大饑○南郡今湖北廣秦豐兵起○豐聚眾萬人平原今山東女子遲昭○亦聚數千人

壬午三年春二月關東人相食○夏四月樊崇兵自號赤眉莽遣太師王匡更始將軍廉丹討之崇等恐其眾

等眾既寔盛乃相與為約殺入者死傷人者償劍傷也莽遣太師王匡更始將軍廉丹討之崇等恐其眾與莽兵亂乃皆朱眉以相識志別由是號曰赤眉匡丹合將銳士十餘萬人所過放縱東方為之語曰寧

劉顯比高

光武起兵

春陵

南陽白水

劉顯比高

春陵

漢兵襲取

逢赤眉不逢太師太師尚可更始殺我卒如田況之言初田況對莽言今空復多出蝗飛蔽天十四卷

七十秋七月荆州平林兵起自新市王匡等進攻隨今府隨德平林漢縣東北人陳牧廖去復

聚眾千餘人號平林兵以應之赤眉破廉丹誅之廉丹不書死之書誅之漢宗室劉續及弟

秀起兵春陵興復帝室新市平林兵皆附之續書漢宗室者書興復帝室持卒也初長沙

長沙府定王發景帝弟生春陵鄉名在湖廣永節侯買買生戴侯熊渠生考侯仁仁以南方卑溼徒

封南陽今河南之白水鄉仍改春陵與宗族往家馬仁于故嗣莽時國除節侯少子外為鬱林今廣西

太守外生鉅鹿今直隸都尉回回生南頓開封府項城縣令欽欽娶湖陽漢縣故城在樊重女生三男

續仲秀續性剛毅慷慨有大節秀隆準日角謂天庭骨起狀如日角性勤稼穡續常非笑之比於高祖兄

仲能治產業不名高祖曰始大人常以與仲多秀嘗過穰今南陽人蔡少公少公頗學圖讖言劉秀當為

天子或曰是國師公劉秀采劉向子歆更名秀時戲曰何由知非僕邪坐者皆大笑宛今南陽府人李

守好星曆讖記嘗謂其子通曰劉氏當興李氏為輔及新市平林兵起南陽騷動通從弟軼謂通曰今四

方擾亂漢當復興南陽宗室獨劉伯升續兄弟况愛容眾可與謀大事通笑曰吾意也會秀賣穀於宛通

遣軼往迎秀與相約結定謀歸春陵水鄉也舉兵會續名諸豪傑計議分遣親客於諸縣起兵續自發春

陵子弟弟恐懼皆亡匿及見秀絳衣大冠皆驚曰謹厚者亦復為之乃稍自安凡得子弟七八千人部

署賓客自稱柱天都部秀時年二十八續使族人招說新市平林兵殺湖陽尉進拔棘陽漢縣故城李軼

鄧晨皆將賓客來會冬十一月漢兵與莽守將甄真阜梁丘賜戰不利遂與下江合兵襲取其輜重

書去見九劉續欲進攻宛與甄阜梁丘賜戰敗續復收兵保棘陽阜賜乘勝留輜重於藍鄉引精兵十

萬南臨沘水在南陽會下江兵荆州號下江兵五千餘人至宜秋聚名在南陽續與秀見王常說以

合從宗之利常等即引軍與漢軍及新市平林合於是諸郡齊心同力銳氣益壯十二月晦潛師夜起襲

取藍鄉盡獲其輜重

綱鑑易知錄

卷四

新莽 漢淮陽王

劉秀不伐
昆陽之功

王莽但欲
酒略鯨魚
隗囂起兵
公孫述起
兵

眾共誅莽

秀許之異歸謂父城長苗萌曰諸將多暴橫獨劉將軍所到不虜略觀其言語舉止非庸人也遂與萌率
五縣以降玄殺大司馬續以劉秀為破虜大將軍新市平林諸將以劉續兄弟威名益盛陰勸更始
除之續部將劉稷聞更始立怒曰本起兵圖大事者伯升劉續兄弟也今更始何為者邪更始收稷將誅
之續固爭李軾朱續委因勸更始并執續殺之秀自父城馳詣宛謝司徒官屬迎弔秀秀不與交私語惟
深引過而已未嘗自伐昆陽之功又不敢為軾續服喪飲食言笑如平常更始以是自慙乃拜秀為破虜
大將軍封武信侯秋莽將軍王涉國師劉秀自殺其矣對敵之罪一死不足盡之也劉向指陳王

文飾姦言誣當世甚至易名應讒說律非望由是後之學為天下復推考藥以漢散並稱豈知敵乃向之
其著述及改名秀之後乃載在莽傳始若二人由是後之學為天下復推考藥以漢散並稱豈知敵乃向之
罪人焉可同日而語若其父子異論是持以小人者爾每日書莽道士西門君惠謂涉曰識文劉氏當復

國師則故臣事賊莽為之謀主不言可知觀者不可不察也道士西門君惠謂涉曰識文劉氏當復
興國師公姓名是也涉遂與秀及大司馬董忠等謀劫莽降漢謀泄皆自殺莽以軍師外破大臣內叛左
右無所信憂懣不能食但飲酒名漢鯨魚鯨海魚名讀軍書倦因憑几寐不復就枕矣成紀隗

起兵應漢成紀昌陝秦州人隗崔隗義同起兵以應漢崔兄子鸞素有名好經書共推為上將軍移檄
起兵應漢成紀昌陝秦州人隗崔隗義同起兵以應漢崔兄子鸞素有名好經書共推為上將軍移檄

吸郡國勒兵十萬徇隴西今陝西武都今陝西皆下之公孫述起兵成都自稱輔漢將軍兼益州都牧道上公王匡攻洛陽大將軍申屠建攻武關析人鄧

起兵成都自稱輔漢將軍兼益州都牧道上公王匡攻洛陽大將軍申屠建攻武關析人鄧
起兵開關迎建九月入長安孝平皇后自焚崩眾共誅莽傳首詣宛也尚有義誰人必書所以功

義也孝平皇后更號黃皇室主矣不書黃皇室主何內之也後自劉氏廢帝稱疾不朝會既開更號大
因發病不肯起是則猶有漢氏之心馬書曰孝平皇后不絕之於漢也故後雖莽女雖自焚猶書崩莽誅
其眾也更始遣王匡攻洛陽今河南申屠建李松攻武關在陝西三輔卷三十三震動析今河南

縣浙川人鄧曄子匡起兵應漢曄開武關迎漢兵以弘農今河南掾王憲為校尉所過迎降諸縣大
姓各起兵稱漢將率眾隨憲李松鄧曄引軍至華陰今華陰縣而長安府長安縣旁兵四會城下九月

朔兵入明日城中少年燒作室門火及掖庭宮旁黃皇室主平帝后莽女也自劉氏廢后常稱疾不朝會
病不肯起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而死莽避火宣室未央宮殿前殿之正火輒隨之莽旋席臨斗柵

病不肯起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而死莽避火宣室未央宮殿前殿之正火輒隨之莽旋席臨斗柵

綱鑑易知錄

卷四

漢淮陽王

三十四原卷十九 十六至十九

而坐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又明日羣臣扶莽之漸失臺池中故名欲阻池水舖補平聲時

衆兵上臺斬莽首分莽身節解縛懸上聲切分之申屠建以王憲得璽綬不上收斬之傳轉去聲莽首

詣究更始都宛縣懸于市百姓共提振擊之或切食其舌王匡拔洛陽誅莽守將王匡哀章冬十月

玄北都洛日更始將都洛陽以劉秀行司隸校尉使前脩宮秀乃置僚屬作文移從事司察漢書儀司隸

使主察舉一如舊章時三輔吏士東迎更始見諸將過皆冠憤讀憤中也卑賤者所而服婦人衣

莫不笑之及見司隸僚屬皆歡喜不自勝升老吏或垂涕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由是識者皆屬心

馬更始遂北都洛以彭寵為漁陽今直隸順太守以劉秀行大司馬事遣徇河北今直隸大司馬

秀至河北除莽苛政復漢官名特羊之入咸陽也書除秦苛法大司馬見九大司馬秀

至河北所過郡縣考察官吏黜陟能否平病遣囚徒平其不除王莽苛虐也政復漢官名吏民喜悅爭持

牛酒迎勞秀皆不受南陽鄧禹杖持策馬追秀及於鄴今河南彰德秀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仕乎

禹曰不願也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効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卷十五年秀笑因留宿禹進說曰

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俱賊之屬動以萬數更始既是常才而不自聽斷諸將皆庸人屈起志在財幣

爭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欲尊主安民者也明公素有威德大功為天下所嚮

服軍政齊肅賞罰明信為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

足定也秀大悅因令禹常宿止於中與定計議每任使諸將多訪於禹皆當其才○秀自縊死每獨居輒

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處主簿馮異獨叩頭寬譬因進說曰更始政亂百姓無依人久飢渴易為充飽宜

分遣官屬循行平鄧郡縣宣布惠澤秀納之騎都尉耿純謁秀遠見官屬將兵法度不與他將同遂白結納

綱十二月王郎稱帝於邯寒鄆目王莽時長安中有自稱成帝子子與者莽殺之邯今直隸廣平卜者

復見漢官

威儀

劉秀徇河

北

除莽苛政

鄧禹杖策

追劉秀

鄧禹說劉

秀

馮異說劉

秀

王郎稱帝

於邯鄲

劉秀北徇

綱甲申

平春正月大司馬秀北徇

綱二月玄遷都長安

後首劉廣
更始委政
趙明

劉秀以耿
舍為長史

推枯折屬

耿拿諫劉
秀南歸

北道主人

無蓋亭
馮異上豆

粥
濟沱河
冰堅可渡

馮異進麥
飯
白衣老人

邢形諫劉
秀西還

長樂宮在西安西升前殿郎史以次列庭中更始羞怩僂縮首甜席不敢視諸將後至者更始問虜掠得幾何左右皆宮省久吏驚愕相視綱以李松為丞相趙萌為右大司馬綱更始納萌女為夫人故委政於萌日夜飲燕綱後庭以至羣小膳夫皆濫授官爵長安為之語曰竈下養去聲主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由是關中離心四海怨叛綱大司馬秀以耿弇為長史綱耿況遣其子弇甘詣長安弇時年二十一至宋子漢縣故城在今河南真定府起從吏曰子與成帝正統捨此不歸遠行安之弇按劍曰子與弊賊卒為降虜耳我至長安陳漁陽今順天府今順天上谷今直隸兵馬歸發突騎以韓車烏合之眾如摧枯折厲耶公等不識去就族滅不久也弇聞大司馬秀在盧奴水黑曰盧不流曰如因以乃馳北上謁秀留署長史與俱北至薊與之俱北秀將南歸弇曰今兵從南方來不可南行漁陽太守彭寵公邑人彭寵亦谷太守即弇父也發此兩郡控弦萬騎邯鄲不足慮也秀官屬皆曰死尚南首去聲奈何北行入囊中秀指弇曰是我北道主人也綱薊城反應王郎大司馬秀走信都和戎發兵擊邯鄲綱薊中反應王郎城內擾亂於是秀趣促駕出城晨夜南馳至燕無蓋亭在真定府時天寒馮異上豆粥至下曲陽今曲陽漢縣州傳聞王郎兵在後至漳呼沱馳河源出太原府經真定府候吏還白河水流漸斯水也漸無船不可濟秀使王霸往視之霸恐驚眾還即詭曰冰堅可渡遂前至可河水亦合乃渡未畢數騎而水解至南宮今真定府遇大風雨入道傍空舍馮異抱薪築肩火秀對竈燎衣馮異復進麥飯至下博漢縣屬城西惶惑不知所之有白衣老人指曰努力信都今真定為長安城守去此八十里秀即馳赴之時郡國皆已降王郎獨信都太守任光和戎王莽分鉅鹿郡為和戎今直隸順德府太守邢形不肯先自恐不全聞秀至大喜形亦來會議者多欲西還形曰王郎假名烏合無有根本之固明公奮二郡之兵以討之何患不克今釋此而歸豈徒空失河北必更驚動三輔墮損威重非計之得者也若明公無復征伐之意則雖信都之兵猶難會也何者明公既西則邯鄲勢成民不肯捐父母背成主而千里送公其離散亡逃可必也秀乃止秀拜光彤大將軍將兵以從眾稍合至萬人移檄邊郡共擊邯鄲郡縣還復響應

蕭王破降
銅馬諸賊

輕騎按行
部陳

公孫述稱
霸王

鄧禹屬寇
恂守河內

劉氏聞漢兵起莫不歡喜如去虎口得歸慈母今更始為天子而諸侯擅命於山東貴戚縱橫於都內元元善謂也元類皆叩心更思莽朝是以知其必敗也公功名已著以義征伐天下可傳檄而定也親汎天

下至重公可自取毋令他姓得之王乃辭以河北未平不就徵始貳於更始矣秋蕭王擊銅馬諸賊悉收其衆南徇河內降之是時諸賊合數百萬人所在寇掠蕭王擊銅馬於鄆德縣今直隸順德府鉅鹿縣吳漢將突

騎來會王以朱浮為幽州今直隸順德府牧治薊今順天府銅馬夜遁王追擊大破之受降未盡而高湖重連俱

號來與其餘衆合王復與戰悉破降之諸將未能信賊降者亦不自安王知其意敕令降者各歸營勒兵

自乘輕騎甲馬不帶輕騎按行部陳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悉以分配諸將衆

遂數十萬赤眉別帥與青犢上江大彤鐵脰五幡俱賊十餘萬衆在射犬漢縣屬王擊破之南徇河內今

南據太守韓歆降公孫述自稱蜀王成都府冬赤眉西攻長安蕭王遣將軍鄧禹將兵入關寇恂

守河內馮異拒洛陽自引兵徇燕趙今直隸趙州蕭王將北徇燕今直隸保定府度赤眉必破長安乃拜鄧禹為

前將軍中分麾下精兵二萬人遣西入關時朱鮪李軼守洛陽今河南府鮪永田邑在并州今原州王以

河內險要富實欲擇守者而難其人問於鄧禹禹曰寇恂文武備足有牧民禦衆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

乃拜恂河內太守謂曰昔高祖留蕭何守關中十九卷吾今委公以河內當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逼他

兵勿令北渡拜馮異為孟津今河南懷慶府孟縣將軍統兵河上神孟以拒洛陽王乃引兵而北恂調

餼糧治器械以供軍未嘗乏絕梁王永據國起兵立之元封劉永為梁王永故梁王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五

通鑑綱目正編

山陰 吳乘權楚材 周之炯靜專 周之燦星若 同輯

東漢紀光武東都洛陽故曰東漢

世祖光武皇帝名秀長沙定王之後景帝六世孫也莽未起兵復興帝室在位三十三年壽六十三歲而崩益法能紹前業曰光克定禍亂曰武○帝恢廓大度才明勇畧故能芟刈羣雄克復舊物未及下車先詔儒雅表行義興學校深所以俗與之美蓋未盡焉

乙酉世祖光武皇帝建武元年夏四月公孫述稱成帝蕭王擊尤來大槍 五幡 俱賊號 敗之蕭王遣將追尤來等又大破之

王引軍還薊復遣吳漢等追尤來等破散略盡賈復傷瘡甚王大驚曰我所

以不令賈復別將者為其輕敵也果然失吾名將聞其婦有孕生女邪我子娶生男邪我女嫁之不令其

憂妻子也復病尋愈

六月蕭王即皇帝位改元大赦漢王已平天下猶未正尊位必待諸侯力請而後從之光武未能削平海內遠正尊位何哉創業之與中興固自不同當是時更始既已

敗亡四海私竊名號者非一中外皇皇莫知所嚮世祖始不早正位號以整人心則天下

之望孤矣故書蕭王即皇帝位改元大赦者深幸之也焉可以高祖為比而擬議之哉

今直隸真諸將請上尊號不聽到南平棘漢縣故城在復固請之不許耿純進曰天下士大夫捐親戚棄

土壞從大王於矢石之間者其計固欲攀龍附鳳翼以成其志耳今大王留時逆眾不正號位純恐士

大夫望絕計窮則有去歸之思無為久自苦也大眾一散難可復合王深感曰吾將思之行至鄗真定府

高邑 召馮異問四方動靜異曰更始必敗宗廟之憂在於大王宜從眾議會儒生彊華自關中奉赤伏符

來詣王曰劉秀發兵備不道四夷雲集龍鬬野四七之際火為主識記也書曰符赤伏其符之名赤伏火色

也自高祖起兵皆為四七之際漢火德故火為主 羣臣因復奏請乃即位於鄗南

致堂胡氏曰光武舉兵始則為宗祖復讎除去年王莽既而兄綰遇害更始稱尊人心不歸天下失望

英雄才智雲合景從河北既平洛陽將下諸王上尊號光武辭避再三於是即位縱微赤伏符歌

公孫述稱成帝

創業中興不同

耿純請正號位 攀龍附鳳

赤伏符

赤眉以劉盆子稱帝

綱鑑易知錄

卷五

漢光武

原卷十九 二十六至二十九

議立宗室挾義誅伐乃立劉盆子故式侯劉萌之子為上將軍崇以古者天子將兵稱上將軍故也諸將皆稱臣拜盆子時

年十五被避髮徒跣先上聲赤足赤而汗流敝衣赭赭亦也面汗赤而汗流見眾拜恐畏欲啼綱秋七月以鄧禹為大司徒王

梁為大司空吳漢為大司馬伏湛為尚書令綱帝使使持節拜禹為大司徒封鄧綱親綱十侯禹時年二十四

又按赤伏符以梁為大司空又欲以識文用孫咸行大司馬眾不悅乃以吳漢為大司馬初更始以湛為

平原今山東太守時天下起兵湛獨晏然撫循百姓一境賴以全徵為尚書使典定舊制又以禹西征拜

湛為司直行司徒事綱九月赤眉入長安綱更始單騎走將相皆降綱封更始為淮陽今河南開封府陳州王綱詔

敢賊害者罪同大逆綱以卓茂為太傅封褒德侯宛今河南南陽府南陽縣人卓茂寬仁恭愛恬淡樂道雅實不

為華貌行已在於清濁之間自束髮至白首與人未嘗有爭競鄉黨故舊雖行能與茂不同而皆愛慕欣

欣焉哀平間為密今河南開封府密縣令視民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民親愛不忍欺之民嘗有言部亭長十

一亭亭有長主盜賊受其米肉遺去聲餽也餽也者茂曰亭長為從汝求平為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

乎民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邪民曰竊聞賢明之君使民不畏吏吏不取民今我畏吏是以

遺之吏既卒受故來言耳茂曰汝為敝民敝壞之民矣凡人所以羣居不亂異於禽獸者以有仁愛禮義知相

敬事也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邪吏顧不當乘威力彊請求耳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

禮也民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汝何

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平聲罪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初茂到縣有所廢置吏民笑之鄰

城閭者皆蚩輕其不能河南郡今河南府為置守令茂不為嫌治事自若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遷

京部丞密人老少皆涕泣隨送及王莽居攝以病免歸上即位先訪求茂茂時年七十餘詔曰夫名冠貫

天下當受天下重賞今以茂為太傅封褒德侯

赤眉入長安
封更始為
淮陽王
以卓茂為
太傅封褒
德侯

司馬溫公曰光武即位之初羣雄競逐四海鼎沸披權墜陷敵之人權畧詭辯之士方見重於世而獨能取忠厚之臣務而得真之吏拔於草萊之中實諸羣公之首宜其光復舊物享祚久長蓋由知所本原故也

朱鮪以洛陽降

舉大事者不忘小怨

杜詩格殺

鄧禹屯桐

朱鮪以洛陽降冬十月帝入都之見上諸將圍洛陽數月朱鮪堅守不下帝以岑彭當為鮪校尉令往說之鮪曰大司徒被害時鮪與其謀見上又諫更始無遣蕭王北伐更始元年欲令大將徇河北大司徒賜言獨有文叔可用朱鮪等以為不可自知罪深不敢降彭還言之帝曰舉大事者不忘小怨鮪今若降官爵可保况誅罰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彭復往告鮪即降拜平狄將軍封扶溝今開封府侯侍御史杜詩安集洛陽將軍蕭廣縱兵暴橫詩效曉不改遂格殺廣上召見賜祭起戟有衣擢任之十月車駕入洛陽幸南宮卷四遂定都焉准陽王降於赤眉鄧禹引軍屯前邑劉盆子居長樂宮兵士暴掠百姓不知所歸聞鄧禹乘勝獨克而師行有紀皆望風相攜負以迎軍降者日以千數眾號百萬禹所止輒停車持節以勞來俱去之父老童穉垂鬢調小兒戴老人滿其車下莫不感悅於是名震關西諸將豪傑皆勸禹徑攻長安禹曰不然今吾眾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後無轉饋之資赤眉新拔長安財穀充實鋒銳未可當也吾且休兵北道就糧養士以觀其敵乃可圖也禹於是引軍北至美野故城在西所到諸營堡郡邑皆開門歸附十一月梁王永稱帝十二月赤眉殺准陽王隗囂據天水自稱西州上將軍隗囂元年起兵二年起兵二年翟異為右將軍後又以御史大夫歸天水今華昌府見復聚其眾自稱西州上將軍三輔士大夫避亂者多歸之囂傾身引接為布衣交以范逸為師友鄭興為祭酒申屠剛杜林為治書馬援等為將軍班彪之屬為賓客名震西州馬援少時以家貧欲就邊郡田牧兄况曰汝大才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朴同樸也且從所好遂之北地田牧馬援今陝西西安府興平常謂賓客曰丈夫為志窮且益堅老當益壯後有畜林去數千頭穀數萬斛既而歎曰凡殖財產貴能賑施也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於親舊聞隗囂好士往從之囂甚敬重與決籌策竇融據河西自稱五郡大將軍竇融累世任宦河西向以南界張掖等五郡地知其土俗更始時私謂兄弟曰天下安危未可知河西殷富帶河為固張掖今陝西行都屬國精兵萬騎一旦緩急杜絕河津足以自守此遺種處也乃因趙萌見上求往更始以為張掖屬國都尉融既到撫結雄傑懷輯羌虜得其歡心與太守都尉梁統等五人尤厚善及更始敗乃推融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以梁統為武威今陝

州上將軍

大才晚成

守錢虜

竇融據河

西

漢光武

二 原卷十九 三十三至三十一

都司涼州衛太守史苞為張掖太守視會為酒泉今陝西行都司肅州衛太守辛彤容為敦州陝瓜沙二州

守唯庫鈞為金城今陝西臨洮府蘭州太守如故而融亦仍居屬國領都尉職置從事監察五郡

丙戌二年春正月朔日食悉封諸功臣為列侯梁漢縣故城在侯鄧禹廣平今直隸廣平府廣平縣侯吳漢

皆食四縣陰鄉地名在河南南陽府新野縣侯陰識貴人之兄也以軍功當增封識曰臣託屬掖庭仍重加爵邑此為

親戚受賞國人計功也帝從之吏郎中魏郡今河南彰德府馮勤典諸侯封事勤差較也量功次輕重國土遠近

地勢豐薄不相踰越莫不厭聲服焉帝以為能尚書眾事皆令總錄之故事尚書即以令史久次補帝

始用孝廉為之綱立宗廟郊社於洛陽起郊廟於洛陽四時合祀高祖太宗世宗建社稷於宗廟之右

立郊兆於城南綱赤眉大掠長安西入安定今陝西平涼府北地今陝西綱鄧禹入長安綱禹入長安謁高廟收

神主送洛陽行園陵置吏士奉守綱大司空梁罷以宋弘為大司空綱王梁屢違詔命帝怒欲誅之既而

赦之以為中郎將以宋弘為大司空弘薦桓譚為議郎給事中帝令譚鼓琴愛其繁聲弘聞之不悅伺譚

出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譚至不與席而讓也責譚頓首辭謝良久乃遣之後大會羣臣帝使譚鼓琴譚

見弘失其常度帝怪而問之弘乃離席免冠謝曰臣所以薦譚者望能以忠直導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

臣之罪也帝改容謝之湖陽公主見上卷新寡主帝姊鄧晨妻晨初喪故云新寡帝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風

容德器羣臣莫及後弘被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

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范曄曰宋弘止繁聲戒淫色其有關雎之風乎漁陽太守彭寵反綱帝

之討王郎也彭寵發突騎轉糧食前後不絕自負其功意望其高帝接之不能滿寵甚怏怏至是徵寵寵

遂發兵反幽州牧朱浮見上卷與寵書曰遠東有豕生子白頭將獻之道遇羣豕皆白以子之功論於朝

廷遼東豕也奈何以漁陽而結怨天子此猶捧土以塞孟津也寵怒攻朱浮於薊綱夏四月遣將軍蓋延

延等擊劉永圍睢雖陽見上卷封兄續子章為太原王興為魯王淮陽王子三人為列侯○六月立貴

人郭氏為皇后子彊為皇太子綱秋賈復擊召陵故城在河南開封府郟城縣新息今河南汝寧府息縣皆平之綱賈復討將

封識辭壇

馮勤典諸侯封事

立宗廟郊社
鄧禹入長
以宋弘為
大司空

宋弘有關
雎之風

遠東豕

寇恂屈復

殺人於潁川府許州太守寇恂戮之復以為恥欲殺恂恂知之不欲與相見妙子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劍侍則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簡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為國也見六卷乃敕屬縣盛供具儲

酒膠年執金吾時賈復為軍入界一人皆兼二人之饜恂出迎於道稱疾而還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

醉遂過去恂遣谷崇以狀聞帝乃徵恂恂至引見時復先在坐欲起避之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鬪

今日朕分之於是並坐極歡遂共車同出結友而去綱八月遣將軍鄧隆討彭寵不克綱蓋延克睢陽劉

永走湖陵故城在山東兗州府魚臺縣綱青徐羣盜張步等降綱帝使伏隆持節使青徐二州今山東青州羣盜聞劉

永破敗皆惶怖請降張步遣其掾綱隨隆詣闕綱將軍鄧奉反綱吳漢徇南陽今河南多侵暴將軍鄧奉

謁歸新野今南陽府新野縣怨漢掠其鄉里遂反擊破漢軍與諸賊合從綱九月赤眉發掘諸陵復入長安鄧

禹戰不利走雲陽故城在西安府涇陽縣延岑屯杜陵今西安府咸陽縣綱久遣將軍岑彭王常等討鄧奉綱帝於大會中

指常謂羣臣曰此家率下江諸軍輔翼漢室見上卷心如金石真忠臣也即日拜漢忠將軍使與岑彭率

七將軍討鄧奉綱遣將軍馮異入關徵鄧禹還京師綱鄧禹自馮悟叛後建武元年鄧禹以馮悟宗欲守

擊威名稍損又乏糧食戰數綱不利歸附者日益離散帝乃遣偏將軍馮異代禹送至河南敕異曰三輔

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延岑之酷元元塗炭無所依訴將軍今奉辭討諸不軌營堡降者遣其渠帥

詣京師散其小民令就農桑壞怪其營壁無使復聚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

健鬪然好虜掠卿本能御吏士念自修飭無為郡縣所苦異頓首受命引而西所至布威信羣盜多降又

詔徵鄧禹還曰慎毋與窮寇爭鋒赤眉無穀自當來降吾以飽待飢以逸待勞折筆答之非諸將憂也無

得復妄進兵綱遣光祿大夫伏隆拜張步為東萊今山東萊州府太守

綱丁亥三年春正月以馮異為征西大將軍綱鄧禹馮異與赤眉戰敗績綱鄧禹慚於受任無功數以飢

卒徵選赤眉戰輒不利乃率車騎將軍鄧弘等自河北度至湖今河南解縣今河南關音樊音要平聲馮異共攻赤

眉異曰赤眉衆尚多可以恩信傾誘難卒綱用兵破也上今使諸將屯滎今河南池今河南池今河南要也遮其東而

光武詔徵鄧禹

王常心如金石馮異代鄧禹馮異代鄧禹馮異代鄧禹

綱鑑易知錄

卷五

漢光武

三原卷二十一 三至六

異擊其西一舉取之此萬成計也禹弘不從弘遂大戰移日軍潰會異與禹合兵救之赤眉小卻異以士卒飢倦可且休禹不聽復戰大為所敗禹以二十四騎脫歸宜陽今河南府宜陽縣異棄軍走與麾下數人歸營

復收散卒堅壁自守

延平陳氏曰鄧禹以拘邑什之權欲其失在不知人而已今漸受任無功不量可否用飢卒取賊可謂不知命矣若馮異不守所見曲從二鄧幾不自脫雖終能成功不為無罪也

立四親廟于洛陽祀父南頓君以上至春陵節侯見上卷馮異大破赤眉於崤底賊眾東走帝勒

軍宜陽降之得傳國璽綬馮異與赤眉約期會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於道側旦日赤眉使萬人

攻異前部異少出兵以救之賊見勢弱遂悉眾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昃賊氣衰伏兵卒猝起衣服相亂

赤眉不復識別眾遂驚潰追擊大破之於崤底崤山名在河南府永寧縣東西降男女八萬人帝降璽書

勞去聲異曰始猶垂翅瘖去聲回谿在永寧縣終能奮翼池在鴻池縣可謂失之東隅日出收之桑榆日入赤眉餘眾

東向宜陽帝親勒六軍嚴陳以待之赤眉忽遇大軍驚震乃遣劉恭乞降曰益子將百萬眾尚十餘萬人帝

待之帝曰待汝以不死耳丙午益子及丞相徐宣以下肉袒降上所得傳國璽綬赤眉眾尚十餘萬人帝

令縣廚皆賜食明旦大陳兵馬令益子君臣列而觀之帝謂樊崇等曰得無悔降乎徐宣等叩頭曰今日

得降猶去虎口歸慈母誠懼誠喜無所恨也帝曰卿所謂鐵中錚錚據齊等中佼佼攬者也賜樊

崇等洛陽田宅帝憐益子以為趙王漢同姓名良郎中

二月劉永立董憲為海西王張步為齊王步執伏隆殺之劉永聞伏隆至剗帝遣伏隆拜張步為東萊太守剗漢縣故城在

山東青州府壽光縣時張步都此亦遣使立張步為齊王步貪王爵猶豫未決隆曉譬曰高祖與天下約非劉氏不王今

可得十萬戶侯耳步欲留隆與共守二州青徐隆不聽求得反命步遂執隆而受永封隆遣間諫使上書

曰臣隆奉使無狀受執凶逆雖在困阨受命不顧願以時進兵無以臣隆為念帝得隆奏召其父湛流涕示之曰恨不且許而遽求還也其後步遂殺之

延平陳氏曰伏隆之求還足以成命矣死而無憾安用且許之乎光武之言所以慰其父耳

立四親廟
馮異大破
赤眉於崤
底

光武勞馮
異

錚錚佼佼

張步殺伏
隆

蘇竟不伐

與韓信請
益兵事同
來歙使隗

陰為遣馬
接入見

三月以伏湛為大司徒涿郡今直隸順天府涿州太守張豐反彭寵自稱燕王豐反與彭寵連兵朱浮以帝

不自征彭寵上疏求救詔報曰度此反虜勢無久全其中必有內相斬者今軍資未充故須後來耳浮城

中糧盡人相食會耿况遣騎來救浮乃得脫身走薊今順天府城遂降於彭寵寵自稱燕王帝自將征

鄧奉夏四月奉降斬之馮異擊延岑破之岑走南陽關中平六月大將軍耿弇擊延岑走之其將鄧

仲况以陰降仲况據陰縣今湖廣襄陽府光化縣而劉歆孫龔為其謀主前侍中扶風今陝西鳳翔府蘇竟以書說之仲

况與龔降竟終不伐其功隱身樂道壽終於家睢陽人斬劉永以降諸將立其子紆復稱梁王耿弇

從容言於帝自請北收上谷兵定彭寵於漁陽取張豐於涿郡還收富平今山東濟南府蘇索名東攻張步以

平齊地帝壯其意許之吳養心曰此事與韓信請益冬十一月遣大中大大夫來歙歙使隗帝謂大

中大夫來歙曰今西州見上卷未附子陽公孫稱帝道里阻遠諸將方務關東張思西州方略未知所

在奈何歙曰臣嘗與隗囂相遇長安其人始起以漢為名見上卷臣願得奉威命開以丹青之信囂必束

手自歸則述自亡之勢不足圖也帝然之始令歙使於囂囂奉奏詣闕帝報以殊禮言稱字用敵國之儀

所以慰藉之甚厚

綱戊子四年春遣鄧禹將兵擊延岑破之岑奔蜀公孫述以為大司馬夏四月帝如鄴今河南彰德府遣

吳漢擊五校五部於臨平破之遣耿弇祭儀導等討張豐斬之弇遂進擊彭寵秋九月以侯霸為尚書

令王莽末天下亂臨淮今江南鳳陽府大尹侯霸獨能保全其郡帝徵霸會壽春今鳳陽府壽州拜尚書令時朝

廷無典故又少舊臣霸明習故事收錄遺文條奏前世善政法度施行之冬十月隗囂遣馬援奉書入

見隗囂使馬援往觀公孫述援與述舊同里閭翰援述皆陝西西安府興平縣人里門曰閉相善以為既至當握手歡如平

生而述盛陳陞衛以延援入交拜禮畢使出就館更為援製都答布答布出安子國單衣朝服中交讓冠講

主禮相會百官於宗廟中立舊交之位述鸞旗卷十六旄騎秦置旄頭騎冠能警蹕見十一就車磬折

折如磬而入禮饗官屬其盛欲授援以封侯大將軍位賓客皆樂留援曉之曰天下雖雄未定公孫不吐

折如磬而入禮饗官屬其盛欲授援以封侯大將軍位賓客皆樂留援曉之曰天下雖雄未定公孫不吐

折如磬而入禮饗官屬其盛欲授援以封侯大將軍位賓客皆樂留援曉之曰天下雖雄未定公孫不吐

子陽并底

帝王自有

以郭汲為
滄陽太守
光武自將
討龐萌

實融遣使
入見

卷之三

嘯步走迎國士與圖成敗反修飾邊幅若布帛之修如偶人形此子何足久稽留也天下士乎因辭歸謂囂

曰子陽并底蛙耳謂所見者小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謂洛陽置乃使援奉書雒陽援初到帝在宣德殿

南廡武下袒情謂中曰情有坐迎笑謂援曰卿遠遊二帝謂翼間今見卿使人大慚援頓首辭謝因曰當今

之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耳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陞戟陳列於階陛而後進臣

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願說稅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

者不可勝升數聲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謂翼太傅袁德侯卓茂卒

己丑五年春正月遣來歙送馬援歸隴右卷即天冰見翼與援共卧起問以東方事曰前到朝廷上引

見數十每接燕語自夕至旦才明勇略非人敵也且開心見誠無所隱伏闕達多大節畧與高帝同經學

博覽政事文辯前世無比囂曰卿謂何如高帝援曰不如也高帝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又

不喜飲酒翼意不慳曰如卿言反復勝耶二月彭寵奴銘子斬寵來降夷其族封奴為不義侯吳漢

耿弇擊富平獲索于平原今山東濟南府平原縣大破之弇遂進討張步以郭伋為漁陽太守伋乘離亂彭寵之

後養民訓兵開示威信盜賊銷散匈奴遠迹在職五年戶口增倍遣將軍龐萌蓋延擊董憲萌反帝自

將討之龐萌為人遜順帝信愛之嘗稱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者龐萌是也使與蓋延共擊

董憲時詔書獨下延而不及萌萌以為延譖己自疑遂反襲延軍破之與董憲連和自號東平王帝聞之

大怒自將討萌與諸將書曰吾嘗以龐萌為社稷之臣將軍得無笑其言乎老賊當族其各厲兵馬會睢

陽今河南歸德府夏四月實融遣使奉書入見詔以融為涼州牧初實融等聞帝威德心欲東向以河西

見上卷三十二隔遠未能自通乃從隗囂受建武光武年號正朔翼皆假其將軍印綬翼外順人望內懷異心使辯士

張立說融等曰更始事已成尋復亡滅此一興不再興之效也當各據土宇與隗隗蜀公孫合從宗高可

為六國戰國時下不失尉佗秦二世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佗語曰聞項羽劉季起兵中國

粵武融等召豪傑議之其中識者皆曰今皇帝姓名劉秀見於圖書見上卷況今稱帝者數人而洛陽土地

最廣甲兵最彊號令最明觀符命而察人事他姓殆未能當也融遂決策東向遣長史劉鈞等奉書詣洛陽帝賜融璽書曰今益州見上卷有公孫子陽天水見上卷有隗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

便有輕重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欲遂立桓文輔微國當勉卒功業欲三分鼎足連衡合從亦宜以時定今之議者必有任置教尉佗制七郡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俱南粵地見十四卷十

計王者有分間土無分民自適己事而已因授融涼州今陝西行都司涼州衛牧璽書至河西河西皆驚以為天子明見萬里之外綱六月董憲劉紆使蘇茂佼彊救龐萌帝自將擊破之秋七月彊以眾降茂奔張步憲萌

奔胸淮安府今海州梁人斬紆以降綱冬十月帝如魯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綱耿弇拔祝阿濟南臨菑與張步戰大破之帝勞弇軍步斬蘇茂以降齊地悉平綱張步聞耿弇將至使其大將軍費邑軍應下今濟南府又令

兵屯祝阿今濟南府禹城縣弇渡河先擊祝阿拔之費邑將精兵三萬餘人來合戰弇大破之斬邑遂定濟南今山東濟南府張步都劇漢縣故城在青州府壽光縣使其弟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漢縣故城在臨菑縣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菑

遂攻臨菑半日拔之入據其城張藍聞之將其眾亡歸劇弇乃令軍中無得虜掠須張步至乃取之以激怒步步兵二十萬至臨菑大城東攻弇弇故示弱以盛其氣乃引歸小城陳兵於內自引精兵以橫突步

陳於東城下大破之至暮罷弇明旦復勒兵出是時帝在魯聞弇為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弇曰劇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待也上來弇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醢詩以筐或草泔酒而去其糟也酒以待百官反

欲以賊虜遺君父邪乃出兵大戰自旦及昏復大破之弇知步困將退豫置左右翼為伏以待之人定時步果引去伏兵起縱擊追至鉅昧水在青州府樂安縣上僵善尸相屬祝步還劇後數日車駕至臨菑自勞軍羣

臣大會帝謂弇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漢王丁酉三年遣韓信擊齊未至王遣酈食其說降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而韓信襲擊已降將軍獨拔勅敵其功乃難於信也將軍前在南

陽建此大策見上卷以為落落難合謂疏闊而不易副有志者事竟成也帝進幸劇耿弇復追張步蘇茂將萬餘

綱鑑易知錄

卷五

漢光武

人來救之帝遣使告步茂能相斬降者封為列侯步遂斬茂詣耿弇軍門肉袒降封步為安丘今青州府安丘縣侯齊地悉平弇振旅振止衣眾也言戰罷而止其眾以還京師弇為將凡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未嘗挫折焉**綱**初起太學帝還校視之還如晉書初者何志始也帝即位於是五年日不暇給而**目**帝幸太學稽式古典修明禮樂煥然文物可觀矣

遂昌尹氏曰禮王制主親視學則學誦之視者古也自漢以來則謂之幸矣綱目於此特書曰視者蓋亦推原古制也然則崇師重道之意特嚴於一字之間亦豈無所本歟

綱十一月大司徒伏湛免以侯霸為大司徒**目**霸聞太原今山西太原府閔仲叔之名而辟舉也之既至霸不及

政事徒勞去聲聲苦而已仲叔恨曰始蒙嘉命且喜且懼今見明公喜懼皆去以仲叔為不足問邪不當辟也

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辭出投劾而去投上也按罪曰劾上狀自劾有過也**綱**十二月隗囂遣子入侍

帝遣來歙說囂遣子入侍囂聞劉永彭寵皆已破滅乃遣長子恂隨歙詣闕鄭興因恂請與妻子俱東馬

援亦將家屬隨恂歸洛陽囂將王元說囂曰今天水完富士馬最彊元請以一丸泥為大玉東封玉谷關

在河南河南府新安縣此萬世一時也若計不及此且畜士馬據隘自守以待四方之變圖王不成其敵猶足以霸

要之魚不可脫於淵神龍失勢與蚯蚓同囂心然元計雖遣子入侍猶負其險阨欲專制方面**綱**徵處士

周黨嚴光王良至京師黨光不屈以良為諫議大夫書不屈何嘉節守也**目**黨入見伏而不謁自陳願

守所志博士范升奏曰伏見太原今山西太原府周黨東海今書南淮安府海州王良山陽今山東兗州府王成等蒙受厚恩使者

三聘乃肯就車及陛見帝廷黨不以禮屈伏而不謁偃蹇驕悍同時俱逝黨等文不能演義武不能

死君釣采華名庶幾三公之位臣願與坐雲臺在洛陽縣東北南宮之下考試圖國之道書奏詔曰自古明王聖主

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食朕祿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十匹罷之○光字子陵

浙江紹興府餘姚縣人本姓莊後避明帝諱姚改作嚴少與帝同遊學及帝即位光乃變姓名隱身不見帝以物色物其顏色訪之得

於齊國青州府累徵乃至車駕即日幸其館光卧不起帝即其卧所撫光腹曰咄咄驚怪聲子陵不可

相助為理耶光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見上士固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

仲叔投劾 隗囂遣子 王元說隗 不屈 周黨嚴光

客星犯御
嚴子陵耕
中鈞富春山

下汝耶於是升輿歎息而去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因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
星犯御座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卧耳拜諫議大夫不肯受去耕釣於富春山在浙江嚴州府桐
廬縣西前臨大江
上有東西中以壽終於家○王良後歷沛郡今江南太守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布被瓦器妻子不入官
舍後以病歸一歲復徵至滎陽今河南開封府滎陽縣疾篤不任進道過其友人友人拒不肯見曰不有忠言奇謀
而取大位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良慚後徵不應卒於家

致堂胡氏曰自古入君待遇臣下其禮雖一然嚴威儼恪常施於爪牙甲冑之士以折其驕悍難使
之氣柔與謙屈常施於林壑退藏之人以厲其廉暗無求之節故能駕馭人才表正風俗反是道者
難乎於亂
亡之禍矣

南軒張氏曰子陵為光武之故人名高一世而竟高卧不屈光武亦不敢以屈之其
所以激頑起懦扶植風化助成東京風俗之美人才之盛其為力固多矣豈不美哉

綱 庚寅六年春正月以春陵鄉見上卷為章陵縣復除福也其徭役綱吳漢等拔胸見上卷斬董憲龐萌江淮

山東悉平綱吳漢等諸將還京師置酒賞賜帝積苦兵閒以隗囂遣子內侍公孫述遠據邊陲乃謂諸將
曰且當置此兩子於度外耳因休諸將於雒陽師分軍士於河內懷慶府數騰書隴蜀蜀述告示禍福

帝與述書曰君非吾亂臣賊子倉卒猝時人皆欲為君事耳天下神器不可力爭老子天下神宜留三思
署曰公孫皇帝述不答綱馮異入朝綱異治關中出入三歲上林成都人有上章言異威權至重百姓歸

心號為咸陽王帝以章示異異惶懼上書陳謝詔報曰將軍之於國家義為君臣猶父子何嫌何疑而
有懼意至是自長安入朝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為吾披荆棘定關中既罷賜珍寶錢帛詔曰

倉卒無蕪亭豆粥滹沱河麥飯見上卷厚意久不報異稽啟首謝曰臣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無忘射
鈞臣無忘楛聲車管仲射桓公中鈞魯莊四管仲于齊見齊國賴之臣今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蕪

亭滹沱河鎮在河北今北直真定府小臣不敢忘中車之恩見上卷留十餘日令與妻子還西綱夏四月遣耿弇等七將軍

從隴道伐蜀綱五月隗囂反使其將王元據隴城在陝西鳳翔諸將與戰大敗而還綱六月并省縣

國減損吏員綱詔曰夫張官置吏所以為民也今百姓遭難戶口耗嵩去聲少而縣官吏職所置尚繁其

河北中車
隗囂反

漢光武

六 原卷二十一 十六至二十

令司隸州牧各實所部省減吏員縣國不足置長吏者并之於是并省四百餘縣吏職減損十置其一

致堂胡氏曰按此詔六月所下歲十二月即詔田租三十稅一如舊制嗚呼人君意在斯民則其見效之速如此此孟子對齊王所以有不能不為之說也

綱 秋九月晦日食 **目** 執金吾朱浮上疏曰昔堯舜之盛猶加三考 考核實也三考九載也虞書三考黜陟幽明言陟其明而黜其幽賞罰明信也

大漢之興亦累功效吏皆積久至長子孫 見十八卷而間也 者守宰數見換易迎新相代疲勞道路尋其視

事日淺未足昭見其職既加嚴切人不自保故爭飾詐偽以希虛譽斯所以致日月失行之應也願陛下

遊意於經年之外望治於一世之後天下幸甚帝采其言自是牧守易代頗簡 **綱** 冬十二月大司空弘免

綱 復田租舊制 **目** 詔曰頃者師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十一之稅今糧儲差 此積其令郡國收見現田租

三十稅一 如舊制 稅一遂為常制 **綱** 隗囂降蜀 **目** 先是隗囂問於班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數世然後

定意者從 宗 橫之事復起於今乎將乘運迭興在於今日也彪曰周之廢興與漢殊異昔周爵五等諸侯

從政本根既微枝葉彊大故其末流有從橫之勢勢數然也漢承秦制改立郡縣主有專己之威臣無百

年之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短祚國嗣三絕故王氏擅朝能竊號位危自上起傷不及下是以即真

之後天下莫不引領而歎十餘年間中外騷擾遠近俱發假號雲合咸稱劉氏不謀同辭方今雄傑帶州

域者皆無六國世業之資而百姓謳吟思仰漢必復興已可知矣囂曰生言周漢之勢可也至於但見愚

人習識劉氏姓號之故而謂漢復興疎矣昔秦失其鹿劉季逐而持 莽上之 高帝十一年蒯徹曰秦失其

四年譬如捕鹿 晉人角之 時民復知漢乎彪乃為之著王命論以風 切之曰 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

其故至此天下於逐鹿不知神器 見上 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悲夫此世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夫饑饉

流隸飢寒道路所願不過一金然終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况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

可得而妄處哉故雖遭罹 離 厄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 韓信 彊如梁籍 項籍 成如王莽 王莽篡位 然卒潤

鑊伏質 質斬音斟也 烹醢分裂又况公 邊廢 稱微不及數子而欲闔奸 干 天位者乎英雄誠知覺

寤遠覽深識審神器之有授毋貪不可冀則福祚流于子孫天祿其永終矣囂不聽馬援聞隗囂欲貳於

論 彪 命

復田租舊制

不浮日食

漢書以言責譽之置得者增也及置發兵及援上書極陳滅賊之術又為書與竇將楊廣使曉勸於夏廣竟不答隗囂上疏謝帝復賜書囂知帝審其詐遂遣使稱臣於公孫述

罷車騎材官還復民

詔谷上封事不得言

召父杜母

光武討隗

來歙襲略

馬援聚水為山谷

辛卯七年春二月罷郡國車騎材官還復民伍見十卷是月晦日食詔百僚各上封事不得言聖曰日食書求言有之矣未有書各者旬無一人不責卷四人君莫不憚於聽言而詔各上封事人君莫不以言也且戒不得言聖帝之遇災思咎可謂誠矣卷四喜於好高而詔不得言聖書之於冊光武於是乎不可大中大夫鄭興上疏曰頃年日食每多在晦先時而合皆月行疾也日君象而月臣象君亢急則臣下促迫故月行疾今陛下高明而羣臣惶促宜留思柔克之政垂意洪範之法調書洪範篇曰沈潜剛克高明柔克躬勤政事頗傷嚴急故興奏及之夏五月以李通為大司空綱以杜詩為南陽太守綱詩政治清平興利除害百姓便之又脩治陂池廣拓土田郡內比室殷足時人方於召信臣綱詩南陽為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壬辰八年春遣中郎將來歙伐隗囂取略陽斬其守將夏閏四月帝自將征囂竇融等率五郡兵以從買眾皆降囂奔西城兵漢引兵圍之綱來歙將二千餘人伐山開道徑襲略陽今陝中漢中略陽縣斬隗囂守將金梁囂大驚曰何其神也帝聞得略陽其喜曰略陽囂所依阻心腹已壞則制其支體易矣囂自悉其大眾數萬人圍略陽來歙與將士固死堅守夏閏四月帝自征囂光祿勳郭憲諫曰東方初定車駕未可遠征乃當車拔佩刀以斷短車鞅綱帝不從西至漆漢縣今陝西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宜遠入險阻計猶豫未決帝召馬援問之援因說隗囂將帥有土崩之勢兵進有必破之狀又於帝前聚米為山谷指畫形勢開示眾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明日遂進軍至高平今陝西平涼縣第一城城名高平縣竇融率五郡太守見上卷與大軍會遂數道上隴使王遵以書招牛邯時邯軍在平涼府

下之拜邯大中大夫於是囂大將十三人屬縣十六眾十餘萬皆降囂將妻子奔西城漢縣故城在陝西鞏昌府西從楊為而田弇李育保上邽漢縣故城在鞏昌府秦州境西略陽圍解帝勞賜來歙班坐絕席專席獨坐也在諸將之右賜歙妻練千匹進幸上邽詔告隗囂曰若束手自詣父子相見保無他也若遂欲為黥布見十卷者亦自任

漢光武

綱鑑易知錄 卷五 七 原卷二十一至二十四

也。翼終不降。於是誅其子恂。使吳漢岑彭圍西城。耿弇蓋延圍上邽。以四縣封竇融為安豐。漢縣。故城在江西南陽府。

侯弟友為顯親。漢縣。故城在秦州。侯及五郡太守皆封列侯。遣西還所鎮。穎川盜起。秋九月。帝還宮。六日。自將討平之。特筆也。帝於是可謂不敢自暇矣。高帝書留四日。復如。卷二十七。穎川今河南開封府許州。盜

羣起。寇沒屬縣。河東平陽府守兵亦叛。京師騷動。帝聞之曰。吾悔不用郭子橫。郭之言。規秋八月。帝自上

邽。晨夜東馳。賜岑彭等書曰。兩城西城。上邽。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廣公孫述。人苦不知足。既平隴。今陝西鞏昌府。隗囂居此。

復望蜀。今四川成都府。公孫述都此。每一發兵。頭須為白。九月乙卯。車駕還宮。帝謂執金吾寇恂曰。穎川迫近京師。當

以時定。惟念獨卿能平之耳。從九卿復出。以憂國可也。執金吾為卿。卿故亦稱九卿。寇恂對曰。穎川聞陛

下有事。隴蜀故狡。乘間相誅。卦卦。誤再。詳亦。如聞乘輿南向。賊必惶怖。歸死。臣願執銳。冒前驅。帝從之。庚

申。車駕南征。穎川盜賊悉降。寇恂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乃留恂長社。漢縣。故

州。其社中有樹。暴長。故名。鎮撫吏民。受納餘降。東郡今山東兗州府濟陰州府曹州。盜賊亦起。帝遣李通王常擊之。以耿純嘗

為東郡太守。威信著於衛地。遣使拜大中大夫。使與大兵會東郡。東郡聞純入界。盜賊九千餘人皆詣純

降。大兵不戰而還。璽書復以純為東郡太守。冬。公孫述遣兵救隗囂。吳漢引兵下隴。楊廣死。隗囂窮

困。岑彭壅谷水灌南城。城未沒。文餘會王元等將蜀兵五千餘。乘高卒至。決圍殊死戰。遂得入城。迎囂歸

冀。今鞏昌府。伏羗縣。吳漢等軍食盡。乃引兵下隴。校尉太原溫序為囂將。荀宇所獲。宇欲降之。序大怒。叱宇等曰

虜何敢迫脇。漢將因以節見八。揭。職。瓜。反。殺。數。人。宇。眾。爭。欲。殺。之。宇。止。之。曰。此。義。士。死。節。可。賜。以。劍。序。受

劍。銜鬚於口。顧其左右曰。既為賊所殺。無令鬚汗血。遂伏劍而死。從事王忠持喪歸洛陽。詔賜以冢地。拜

三子為郎。

癸巳九年。春正月。征虜將軍穎陽漢縣。故城在河南。河南侯祭。債。導。卒。于。軍。時。祭。導。屯。沂。今。陝。西。鳳。詔。馮。異

領其營。書。卒。于。軍。何。嘉。死。事。也。遵為人廉約。小心。克己。奉公。賞賜盡與士卒。約束嚴整。所在吏民不知有軍。取

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歌。詩。雅。投。壺。為。樂。也。臨。終。遺。戒。薄。葬。問。以。家。事。終。無。所。言。其。後。朝。會

二祖同一

復借寇君

耿純降盜

溫序銜鬚

祭導卒于

非數校書

馮異卒于軍

寇恂斬皇甫文

隴平

荆門事由征南公

魯奇破浮橋

來歙叱蓋延

帝每歎曰安得憂國奉公如祭征虜者乎魏薨死諸將立其子純見上夏六月遣來歙馬援護諸將

馮異等屯長安今陝西長安府秋八月歙率異等討隗純於天水見上

甲午十年夏征西大將軍夏陽漢縣故城在西安府郿陽縣侯馮異卒於軍書卒于軍嘉死事也秋八月帝如長安遂至

汧鞏隗囂將高峻降初隗囂將高峻據高平第一二耿弇等圍之一歲不拔帝自將征之進

幸汧鞏遣寇恂往降之恂至第一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怒斬之遣其副歸告峻曰軍師無

禮已戮之矣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即日開城門諸將皆賀因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

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是以降

耳諸將皆曰非所及也冬十月來歙等攻破落門聚名在華昌隗純降王元奔蜀隴右悉平

乙未十一年春三月遣吳漢等將兵會岑彭伐蜀破其浮橋遂入江關岑彭主津鄉地名在四川重慶府巴縣境內

數攻田戎等先是公孫述遣田戎任滿程汎下江關據荆門虎牙橫江水起浮橋開樓立攢柱以絕水道結營跨山以塞陸路拒漢兵不克帝遣吳漢率誅虜將軍

劉隆等三將發荊州今湖北廣濟州府兵與彭會荆門山名與虎牙山相對在荊州府宜都縣彭裝戰船數十艘搜吳漢以諸郡棹卒

猶言篤師多費糧穀欲罷之彭以為蜀兵盛不可遣上書言狀帝報彭曰大司馬漢吳習用步騎不曉水戰荆門

之事一由征南公岑彭為征南公南大將軍為重而已閏月岑彭令軍中募攻浮橋先登者上賞於是偏將軍魯奇應募

而前時東風狂急魯奇船逆流而上直衝浮橋而攢柱有反杷鉤奇船不得去奇等乘勢殊死戰因飛炬

焚之風怒火盛橋樓崩燒岑彭悉軍順風並進所向無前蜀兵大亂溺死者數千人斬任滿生獲程汎而

田戎走保江州今四川重慶府巴縣彭上聲劉隆為南郡州府太守自率輔威將軍臧宮驍騎將軍劉歆長驅入江

關荆門與虎牙二山之間名曰江關令軍中無得虜掠百姓大喜爭開門降夏先零羌反以馬援為隴西西

太守擊破之公孫述遣王元拒河池六月諸將擊破之述使盜殺監護使者來歙詔以將軍馬成代

之公孫述以王元為將軍使與領軍環安拒河池今華昌六月來歙使蓋延等進攻元安大破之乘勝

遂進蜀人大懼使刺客刺歙未殊馳召蓋延延見歙因伏悲哀不能仰視歙叱延曰虎牙何敢然蓋延為

漢光武

原卷二十一 二十五至二十六

軍今使者中刺客無以報國故呼巨卿蓋延欲相屬祝以軍事而反效兒女子涕泣乎刃雖在身不能勒

兵斬公邪延收淚疆起受所誠款自書表曰臣夜人定後為何人所賊傷中臣要害臣不敢自惜誠恨奉

職不稱以為朝廷羞夫理國以得賢為本大中大夫段襄骨鯁可任願陛下裁察又臣兄弟不自終恐被

罪陛下哀憐數賜教督投筆抽刀而絕帝聞大驚省書攬涕以揚武將軍馬成代之歛喪還洛陽乘輿編

素臨弔送葬帝自將征蜀秋七月次長安彭及將軍臧宮大破蜀兵延岑走王元以其眾降公

孫述使其將延岑王元等悉兵據廣漢今四川潼川及資中今四川成都府資縣又遣將侯丹拒黃石岑彭使臧宮

從涪涪水在成都在綿州上平曲地名在潼川州拒延岑自分兵浮江下還江州見沂沂水在流而上都江成成都府江在而上襲

擊侯丹大破之因晨夜倍道兼行二十餘里徑拔武陽今四川眉州彭山縣使精騎馳擊廣都今成都府去成都數

十里勢若風雨所至皆奔散初述聞漢兵在平曲故遣大兵逆之及彭至武陽繞出延岑軍後蜀地震駭

述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臧宮晨夜進兵延岑不意漢軍卒猝至大震恐宮因縱擊大破之延岑奔

成都王元舉眾降冬十月公孫述使盜刺殺征南大將軍舞陰今河南南陽府泌陽縣侯岑彭公孫述使刺客

詐為亡奴降岑彭夜刺殺彭監軍鄭興領其營以俟吳漢至而授之彭持軍整齊秋毫無犯蜀人為立廟

祠之蜀馬成等破河池平武都今鞏昌府階州遂與馬援擊破先零羌以郭伋為并州牧今

西太原府牧過京師帝問以得失伋曰選補眾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帝人是時在位多鄉曲故舊

故伋言及之

丙申十二年春正月吳漢大破蜀兵遂拔廣都秋七月將軍馮駿拔江州獲田戎蜀吳漢進攻成都

九月入其郛郭也臧宮拔綿竹引兵與漢會吳漢乘利自將步騎二萬進逼成都去城十餘里阻江北

營作浮橋使副將劉尚屯於江南為營相去二十餘里述使謝豐袁吉將眾出攻漢使別將趙劉尚令不

得相救漢乃召諸將屬祝之曰吾欲潛師就尚於江南并兵禦之若能同心一力人自為戰大功可立如

其不然賊必無餘成敗之機在此一舉諸將皆曰諾於是夜銜枚見卷十五引兵與尚合軍明日漢悉兵迎

宋欽自書
公臧大破
蜀兵

不宜專用
南陽人

戰大破之斬豐吉於是引還廣都留尚拒述自是漢與述戰於廣都成都之間八戰八克述軍於其郭中
臧宮拔綿竹今成都府綿竹縣與吳漢會於成都冬十一月公孫述引兵出戰吳漢擊殺之延岑以成都降蜀
地悉平臧宮軍咸陽門述自將數萬人攻漢使延岑扼宮大戰岑三合三勝軍士並疲漢因使護軍高

午唐邯將銳卒數萬擊之述兵大亂高午奔陳刺述洞背墮馬死延岑以城降吳漢夷述妻子盡滅公孫
氏并族延岑初述徵廣漢見李業為博士業固稱疾不起述蓋不能致使大鴻臚尹融奉詔命以叔業若
起則授公侯之位不起賜以毒酒業乃歎曰古人危邦不入亂邦不居為此故也君子見危授命乃誘以

高位重餌二平融曰宜呼室家計之業曰丈夫斷之於心久矣何妻子之為遂飲毒而死述賦有殺賢之
名遣使弔祀附贈百匹業子翬揮逃辭不受又聘巴郡重慶府譙玄玄不詣亦遣使者以毒藥劫之太

守自詣立廬勸之行玄曰保志全高死亦奚恨遂受毒藥玄子瑛泣血叩頭於太守願奉家錢千萬以贖
父死太守為請述許之述又徵蜀郡即成都府王皓王嘉恐其不至先繫其妻子使者謂嘉曰速裝妻子可全

對曰犬馬猶識主況於人乎王皓先自刎以首付使者述怒遂誅皓家屬王嘉聞而歎曰後之哉乃對使
者伏劍而死捷堅為叙州府費貽不肯仕述添身為癩陽狂以避之同郡任永馮信皆託青盲以辭徵

命帝既平蜀詔贈常少為太常張隆為光祿勳常少仕述為太常張隆仕述為光祿勳皆勤述降漢述不聽少隆以憂死譙玄已卒祠以中牢
羊一歎所在還其家錢而表李業之閭徵費貽任永馮信會水信病卒獨貽仕至合浦今廣東廉州府太守上以

述將程烏李育有才幹皆擢用之於是西上皆悅莫不歸心焉參森狼羌武都西寇武都馬援擊破之
是歲參狼羌與諸種寇武都今陝西鞏州隴西見上太守馬援擊破之降者萬餘人於是隴右清靜援務

開恩信寬以待下任吏以職但總大體而賓客故人日滿其門諸曹時白外事援輒曰此丞掾視之任何
足相煩頗衰老子使得逮遊若大姓侵小民點開入吏不從令比乃太守事耳詔邊吏料敵戰守不拘

以逗豆留法逗留曲行避敵也漢法遇敵不進則法有逗留之罪然兵有利鈍事有緩急要在隨機應
不獨知用兵之詳亦足見不貪功之意實融及五郡太守入朝以融為冀州牧上詔實融及五郡太守見

實融及五郡太守入朝以融為冀州牧上詔實融及五郡太守見

實融及五郡太守入朝

國監易知錄

卷五

漢光武

九 原卷二十一 二十九至三十四

二十入朝融等奉詔而行官屬賓客相隨駕乘千餘兩見十六既至賞賜恩寵傾動京師尋拜融冀州直

隸真定牧文以梁統為大中大夫姑臧漢縣故城在陝西長孔奮為武都郡丞姑臧在河西郡地最為富

饒天下未定士多不脩簡操猶言奮在職四年力行清潔為眾人所笑以為身處脂膏不能自潤及從融

入朝諸守令財貨連轂唯奮無資單車就道帝以是賞之雍奴今直隸順天侯寇恂卒

丁酉十三年春正月詔太官勿受郡國異味自古人君莫不勤苦於多事之時而宴安於無事之日亦不自安必享玉食之奉而乃申詔太官勿受郡國異味則帝之兢兢畏謹畧詔曰郡國獻異味其令

無自滿之意為何如哉書之於冊可以為人君暫得少安即肆奢欲者之戒矣

太官勿復受遠方口實所以薦宗廟自如舊制時異國有獻名馬者日行千里又進寶劍價值百金詔以

劍賜騎士馬駕鼓車載鼓之車也天子車上雅不喜聽音樂手不持珠玉嘗出獵車駕夜還上東門侯卸

質輝輝 拒關不開上令從者見現面於門問輝曰火明遠遠遂不受詔上乃回從東中門入明日輝上書

諫曰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繼日如社稷宗廟何書奏賜輝布百疋敗東中門侯為參封漢縣詔諸王皆

降為公侯以紹嘉公見十八孔安為宋公承休公見同姬常為衛公以韓歆為大司徒夏四月吳

漢軍還大饗將士諸功臣皆增邑更封漢自蜀振旅見十四而還四月至京師於是大饗將士功臣增邑

更封凡三百六十五人其外戚恩澤封者四十五人定封鄧禹為高密今山東萊州府高密縣侯食四縣李通為固

始今河南汝寧府侯賈復為膠東今萊州府侯食六縣餘各有差唯已沒者益封其子孫或更封支庶帝在

兵間久厭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樂息肩自隴蜀平後非警急未嘗復言軍旅皇太子嘗問攻戰之事帝

曰昔衛靈公問陳孔子不對此非爾所及鄧禹賈復知帝偃干戈脩文德不欲功臣擁眾京師乃去甲兵

敦儒學帝思念欲完功臣爵土不令以吏職為過遂罷左右將軍官耿弇等亦上大將軍印綬皆以列侯

就第加位特進見十七奉朝請見十五鄧禹內行淳備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修整閨門教養子孫皆

責三公太尉掌兵事司徒掌故功臣並不用

孔奮力行清潔

詔勿受郡國異味

不貴名馬

諸王降為

宋公衛公

侯

侯

侯

侯

梁統時更定律

武不任大臣而體統已失所以忽於託孤之聲不免政歸房闈終漢之世朝廷之權不在太后則在外戚不在外戚則在宦官而漢隨以亡豈非造端之不審耶

以竇融為大司空

戊戌十四年沙車郭善遣使奉獻請置都護不許

西域苦匈奴重飲皆願屬漢復置都護見十六卷上以中國新定不許

大中大夫梁統請更定律不報

殊死刑異處也輕其殊死謂減死一等而三十四事哀帝輕殊死刑八十一事其四十二事手殺人者減死

一等自後著為常準故人輕犯法吏易殺人臣聞刑法在哀去聲無取於輕謹表其尤害於體者傳歎

於左願陛下宣詔有司詳擇其善定不易之典事下公卿光祿勳杜林以為宜如舊制統復上言曰臣之

所奏非曰嚴刑經曰爰制百姓于刑之衷衷之為言不輕不重之謂也自高祖至於孝宣海內稱治至初

元元帝建平年哀帝而盜賊浸多皆刑罰不衷愚人易犯之所致也由此觀之則刑輕之作反生大患惠加

姦軌元帝而害及良善也事寢不報

史吏奸臣皆不能自保也光武振靡大度必不以重刑為治而梁統曷為有此疏耶帝雖不聽而統

之苛虐神人共憤以此疏其即興之變而謂之崖也

興慶謂崖

己亥十五年春正月免大司徒歆歸田里歆自殺

韓欽好直言無隱帝每不能容欽於上前證咸將

饑凶指天畫地言甚剛切故坐免歸田里帝猶不釋復遣使宣詔責之欽及子嬰皆自殺欽素有重名死

非其罪眾多不厭入聲帝乃追賜錢穀以成禮葬之

司馬溫公曰切直之言非人臣之利乃國家之福是以人君夙夜求之唯懼弗得聞惜乎以光武之世而韓欽用直諫死豈不為仁明之累哉

綱有星孛於昴○夏四月追諡兄續為齊武公綱詔州郡檢覈墾田戶口目帝以天下墾田多不以實自

占去聲○占應度也自隱度又戶口年紀互有增減乃詔下州郡檢覈查實於是刺史太守多為詐巧苟

以度綱田為名聚民田中并度廬屋里落民遮道啼呼或優饒豪右侵刻羸弱時諸郡各遣使奏事帝見

陳留今河南開封府陳留縣吏陳留郡奏牘上有書奏劾曰牘視之云潁川府今開封弘農今河南河南府靈寶縣可問河南河

南今河南陽今河南府不可問帝詰吏由問由抵言說辭於長壽街在京上得之帝怒時皇子東海公陽年十二

在幄後言曰吏受郡敕當欲以墾田相方也耳帝曰即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陽不可問對曰河南帝城多

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為準帝令虎賁將詰問吏吏乃首去聲服如東海公對上由是益奇

愛陽遺謁者考實二千石長吏阿枉不平者綱冬十一月遣馬成繕治障塞以張堪為漁陽太守目使揚

武將軍馬成繕治障塞漢制每塞上要險處別築為城十里一堠候以備匈奴騎都尉張堪擊破匈奴於

高柳漢縣屬山西拜堪漁陽今直隸順太守堪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勸民耕稼以致殷富百姓歌曰

桑無附枝麥穗遂兩歧旁出張君為政樂不可支

綱庚子十六年春二月交阯見十九女子徵側徵貳反綱三月晦日食綱○秋九月羣盜起冬十月詔許相

斬除罪遂皆解散綱○復行五銖錢

綱辛丑十七年春二月晦日食綱冬十月廢皇后郭氏立貴人陰氏為皇后綱書立后者繼書立陰氏著

郭氏所以廢也是故有陰氏而後郭氏廢有郭氏而後陰氏廢綱目皆聯書之所以志禍本也綱郭氏久聞氏見三卷十

弗氏廢有武氏而後王氏廢綱目皆聯書之所以志禍本也綱郭氏久聞氏見三卷十

懷怨懟上怒之廢后立貴人陰氏為皇后詔曰異常之事非國休福不得上壽稱慶郵憚言於帝曰臣聞

夫婦之好父不能得之於子况臣能得之於君乎是臣所不敢言雖然願陛下念其不可勿亂夫倫使天

下有議社稷者綱帝曰悼善怒己量主知我必不有所左右而輕天下也綱帝如章陵目帝幸章

陵十七上卷脩園廟祠舊宅觀田廬置酒作樂賞賜時宗室諸母因酣說相與語曰文叔光武少時謹信與

人不款曲周旋唯直柔能柔而耳今乃能如此帝聞之大笑曰吾治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

五銖錢
廢皇后郭氏
郭氏
百姓歌張堪
史如東海公對

光武知悉
知剛

從四親廟

於道未安

仁至義盡

郵傳說太
子辭位

春秋立字
以貴

到堂則曰君退而不可過也
濟其剛也光武為布衣情懷復社稷之應既平賊莽又值莽盜四起
一而後已非剛德制天下何能致此然性傷嚴急政尚迫促朱浮
使司隸督察三公而陳元復陳寬大之說帝皆納用自是留意柔克
知柔知剛唯其時物濟其不及以泄其過
無過不及以超於中性情既治王道成矣

綱 十二月以馬援為伏波將軍討交阯
綱 壬寅十八年春三月馬援與徵側徵貳戰大破之

綱 癸卯十九年春正月尊孝宣皇帝廟為中宗始祠元帝以上於太廟成帝以下於長安徙四親廟於章陵
綱 五宮中郎將張純與太僕朱浮奏議禮為人子事大宗降其私親當除今親廟四見五以先帝四廟

代之大司徒戴涉等奏立元成哀平四廟上自以昭穆次第當為元帝後遂追尊宣帝曰中宗始祠昭帝
元帝於太廟成帝哀帝平帝於長安春陵節侯以下於章陵其長安章陵皆太守令長侍祀

安平黃氏曰光武立四親廟而復徙之也將以重正統而非漢有非一日矣光武固景帝之後而長沙定王之
滅義者然於道則未安也自新莽篡奪天下之時號雖劉而其勢則非侯王也其建國雖漢而其稱即周
也其迹雖中興而其實則始也天當其時勢雖論之其視南頓君即高帝之太公也其視高帝即周
以享之由禰廟而後則立為三昭三穆以高帝為帝考高廟以祀之則高帝為所出之帝而太廟
厚於其餘諸帝有過還之為祀將附於正統而適足以昭二盡矣彼元帝者孰謂為世室以祀文廟
而光武亦以經生之薄而不知光武之不足為厚也久矣夫儒者之固於論禮也

綱 馬援斬徵側徵貳 六月廢皇太子彊為東海王立東海王陽為皇太子改名莊
綱 以直書廢后廢太子欲不廢得 郭后既廢太子彊意不自安郵傳說太子曰久處疑位上違孝道下
乎書曰廢太子所以深探其情也

近危殆不如辭位以奉養母氏太子從之數因左右及諸王陳其懇誠願備藩國上不允遲回者數歲六
月詔曰春秋之義立子以貴春秋隱公元年公羊傳隱長又賢何以不立且立適東海王陽皇后之子宜
承大統皇太子彊崇執謙退願備藩國父子之情重難久違之其以彊為東海王立陽為皇太子改名莊

綱 陽夏袁氏曰夫建太子所以重宗統一內心也非有大惡於天下不可移也世祖中興漢業宜遵正
道以為後世法今太子之德未虧於外內寵既多嫡子遷位可謂失矣然東海歸藩謙恭之心彌亮

綱 陽夏袁氏曰夫建太子所以重宗統一內心也非有大惡於天下不可移也世祖中興漢業宜遵正
道以為後世法今太子之德未虧於外內寵既多嫡子遷位可謂失矣然東海歸藩謙恭之心彌亮

綱 陽夏袁氏曰夫建太子所以重宗統一內心也非有大惡於天下不可移也世祖中興漢業宜遵正
道以為後世法今太子之德未虧於外內寵既多嫡子遷位可謂失矣然東海歸藩謙恭之心彌亮

陶鑒勿勿四錄

卷五

漢光武

十一 原卷二十一 五至八

明帝承統友于之情彌篤雖長幼易位與廢不同父子兄弟至性無間夫以三代之道處之亦何以過乎

陰識陰興輔導太子

帝以太子寡陰識守執金吾陰興為衛尉皆輔導太子識性忠厚入雖極言正議及與賓客語未嘗及國事帝敬重之與雖禮賢好施而門無游俠與張宇鮮于裒不相好知其有用猶稱所長而達之友人張

汎杜禽與興厚善以為華而少實但私之以財終不為言是以世稱其忠後帝欲以興為大司徒興固辭曰臣不敢惜身誠虧損盛德不敢苟冒帝遂聽之○以沛國徐州江南桓榮為議郎使授太子經車駕幸太

桓榮授太子經

學會諸博士論難於前榮辨明經義每以禮讓相厭煙入聲不以辭長勝人儒者莫之及賜雒陽令董宣錢三十萬賜錢不書董宣何交美之也曷為美之宣不畏彊禦帝陳留今河南開封董宣為雒

陽令湖陽公主卷見上蒼頭奴曰日殺人因匿王家吏不得出及主出行以奴驂乘卷見十六宣候之駐車

叩馬以刀畫地大言數聲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不用器械而主即還宮訴帝帝大怒召宣欲笞

之宣叩頭曰願乞一言而死帝曰欲何言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人將何以治天下乎臣不須笞請自殺即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黃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彊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

俯主曰文叔為白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為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

勅彊項令出賜錢二十萬宣悉以班諸吏由是能搏擊豪彊京師莫不震懷卷見十九秋九月帝如南頓

賜復福二歲上幸南陽進幸汝南南頓縣舍置酒會賜吏民復也南頓田租一歲父老前叩

頭言願賜復十年帝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日復一日安敢遠期十歲乎吏民又言陛下實惜之何言謙

也帝大笑復增一歲

甲辰二十年夏五月大司馬廣平今直隸廣平府侯吳漢卒漢病篤車駕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愚無

所知識願陛下慎無赦而已漢母從征伐或戰不利諸將多惶懼失其常度漢意氣自若帝歎曰吳公差

雌彊人意甚起發隱若一敵國矣謂不可每當出師朝受詔夕則引道初無辦嚴之日治行李及在朝廷斤斤僅也明謹實形於體貌漢嘗出征妻子在後買田宅漢還讓之曰軍師在外吏士不足何多買田

陰識陰興

輔導太子

桓榮授太子

賜董宣錢三十萬

賜錢不書董宣何交美之也曷為美之宣不畏彊禦帝

陳留今河南開封

董宣為雒陽令

叩馬以刀畫地大言數聲

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

之宣叩頭曰願乞一言而死

帝曰欲何言

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人

請自殺即以頭擊楹流血被面

帝令小黃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

宣不從彊使頓之

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

賜復福二歲

上幸南陽進幸汝南

南頓縣舍置酒會賜吏民復也

南頓田租一歲

父老前叩頭

言願賜復十年

帝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

日復一日安敢遠期十歲乎

吏民又言陛下實惜之

何言謙也

帝大笑復增一歲

甲辰二十年

夏五月

大司馬廣平侯吳漢卒

漢病篤

車駕親臨問所欲言

對曰臣愚無所知識

願陛下慎無赦而已

漢母從征伐或戰不利

諸將多惶懼失其常度

漢意氣自若帝歎曰吳公差雌彊人意甚起發隱若一敵國矣

宅乎遂盡以分與昆弟外家故能任職以功名終
綱以郭況之弟為大鴻臚**目**帝數幸况第賞賜金帛豐盛莫比京師號况家為金穴后雖被廢而帝之加恩其弟猶若此

綱書予存厚也厚也**綱**冬十二月遣馬援屯襄陽**目**馬援自交趾還平陵今陝西西安府興平縣孟冀迎勞之援曰方今匈奴烏桓尚擾北邊欲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尸還葬耳何能卧床上在兒女子手中邪冀曰諒為烈士當如是矣十二月匈奴寇天水今陝西鞏昌府扶風今陝西鳳翔府上黨今山西安府援自請擊帝許之使出屯襄陽今直隸順德府邢臺縣詔百官祖道見十六卷十四援謂黃門郎梁松實固曰凡人富貴當使可復賤也如卿等欲不可復賤居高堅自持勉思鄙言

綱乙巳二十一年冬西域十八國遣子入侍請都護不許**目**莎車王賢欲兼并西域諸國愁懼車師郵善等十八國俱遣子入侍願得都護現上帝以中國初定北邊未服皆還其侍子厚賞賜之諸國聞都護不出而侍子皆還大憂恐乃與敦煌今陝西行都司肅州太守檄文書願留侍子以示莎車言侍子見留都護尋至裴遵以狀聞帝許之

綱丙午二十二年冬以劉昆為光祿勳**目**初昆為江陵今湖廣荊州府江陵縣令縣有火災昆向火叩頭火尋滅後為弘農今河南河南府靈寶縣太守虎皆負子渡河帝聞而異之徵昆代林杜林為光祿勳帝問昆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對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帝歎曰此乃長者之言也顧命書諸策**綱**西域復請都護不許遂附於匈奴先是再書請都護不許矣於是三書其書何嘉自治也帝亦可謂有定見矣**綱**西域諸國侍子久留敦煌皆愁思亡歸莎車王賢知都護不出擊破郵善攻殺龜丘茲茲西域小國王郵善王安上書願復遣子入侍更請都護都護不出誠迫於匈奴帝報曰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於是郵善車師復附匈奴

綱戊申二十四年春正月匈奴南邊八部立日逐王比為南單于款塞內附**目**匈奴南邊八部大人共議立日逐王比為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卷十六願永為藩蔽扞禦北虜事下公卿議者皆以為天下初定

也於是郵善車師復附匈奴

也於是郵善車師復附匈奴

中國空虛不可許五官中郎將耿國獨以為宜如孝宣故事見同受之令東扞鮮卑北拒匈奴率厲四夷

完復邊郡帝從之於是分為南北匈奴綱秋七月遣馬援征武陵蠻目武陵今湖廣常德府蠻寇臨沅原今常德府

縣遣李嵩馬成討之不克馬援請行帝怒其老未許援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盼以示

可用帝笑曰矍鑠哉輕健是翁遂遣率馬武耿舒等將四萬餘人征五溪雄溪楊溪酉溪澗溪辰溪也在湖廣長州府瀘溪縣

武音援謂友人杜愔曰吾受厚恩年迫日索盡常恐不得死國事今獲所願甘心瞑目但畏長者家兒權

要子或在左右與從事殊難得調也和介獨惡是耳明年果為梁綱冬十月匈奴南單于遣使奉貢目南

單于奉藩稱臣上以問朗陵今河南汝寧府確山縣侯臧宮宮曰匈奴饑疫分爭臣願得五千騎以立功帝笑曰常

勝之家難與慮敵吾方自思之

綱己酉二十五年春三月晦日食綱夏新息今河南汝寧府息縣侯馬援卒于軍詔收其印綬春秋書卒于師嘉

軍下書收其印綬帝之綱馬援軍至臨鄉鄉名在武陵縣擊敗蠻兵初援嘗有疾虎賁中郎將梁松來候之獨拜

牀下援不答松意不平諸子問曰梁伯孫字松帝塔貴重朝廷公卿以下莫不憚之大人奈何獨不為禮援

曰我乃松父統梁友也人貴何得失其序乎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通輕俠援前在交阯還書誡之曰吾欲

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曹輩好議論人長短妄是非政法此吾所大惡

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儉節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

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

為謹勅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務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

伯高者山都漢縣故城在湖廣襄陽府城南長龍述也季良者越騎司馬杜保也會保仇人上書訟保為行浮薄亂羣惑

眾伏波將軍萬里還書以誡兄子而梁松實固與之交結帝召松固以訟書及援誡書示之松固叩頭流

血而得不罪詔免保官擢拜龍述為零陵今湖廣永州府太守松由是恨援及援討武陵蠻軍次下雋今湖廣武昌府崇陽

縣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山名在辰州府城東則路近而水險從充漢縣故城在湖廣辰州府慈利縣西則塗夷平而運遠耿舒欲從充

馬援誠兄子書

雙鑠或足

耿舒誣馬援

梁松構陷馬援

朱勅書言訟馬援

宋均矯制降蠻

霸陵獨完受其福

道援以為棄日費糧不如進壺頭以事上之帝從援策進營壺頭賊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會暑世士

卒多疫死援亦中病耿舒與兄弇書言壺頭竟不得進大衆怫鬱行死猶言將死誠可痛惜前到臨鄉見賊無

故自致若夜擊之即可殄滅伏波見上類西域賈古胡到一處輒止以是失利今果疫疾弇得書奏之帝

乃使梁松乘驛責問援因代監軍會援卒松因是構陷援帝大怒追收援新息侯印綬初援在交阯嘗餌

薏苡以實名能輕身勝瘴氣軍還載之一車及卒後有上書譖之者以為昔所載還皆明珠文犀通天帝

益怒援妻孥惶懼不敢以喪還舊營草葬城西前雲陽漢縣故城在陝西今朱勅詣闕上書曰竊見

故伏波將軍馬援事朝廷二十二年北出塞漠南渡江海觸冒害氣僵死軍事名滅爵絕國士不傳家屬

杜門葬不歸墓怨隙並興宗親怖慄臣竊傷之願下公卿評援功罪宜絕宜續以厭海內之望帝意稍解

綱冬十月監軍謁者宋均矯制告諭羣蠻降之矯制雖有功必書矯綱目謁者宋均監援軍援既卒

軍士疫死者大半蠻亦飢困均乃與諸將議曰夫忠臣出境有可以安國家專之可也乃矯制調伏波司

馬呂种充守沅原陵見上長命种奉詔書入虜營告以恩信因勒兵隨其後蠻夷震怖冬十月共斬其大帥

而降羣蠻遂平上嘉其功迎賜以金帛

庚戌二十六年春正月初作壽陵即原陵也去洛陽十五里皇帝踐阼即起陵邑漢舊制也於是帝即位二十六

帝作壽陵書初光武作壽陵書初明宣帝杜陵見十六卷帝曰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

馬使後世之人不知其處太宗帝識終始之義景帝能述遵孝道遭天下反覆而霸陵見十四獨完受其

福建武二年赤眉發宣不美哉今所制地不過二三頃無為山林陂池裁令流水而已使迭興之後與

丘隴同體

辛亥二十七年夏五月詔三公去大名改司馬曰太尉綱北匈奴求和親不許綱北匈奴遣使詣武威

今陝西行都求和親帝召公卿廷議不決皇太子言曰南單于新附今交通北虜臣恐南單于將有二心

帝然之告武威太守勿受其使臧宮馬武上書曰虜今人畜去聲疫死旱蝗赤地疲困乏力不當中國一

以魯益東海

續金史卷五十五

郡今命將臨塞厚縣懸購賞北虜之破不過數年詔報曰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民自是諸將莫敢言兵事者

壬子二十八年春以魯益東海帝能為父故特書美之徙魯兗州府王興為北海今山東青州府王以

魯益東海今江南海州帝以東海王疆去就有禮見上故優以大封食二十九縣賜虎賁奔○謂三百人言其勇猛如虎之賁

騰苑頭苑頭冠設鐘簾渠上聲○冀直曰簾之樂擬於乘輿延平陳氏曰愛其有禮夏六月帝太

后郭氏薨帝王輔廢后子王太后卒未有書者此其書何廢后也廢后以善終者秋八月以張佚為

太子太傅植榮為少傅上大會羣臣問誰可傅太子者羣臣承望上意皆言太子舅陰識可博士張佚

正色曰今陛下生太子為陰氏平為天下平即為陰氏則陰侯可為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帝稱善

曰欲置傅者以輔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朕况太子乎即拜佚為太子太傅以博士桓榮為少傅賜以輜

支車載衣物車前後皆蔽乘馬榮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哉北匈奴乞和親

許之

甲寅三十年春二月帝東巡羣臣上言即位三十年宜封禪泰山見八詔曰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氣

滿腹吾誰欺欺天乎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何事汙七十二代之編錄見同於是羣臣不敢復言閏月

有星孛于紫宮○夏大水膠東見十三卷侯賈復卒復從征伐未嘗喪敗諸將每論功伐復未嘗有言

帝輒曰賈君之功我自知之

乙卯三十一年夏五月大水○晦日食○蝗

丙辰建武中元元年春正月以第五倫為會稽太守京北今陝西西掾現第五倫領長安今西安府

市也公平廉介市無姦枉每讀詔書歎息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後補淮陽封今河南開封府陳州王醫工長王入朝倫隨官屬得會是帝問以政事倫因此酬對帝大悅拜會稽給興府太守為政清而有惠百姓愛之綱

二月帝東巡封泰山禪梁陰先是羣臣請封禪不許至是感河圖文遂唐貞觀間羣臣有請封禪太

光武不許封禪

桓榮稽古之力

元武封禪

樂此不為
疲

臣不讀識

宣帝圖識
控諫諫用
識文

所謂三十餘年... 心何足多... 既蹈其失... 太宗見四十... 三卷山之長... 上感此文... 詔梁松等... 宗五藏之長... 子御筆登山... 尚書令奉玉... 卷見二十四... 簡天子以寸... 二分重親封... 之事畢上乃... 到山下甲午... 禪祭地於梁... 陰

山北曰隄謂梁... 又山之隄也... 秋蝗... 武帝書... 十一月晦日食... 起明堂靈臺... 辟雍宣布圖... 識於天下... 宣布圖識之... 書則帝之所... 學駁矣特書... 識之

初上以赤伏符... 即帝位... 見十九卷... 由是信用識... 文多以決定... 嫌疑桓譚上... 疏諫曰凡人... 忽於見... 事在

而貴於異聞... 觀先王之所... 紀述咸以仁... 義正道為本... 非有奇怪虛... 誕之事蓋天... 道性命聖人... 所難言也

自子貢以下... 不得而聞... 况後世淺儒... 能通之乎... 令諸巧慧小... 才伎數之人... 增益圖書... 矯稱識記以... 欺惑貪
邪誑卦誤人... 主焉可不抑... 遠之哉... 臣譚伏聞... 陛下窮折方... 士黃白之術... 卷六一甚為... 明矣而乃欲... 聽納識
記又何誤也... 其事雖有時... 合譬猶卜數... 隻偶... 猶易所謂... 之類陛下宜... 垂明聽發聖... 意屏丙羣小... 之曲說述
五經之正義... 疏奏帝不悅... 會議靈臺所... 處... 猶言... 帝謂譚曰... 吾欲以識決... 之譚默然良... 久曰臣不讀... 識帝問
其故譚復極... 言識之非經... 帝大怒曰桓... 譚非聖無法... 將下斬之... 譚叩頭流血... 良久乃得解... 出為六安... 南廬
州府六郡丞... 道病卒
丁巳二年春... 二月帝崩... 帝崩於南宮... 前殿年六十三... 帝每旦視朝... 日昃乃罷... 數引公卿郎... 將講論經
理夜分乃寢... 皇太子見帝... 勤勞不息... 乘間諫曰... 陛下有禹湯... 之明而失黃... 老養性之福... 願頤養精神... 優游
自宣帝曰我... 自樂此不為... 疲也... 雖以征伐... 濟大業及天... 下既定乃退... 功臣而進文... 吏明慎政體... 總攬權綱

岡益易知錄

卷五

漢光武

十四 原卷二十一 十八至二十一

量時度力舉無過事故能恢復前烈身致太平

賀善贊曰世祖即位之先綱目有特書三起兵則書漢宗室興復帝室至河北則特書除莽苛政故其即位也特書即皇帝位即位之後書三大政臨皆有關於風俗運作者元元首以卓茂為太傅封其德侯而當時多循吏天下略定即起太學親臨視之而東都盛儒學徵三處士而未造多節義之士其所以祀漢配天以垂二百年之基者實在於此然其失亦有二焉以私愛廢皇后太子信圖讖竟事封禪獨此二者不能不為盛德之累至其加恩廢后母子親黨則又後世人主所難能也

綱太子莊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三月葬原陵見上夏四月以鄧禹為太傅東平王蒼為驃騎將

軍目詔曰高密三上卷侯禹元功之首東平府山東兖州王蒼陰后所生寬博有謀其以禹為太傅蒼為

驃騎將軍蒼嘗薦西曹掾 現 吳良帝曰薦賢助國宰相之職也蕭何舉韓信設壇而拜不復考試今以良

為議郎

顯宗孝明皇帝名莊光武帝太子在位十八年壽四十八歲而崩蓋法照臨四方曰明○帝善刑理法令分為言夫豈弘人

之度未優乎

綱戊午顯宗孝明皇帝永平元年春正月朝原陵帝率公卿以下朝於原陵如元會議太官上食太常

奏樂是後遂以為常

致堂胡氏曰送死之禮即遠而無暹至於墓則終事盡矣人子孝思不忘財專精乎廟享而已矣蓋墓藏體魄已致生之是不智也無暹以宅神而致死之是不仁也此聖人制禮明乎幽明之故仁智合而義禮盡矣既已送形而往安乎地下迎精而返主於廟中而又致隆於陵園復泰廟中之主而祭於陵所皆違禮也

綱夏五月太傅高密侯鄧禹卒廢太子未有書卒者書好時止○漢縣故城在

介亭

綱己未二年春正月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始服冠冕玉佩登靈臺望雲物三月臨辟雍行大射禮

綱冬十月行養老禮書美之也自光武末年書起明堂靈臺辟雍然故聞宣布圖讖而已至是始

光武中興投戈講藝息馬論道其留意文治久矣未年肇建三雍未及臨窻明帝繼自上幸辟雍初行之舉宗祀望雲物行大射養老之禮東都文物於是彬彬可觀書之於冊足為美稱

養老禮以李躬為三老桓榮為五更耕○禮文王世子始之養也三老五更各一人羸老無定數三老老

冠帶圖橋

明帝尊師

德貴後宮

圖畫功臣於雲臺

馬援不與雲臺

鍾離意謀起北宮

人知天地人之事者五更老人知五行更代者顏師禮畢引桓榮及弟子升堂上自為下二字誤說自先
古曰選三公老者為三老卿大夫中央者為五更指紳帶也謂插笏之人圓繞也橋門而觀聽者
難之說 諸儒執經問難於前桓榮之冠帶縉紳指紳帶也謂插笏於大帶革帶之間
蓋億萬計皆雍四門外水旋繞以節觀者門外於是下詔賜榮爵關內侯上自為太子受尚書於桓榮及
即位猶尊榮以師禮榮卒帝以榮子郁為侍中

綱 庚申三年春二月立貴人馬氏為皇后子烜丹為皇太子目后援之女也光武時選入太子宮能奉
承陰后傍接同列禮則脩備上下安之遂見寵異及帝即位為貴人時后前母姊女賈氏亦以選入生皇

子烜帝以后無子命養之謂曰人未必當自生子但患愛養不至耳后於是盡心撫育勞悴過於所生太
子亦孝性純篤母子慈愛始終無纖介之閒后常以皇嗣未廣薦達左右若恐不及及有司奏立長秋宮

皇后帝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貫後宮即其人也后既正位宮闈愈自謙肅好讀書帝衣大練
熟然裙不加緣觀也朔望諸姬主主公朝謁望見后袍衣疎麤以為綺起穀糾就視乃笑后曰此繒瑞

特宜染色故用之耳

綱 圖畫中興功臣於雲臺目帝思中興功臣乃圖二十八將於南宮在洛陽以鄧禹為首次馬成吳
漢王梁賈復陳俊耿弇甘杜茂寇恂傅俊岑彭堅鐔潭馮異王霸朱祐任光祭儀導李忠景丹萬修蓋也

延邛批彫容 純期劉植耿純臧宮馬武劉隆又益以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馬援以椒房見十
二之親獨不與焉

致堂胡氏曰東漢二十八人同時奮庸輜車殿居中三十三各以其力旋也馬援雖劣於高密侯方
諸寇祭馬耿豈遠出其下乃以后戚不與功臣之列本欲示公於天下不知乃所以為私義不當隱
者聖人猶自序其績豈可坐概

綱 夏六月有星孛于天船舟北目大起北宮既而罷之書書祭宮有之矣至武帝明光始書起未書大起
一疏而立罷可謂政過不吝矣上書大起卷明光見十四也書大起非譏殿帝方大起北宮未幾以鍾離
下書既而罷之所以見其從諫之勇也卷二十六也時天旱尚書僕射夜鍾離複意詣闕免冠上

疏曰昔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卷見一切見北宮大作民失農時自古非苦宮室小狹但惠民不安寧宜且

撞即

劉平惠政

郭賀行部
去機帷

鄭眾不染
於辭
宋均治九

文史康史

罷止以應天心帝策詔報曰湯引六事咎在一人其冠履勿謝又敕大匠止作諸宮遂應時澍注雨帝性

福察好以耳目隱發為明公卿大臣數被詆毀近臣尚書以下至見提底也曳葉也嘗以事怒郎藥松以

杖撞之崧走入牀下帝怒甚疾言曰郎出崧乃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二句曲禮下篇之辭穆穆幽深

聞人君自起撞郎帝乃赦之是時朝廷莫不悚懷爭為嚴切以避誅責唯鍾離意獨敢諫爭數封還詔書

臣下過失輒救解之○鍾離意薦全椒州今江南滁長劉平詔徵拜議郎平在全椒政有恩惠民或增貲就

賦或減年從役太守行部巡行所屬郡縣無繫囚人自以得所不知所問但班詔書而去綱秋八月晦日食

冬十月帝奉皇太后如章陵見上卷荆州今湖廣刺史郭賀官有殊政上賜以

三公之服黼黻見五卷冕旒古者諸侯大夫皆有冕但以旒之少寡別耳禮救行部去襜諸平帷蔽車前

旁曰使百姓見其容服以章有德

綱辛酉四年冬十月陵鄉侯梁松下獄死目松坐怨望縣懸也飛書猶言匿名書不知所從出若飛來也誹謗下獄死初上

為太子大中大夫鄭興子眾以通經知名太子及山陽王荆因梁松以縑帛請之眾曰太子儲君無外交

之義漢有舊防藩王不宜私通賓客松曰長者意不可逆眾曰犯禁觸罪不如守正而死遂不往及松敗

賓客多坐之唯眾不染於辭

綱甲子七年春正月皇太后陰氏崩二月葬光烈皇后綱以宋均為尚書令目初均為九江今江西守五

日一聽事悉省掾硯史閉督郵卷見十五府內屬縣無事百姓安業九江舊多虎暴常募設檻或上穿淨設

勤張捕非憂恤之本也其務退姦貪思進忠善可一去檻穿除削課制其後無復虎患帝聞均名故任以

樞機均謂人曰國家喜文法廉吏以為足止奸也然文吏習為欺慢而廉吏清在一己無益百姓流亡盜

賊為害也均欲叩首爭之時未可改也久將自苦之乃可言耳

綱乙丑八年冬十月詔聽有罪亡命者贖目募死罪繫囚詣度遠營是年置度遠營以防南北匈奴有罪

明帝求天竺佛法

楚王英最先好佛

大有年

春秋記其不記祥網目災祥並記句奴遣子入學四姓小侯

丁鴻讓國

亡命者令贖各有差唯楚王英光武第六子奉黃練白紵詣國相曰託在藩輔過惡累積歡喜大恩奉送
縑帛以贖愆罪國相以聞詔報曰楚王誦黃老黃帝之微言尚浮圖釋氏寺塔俱口之仁祠潔齋三月與
神為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淪塞即優婆塞乃楚語也秦言善宿桑門即沙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西國名一曰天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即沙來其書大抵以
虛無為宗貴慈悲不殺以為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貴修煉精神以至
為佛好為宏闊勝大之言以勸誘愚俗精於其道者號曰沙門於是中國始傳其術圖其形像而王公貴
人獨楚王英最先好之

楚王英最先好之
瓊山丘氏曰此佛教入中國之始夫浮屠氏之所言所為真所謂大亂之道在三代聖王所必誅而
無赦者也明帝為人之子乃崇無父之教居君之位乃容不拜之臣為中國之主乃黨外夷之人
必原開黨之始嗚呼明帝之罪上通乎天豈非名教中萬世誅靈惡之人

綱是月晦日食既詔羣司極言復以示百官
變也綱目書食既十有二年無有大應者帝則國
家無事明年而以大有年書帝誠有以回天矣

綱丙寅九年大有年
異蓋謂二公以不道得國宜得凶災今乃反常故春秋以異而特存之况二公享國似十八年獨一年
書有則他年之款可知胡氏安國傳春秋亦本此義然則春秋之書有年乃紀異也綱目書此豈紀異乎
益春秋記異不感故獲有年之意綱目自有並行而不相悖者卷二公一見四卷十六句奴遣子入

學特書也文治百帝崇尚儒學自皇太子諸王侯及大臣子弟功臣子孫莫不受經又為外戚樊氏武
母郭氏陰氏俱光武馬氏帝后諸子立學於南宮在洛陽號四姓小侯以四姓非列置五經師搜選高能

以授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俱軍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

綱丁卯十年冬十二月以丁鴻為侍中
初陵陽今江南池州府侯丁綝琛卒子鴻當襲封上書稱病讓

國於弟盛不報既葬乃挂衰經於家廬而逃去友人九江鮑駿遇鴻於東海今江南淮州讓也之曰昔伯夷

綱盜易口錄
漢明帝
十六原卷三十一 二十六至三十一

吳札二人俱讓亂世權行故得中其志耳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絕不滅之基可乎鴻感悟垂涕乃還就國鮑駿因上書薦鴻經學至行上徵鴻為侍中

綱戊辰十一年春正月東平王蒼來朝蒼與諸王俱來朝月餘還國帝臨送歸宮凄然懷思乃遣使手

詔賜東平見上國中傳曰辭別之後獨坐不樂因就車歸伏軾而吟瞻望永懷實勞我心詩邯鄲望弗及實勞我心

誦及采菽詩小雅篇名蓋言諸侯來朝天子好之不增歎息日者也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為善最樂其言甚大謂是嬰腹矣今送列侯印十九枚諸王子年五歲已上能趨拜者皆令帶之

綱庚午十三年冬十一月楚王英有罪廢徙丹陽楚王英與方士作金龜玉鶴刻文字為符瑞男子燕

廣告英與漁陽今北直順天府薊州王平顏忠等造作圖書有逆謀事下案驗有司奏英大逆不道請誅之帝以親

親不忍十一月廢英徙丹陽今江南寧國府涇縣

綱辛未十四年夏四月故楚王英自殺楚王英至丹陽自殺是時窮治楚獄遂至累年其辭語相連自

京師親戚諸侯州郡豪傑及考案吏阿附坐死徙者以千數而繫獄者尚數千人英陰疏天下名士上得

其錄有吳郡今江南蘇州府太守尹興名乃徵興及掾硯史五百餘人詣廷尉就考諸吏不勝掠治死者大半唯

門下掾陸續主簿梁宏功曹史駟勳備受五毒肌肉消爛終無異辭續母自吳來雒陽作食以饋續雖見

考辭色未嘗變而對食悲泣不自勝治獄者問其故續曰母來不得見故悲耳問何以知之續曰母截肉

未嘗不方斷短葱以寸為度故知之使者以狀聞上乃赦興等禁錮終身顏忠王平辭引陸鄉侯耿建朗

陵侯臧信畫澤侯鄧鯉曲成侯劉建是時上怒甚吏皆惶恐諸所連及率一切陷入無敢以情恕者侍

御史寒朗心傷其冤乃上言建等無姦專為忠平所誣疑天下無辜類多如此帝怒促提下筆上之

杖擊也左右方引去朗曰臣今所陳雖死無悔帝意解詔遣朗出後二日車駕自幸洛陽獄錄囚徒理出千

餘人時天旱即下雨馬后亦以楚獄多濫乘閑閑為帝言之帝惻然感悟夜起彷徨由是多所降宥

致堂胡氏曰事浮屠道莫如楚王英最先而取禍亦最速夫英得異教於沙門必不至如後世之盛

也既以自殺而又延及無辜本欲祈福而反得禍又况深窮其說以為微妙了心見性而不能逃於

寒朗上疏訟免

陸續對食悲泣

續母

楚王英自殺 腹 言大副要 徒丹陽 楚王英廢 手詔賜東平 平 鮑駿因上書薦鴻經學至行上徵鴻為侍中 吳札二人俱讓 亂世權行故得中其志耳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絕不滅之基可乎鴻感悟垂涕乃還就國 詔賜東平 見上 國中傳曰辭別之後獨坐不樂因就車歸伏軾而吟瞻望永懷實勞我心 詩邯鄲望弗及實勞我心 誦及采菽 詩小雅篇名蓋言諸侯來朝天子好之不增歎息日者也 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為善最樂其言甚大 謂是嬰腹矣今送列侯印十九枚諸王子年五歲已上能趨拜者皆令帶之 綱 庚午十三年冬十一月楚王英有罪廢徙丹陽 楚王英與方士作金龜玉鶴刻文字為符瑞男子燕 廣告英與漁陽 今北直順天府薊州 王平顏忠等造作圖書有逆謀事下案驗有司奏英大逆不道請誅之帝以親 親不忍十一月廢英徙丹陽 今江南寧國府涇縣 綱 辛未十四年夏四月故楚王英自殺 楚王英至丹陽自殺是時窮治楚獄遂至累年其辭語相連自 京師親戚諸侯州郡豪傑及考案吏阿附坐死徙者以千數而繫獄者尚數千人英陰疏天下名士上得 其錄有吳郡 今江南蘇州府 太守尹興名乃徵興及掾 硯 史五百餘人詣廷尉就考諸吏不勝掠治死者大半唯 門下掾陸續 主簿 梁宏功曹史駟勳備受五毒肌肉消爛終無異辭續母自吳來雒陽作食以饋續雖見 考辭色未嘗變而對食悲泣不自勝治獄者問其故續曰母來不得見故悲耳問何以知之續曰母截肉 未嘗不方斷 短 葱以寸為度故知之使者以狀聞上乃赦興等禁錮終身顏忠王平辭引陸鄉侯耿建朗 陵侯臧信 畫 澤侯鄧鯉曲成侯劉建是時上怒甚吏皆惶恐諸所連及率一切陷入無敢以情恕者侍 御史寒朗心傷其冤乃上言建等無姦專為忠平所誣疑天下無辜類多如此帝怒促提下 筆 上之 杖擊 也 左右方引去朗曰臣今所陳雖死無悔帝意解詔遣朗出後二日車駕自幸洛陽獄錄囚徒理出千 餘人時天旱即下雨馬后亦以楚獄多濫乘閑 閑 為帝言之帝惻然感悟夜起彷徨由是多所降宥 致堂胡氏曰事浮屠道莫如楚王英最先而取禍亦最速夫英得異教於沙門必不至如後世之盛 也既以自殺而又延及無辜本欲祈福而反得禍又况深窮其說以為微妙了心見性而不能逃於 寒朗上疏訟免 陸續對食悲泣 續母

滅薛倫之罪
各下勝計耶

詣孔子宅

綱初作壽陵書法見上十四**目**初作壽陵制裁令流水而已無得起墳何不以位加道也惟君臨其臣則壬申十五年春二月帝東巡耕於下邳淮安府邳州三月至魯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詣孔子宅史書幸孔子宅此其書詣

書幸綱目書詣孔子宅一而**目**幸孔子宅親御講堂命皇太子諸王說經**綱**封皇子六人為王**目**封

半楚淮陽

皇子恭為鉅鹿府今直隸順德府鉅鹿縣王黨為樂成未詳王衍為下邳見上王暢為汝南今河南汝寧府王昞為常山今直隸

府王長為濟陰府今兗州府鉅鹿縣玉帝親定其封域裁令平聲半楚楚王淮陽淮陽王馬后曰諸子食數縣於制不已儉

乎帝曰我子豈宜與先帝子等歲給二千萬足矣**綱**冬遣都尉耿秉固將兵屯涼州今陝西行都司涼州

綱癸酉十六年春二月遣太僕祭儀容及竇固等伐北匈奴固取伊吾盧地在陝西行都司肅州郭恂不見

班超立功西域

虜而還下獄免卒**綱**西域諸國遣子入侍**目**竇固使假司馬攝之意班超班固弟與從事大將軍屬官郭恂俱使

以火攻虜

西域超行到鄯善見二十卷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更疏懈超謂其官屬曰此必虜使來狐疑未知

大俗吏

所從故也明者暗末萌况已著邪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曰到已三日去

此三十里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今夜以火攻虜使

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眾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

決於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壯士也眾曰善初夜初更超遂將吏士往奔虜營

會天大風起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燃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

火前後鼓譟虜眾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眾百許人悉燒死明日乃還告

郭恂恂大驚超於是召鄯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廣叩頭願屬漢無二志遂納子為質還白竇

固固大喜其上超功效并未更選使使西域帝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選乎今以超為軍司馬大將軍屬

官有司令遂前功固復使超使于真見十四卷是時于真王廣德雄張去聲南道而匈奴遣使監護其

國超既至于真廣德素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即殺匈奴使者而降於是諸國皆遣子入侍西域

廉范破匈奴

與漢絕六十五載至是乃復通焉綱秋七月北匈奴大入雲中之兵端自我始也故廉范破虜不書北匈奴大入雲中今山西大同府雲中太守廉范拒之吏以眾少欲移書旁郡求救范不許會日暮范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二頭焚屑火營中星列虜謂漢兵救至大驚待旦將退范令軍中每食卷九晨往赴之斬首數

百級虜自相躡各藉藉藉死者十餘人由比不敢向雲中

瓊山丘氏曰廉叔度者廉頗後裔也守雲中而破匈奴之寇守蜀郡而與五袴之謠此特宦業之常耳其平生懿行人所難及者有三焉年十五迎父喪於蜀蜀郡守乃其父故吏厚資送范范不受扶父棺同水得救僅免一也為鄧融之功莫融被獄於蜀蜀郡守乃其父故吏厚資送范范不受扶融去二也業師薛漢坐變王謀反事誅莫敢視者范獨往斂之至觸顯宗之怒而叩辨以免三也意范之孝義可謂其過不及矣但依託實惠得無愧哉

甲戌十七年春正月北海今山東青州府王睦卒睦少好學光武及上皆愛之嘗遣中大夫詣京師朝賀名

而謂之曰朝廷設問寡人大夫將何辭以對使者曰大王忠孝慈仁敬賢樂士臣敢不以實對睦曰吁子危我哉此乃孤幼時進趨之行也大夫具對以孤襲爵以來志意哀憤聲色是娛魚犬馬是好乃為相愛

耳其智慮畏慎如此綱白狼等國入貢益州今四川成都府刺史朱輔宣示漢德咸懷遠夷自汶山今成都府西前世所不至正朔所未加白狼獬木皆西南夷遠國等百餘國皆舉種稱臣奉貢綱夏五月百官上壽上壽不書

此何以書識滿也自是西北始多事矣綱目責備賢者故特書識之公卿百官以威德懷遠祥物顯應並集朝堂奉觴上壽制曰天生神物以應王者遠人慕化實由有德朕以虛薄何以享斯唯高祖光武聖德所及不敢有辭其欲舉觴太常

擇吉日策告宗廟仍推恩賜民爵及粟有差綱久十一月遣費固等擊車師西域降之復置西域都護

見十六卷 戊己校尉卷五十七

乙亥十八年春二月竇固軍還北匈奴擊車師後王安得殺之遂攻戊校尉耿恭擊却之北單于遣左鹿作蠡難王率二萬騎擊車師耿恭後王師金蒲城遣司馬將兵三百人救之皆為所殺匈奴遂

破殺車師後王安得而攻金蒲城恭以毒藥得附矢語匈奴曰漢家箭神其中磨傷者必有異虜中矢

者視劍傷也亦皆沸貴大驚會天暴風雨隨兩擊之殺傷甚眾匈奴震怖相謂曰漢兵神真可畏也遂解

金史卷之...

耿恭擊匈奴 無藥傳失

郎官上應
列宿
反支日

去夏六月有星孛於太微二十八年秋八月帝崩帝崩於東宮前殿年四十八帝遵奉建武光武

制度無所變更耕后妃之家不得封侯與預政館陶今山東東昌公主光武第二女陰皇后為子求郎不

許而賜錢千萬謂羣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是以難之公車見十一卷以

反支日戊亥朔一日反支申酉朔二日反支午未朔三日反支不受章奏帝聞而怪曰民廢農桑遠來詣

闕而復拘以禁忌豈為政之意乎於是遂蠲涓也其制是以吏得其人民樂其業遠近畏服戶口滋殖焉

賀善贊曰永平蓄秋之事綱目屢書于策其間有終綱目所無者二事匈奴遣子入學日食詔羣司
極言得失復以示百官是也至其一念之微近於滿假綱目亦無隱乎爾是以百官上壽自武帝以
來不書惟此獨書春秋責備賢者綱目於明帝蓋拳拳焉

太子坦丹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葬顯節陵在河南府城東南冬十月以趙憲為太傅牟融為太尉並

錄尚書事錄宋記也總領眾事也十一月以第五倫為司空倫為蜀郡今四川太守在郡公清所舉

吏多得其人故帝自遠郡用之西域攻沒都護陳睦北匈奴圍己校尉關寵車師叛與匈奴共圍耿恭

詔酒泉太守段彭將兵救之王者不勤遠累非惡廣地也以其無益於事耳自李武圖制匈奴通西域
使班超故前年書西域道子入侍至是前二載即有攻沒都護之舉紛紛遂復多事然則西域之於中國
果河橋那即綱目之所書合前後而觀之則得失之分瞭然在目不待辯而明矣或者猶以班超為奇功
過哉焉煙者奇龜丘西域國攻沒都護陳睦北匈奴圍關寵時為己校尉也車師於柳中城會中國有

大喪救兵不至車師復叛與匈奴共攻耿恭見恭率士眾禦之數月食盡窮困乃賣鐵也營食其筋革

恭與士卒推誠同死生故皆無二心而稍稍死亡餘數十人單于知恭已困欲必降之遣使招恭恭誘其

使上城手擊殺之委諸城上單于大怒更益兵圍恭不能下關龍上書求救帝遣征西將軍耿秉屯酒泉

見十九卷行太守事遣酒泉太守段彭與謁者王蒙皇甫援發張掖上見同酒泉敦煌上見同二郡及鄯善上

兵合七千餘人以救之是月晦日食以馬廖為衛尉防為中郎將光為越騎校尉太后兄弟

終明帝世未嘗改官帝以廖為衛尉防為中郎將光為越騎越人內附校尉廖等傾身交結冠蓋之士爭

赴趣之大旱

綱鑑易知錄

卷五

漢明帝 章帝

十八 原卷三十三 五至九

肅宗孝章皇帝名煚明帝太子母賈氏所生馬皇后養之在位十三年壽三十一歲而崩諡法溫克令儀

丙子肅宗孝章皇帝建初元年春正月詔廩贍饑民詔二千石勸農桑慎選舉順時令理冤獄

承承平明帝年號故事吏政尚嚴切尚書陳寵以帝新即位宜改前世苛俗乃上疏曰臣聞先王之政賞不僭

刑不濫與其不得已寧僭無濫任者斷獄嚴明所以威懲姦慝姦慝既平必宜濟之以寬夫為政猶張琴

瑟大絃急者小絃絕陛下宜隆先王之道滌蕩煩苛之法以濟羣生全廣至德帝深納寵言每事務於寬

厚第五倫亦上疏曰光武承王莽之餘頗以嚴猛為政後代因之遂成風俗郡國所舉類多辦職俗吏殊

未有寬博之選以應上求者也陳留今河南開封府陳留縣令劉豫冠軍南陽府鄧州令馮協並以刻薄之資務

為嚴苦吏民愁怨莫不疾之而議者反以為能違天心失經義非徒應坐去聲豫協亦宜諍舉者務進仁賢

以任時政不過數人則風俗自化矣上善之倫雖天性峭直然常疾俗吏苛刻論議每依寬厚云關寵

敗沒段彭擊車師匈奴走車師復降罷都護及戊己校尉官班超留屯疏勒西域國八月有星孛於天市

丁丑二年夏四月大旱上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會大旱言事者以為不封外戚故太后詔曰王氏

五侯同日俱封黃霧四塞見二十七卷不聞澍注雨之應夫外戚貴妃鮮不傾覆故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

樞機之位又言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見今有司奈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帝省詔悲歎復重請之太

后曰常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實之木其根必傷吾計之熟矣勿有疑也夫至孝之行安親為上今

數朔遭變異殺價數倍憂惶晝夜不安坐卧而欲先營外家之卦違慈母之奉奉乎若陰陽調和邊境清

靜然後行子之志吾但當含飴移餽也再孫不能復關政矣馬廖太后上疏曰昔元帝罷服官春冬夏三成

帝御浣衣哀帝去樂府然而侈費不息至於哀亂者百姓從行不從言也夫改政移風必有其本傳曰吳

王春秋吳好劍客百姓多創刃傷癩瘖也楚王春秋楚好細腰宮中多餓死長安語曰城中好高結同音

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斯言如戲有切事實前下制度未幾後

稍不行雖或更不奉法良由慢起京師太后深納之

馬太后不許封外戚

第五倫請尚寬厚

陳寵請尚寬厚

第五倫請尚寬厚

第五倫請尚寬厚

第五倫請尚寬厚

第五倫請尚寬厚

第五倫請尚寬厚

第五倫請尚寬厚

第五倫請尚寬厚

第五倫請尚寬厚

第五倫請尚寬厚

第五倫請尚寬厚

第五倫請尚寬厚

第五倫請尚寬厚

第五倫請尚寬厚

第五倫請尚寬厚

第五倫請尚寬厚

兩漢外戚
無一可瘥

詔諸儒會
白虎觀論
五經同異

以直言士
補外官

廉范五袴
歌

戊寅三年春三月立貴人竇氏為皇后竇融孫

己卯四年夏四月立子慶為皇太子五月封馬廖等為列侯以特進就第

下堂總上方四垂遠無事從之太后聞之曰吾少壯時但慕竹帛見十五志不顧命今雖已老猶戒之

在得故日夜惕厲思自降擯何竟老志不從萬年之日長恨矣廖等辭讓不許乃受爵而辭位許之皆以

特進卷二十七就第六月皇太后馬氏崩○秋七月葬明德皇后冬十一月詔諸儒會白虎觀貴議五

經同異宣帝之嘗嘗書會石渠議五經矣楊終言章句之徒破壞怪大體宜如宣帝石

渠故事水為後世則詔太常將大夫博士郎官及諸儒會白虎觀在此議五經同異帝親稱制臨決作白

虎議奏今白虎丁鴻樓望成封桓郁班固費逵及廣平王羨皆與預固超之兄也

庚辰五年春一月朔日食舉直言極諫詔所舉以巖穴士之隱於為先勿取浮華夏五月以直言

士補外官直言之士固當出入禁闥補過拾遺可也詔曰朕思遲去聲○緩而有所待曰直

士側席為敬不敢正坐也異聞其先至者各已發憤吐懣略聞于大夫之志矣皆欲置於左右顧問省納建武

許詔書又曰堯試臣以職不直以言語筆札今外官多曠並可以補任

辛巳六年秋七月以廉范為蜀郡太守成都今四川民物豐盛邑宇逼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房火

災而更相隱蔽燒者日屬祝范乃毀削先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以為便歌之曰廉叔度號來何暮不

禁火民安作去聲昔無襦如今五袴

綱壬午七年夏六月廢太子慶為清河王立子肇為皇太子太子慶以無罪見廢原於竇后之誣陷也

之如出一轍詔諱不足以詔後嗣服初帝納扶風今陝西鳳翔府宋楊二女為貴人大貴人生太子慶梁竦二

女亦為貴人小貴人生皇子肇竇皇后無子養肇為子謀陷宋氏誣言欲為厭聲入勝之術乃廢慶為清

善也明德純乎良由伏波將軍忠義之德垂式於後觀其戒凡子服教之書足以知其義方家教之

成德政借喻之言足以匡扶治教忠賢萃於一門兩漢外戚無一可擬者特錄休哉

有司請封諸舅帝以天

志不顧命今雖已老猶戒之

乃受爵而辭位許之皆以

大體宜如宣帝石

預固超之兄也

夏五月以直言

士之隱於

去聲○緩而有所待曰直

建武

成都今四川

號

太子慶以無罪見廢原於竇后之誣陷也

自先武寵陰后而廢太子故肅宗踵而行

鳳翔府宋楊二女為貴人

大貴人生太子慶

梁竦二女亦為貴人小貴人生皇子肇

竇皇后無子養肇為子謀陷宋氏誣言欲為厭

河今山東東昌府恩縣王以肇為皇太子出宋貴人使小黃門蔡倫案之皆飲藥自殺慶時雖幼亦知避嫌畏禍言

不敢及宋氏帝更憐之敕皇后令衣服與太子齊等太子亦親愛慶入則同室出則同輿秋八月東平

王蒼見上卷歸國是年春諸王來朝東平王蒼留京師至是歸國有司復奏遣蒼歸國手詔蒼曰骨肉天性誠不以遠近為親

疎然數見顏情重昔時念王久勞思得還休欲署大鴻臚奏不忍下筆顧授小黃門中心戀戀惻然

不能言於是車駕祖送祖道流涕而訣別也

綱癸未八年春正月下梁竦獄殺之太子肇之立也梁氏私相慶皇后以是忌梁貴人數譖之諸竇遂

作飛書無姓名上書者若飛來也陷竦以惡逆竦死獄中家徙九真見十四卷十九兩貴人皆以憂死馬廖馬防有罪免官

就國馬廖謹篤自守而性寬緩不能教勅子弟皆驕奢不謹楊終與廖書戒之廖不能從防光大起第

觀食客常數百人防又多牧馬畜休去賦歛羌胡帝數加譴敕禁遏其備由是權勢稍損賓客亦衰廖子

豫投書怨誹于是有司並奏防光兄弟悉免就國光比防稍為謹密帝特留之後復有詔還廖京師諸馬

既得罪竇氏益貴盛皇后兄憲弟篤善交通賓客第五倫上疏曰竇憲椒房見十二卷之親典司禁兵出入

省閭諸出入貴戚者類多瑕釁禁錮之人尤少守約安貧之節更相販賣雲集其門蓋驕佚所從生也三

韓北尹左馮論議者至云以貴戚廢錮當復以貴戚浣濯之猶解醒酒病當以酒也臣愚願陛下中宮

嚴敕憲等閉門自守無妄交通士大夫防其未萌令憲永保福祿此臣之所至願也憲以賤直價請奪沁

聲水州沁水縣公主明帝園田主逼畏不敢計後帝出過園指以問憲憲陰發喝錫塞也不得對後發

覺帝大怒召憲切責曰深思前過奪王田園時何用也猶以愈猶羞趙高指鹿為馬見八卷二十九念使人驚怖

貴主尚見枉奪况小民哉國家棄憲如孤雛腐鼠耳憲大懼皇后為毀減損服深謝良久乃得解使以田

還主。
司馬溫公曰人臣之罪莫大於欺罔是以明君疾之孝章責憲善矣然卒不能罪憲則姦臣安所懲哉
夫人主之於臣下患在不知其姦苟或知之而不能計彼知其不足畏也則放縱而無所顧矣是故
知善而不能用知惡而不能去人主之深戒也

第五倫請抑實意

解醒以汁

切實實意

下雒陽令周紆近獄尋放之周紆為雒陽京師今河南府洛陽縣令下車先問大姓主名吏數聲閣里豪強

以對紆厲聲曰本問貴戚若馬實等輩豈能知賣菜傭乎於是部吏爭以激切為事貴戚踞局也踏累足

也累足而行京師肅清寘篤夜至止姦亭亭長拔劍肆詈詔遣劍戟士收紆送廷尉詔獄數日貫累也

出之綱以班超為西域將兵長史綱帝拜班超為將兵長史以徐幹為軍司馬別遣衛侯李邑護送烏孫

見同使者邑到于寘見上不敢前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超擁愛妻拘愛子安樂外國無內

顧心超聞之歎曰身非曾參而有二至之讒見卷十七恐見疑於當時矣遂去其妻帝知超忠乃切責邑令

詔超受節度超即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幹謂超曰邑前毀君欲敗西域今何不緣詔書留之更遣他

吏送侍子乎超曰是何言之陋也以邑毀超故今遣之內省不疚何卹惻人言快意留之非忠臣也

綱甲申元和元年夏六月詔議貢舉法綱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故守職益懈而吏事浸浸疏

詔公卿朝臣議大鴻臚韋彪韋曰夫國以簡賢為務賢以孝行為首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夫

人才行少能相兼是以孟公綽優於趙魏者不可以為滕薛大夫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鍊之吏持心近

薄士宜以才行為先不可純以閥閱史記功臣年表明其然其要歸在於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

得其人矣帝納之綱秋八月帝南巡綱久十月至宛今河南南陽以朱暉字文季為尚書僕射暉嘗

為臨淮今江南鳳陽太守有善政民歌之曰彊直自遂南陽朱季吏畏其威民懷其惠時坐法免家居故

上召而用之後尚書張林上言縣官不敢指斥天經用不足宜自賣鹽脩均輸卷見十四法暉曰王制天子

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寡食祿之家不得與百姓爭利均輸之法與賣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下民窮愁誠

非明主所宜行帝怒切責諸尚書暉等皆自繫獄三日詔赦出之曰國家樂聞駁議黃髮賢老無筮詔書

過耳何故自繫綱十一月還宮綱以孔僖為蘭臺令史一今史耳何魯國兗州府孔僖涿郡今直隸

涿崔駰因同遊太學相與論武帝始崇聖道號勝文景及後恣己忘其前善鄰房生上書告駰僖誹謗先
帝刺譏當世事下有司僖以書自訟曰凡言誹謗者謂實無此事而虛加誣之也至如孝武皇帝政之美

去也致班

起

班超去其

妻

班超即遣

李邑

以朱暉為

尚書僕射

朱暉不從

張林之議

以孔僖為

南臺令史

孔僖以書

自訟

惡顯在漢史是為直說書傳實事非虛謬也陛下即位以來政教未過德澤有加臣等獨何譏刺哉假使
所非實是則固應悛銓改僕其不當亦當含容又何罪焉齊桓公親揚其先君之惡以唱管仲國語魯莊

仲以與齊桓公公迎而問焉曰昔吾先君襄公築臺以為高位田狩算弋不聽國政卑聖侮士而唯女是
崇食必梁肉衣必文繡戎士陳殿是以國家不日引不月長恐宗廟之不掃除社稷之不血食敢問為此
若何管仲乃對然後然後羣臣得盡其心今陛下乃欲為十世之武帝遠諱實事豈不與桓公異哉謹詣闕伏
以致霸之術

待重誅書奏詔勿問拜僖蘭臺御史令史御史賜毛義鄭均穀各千斛嘉賞目廬江今江南廬州毛

義東平今山東兗州鄭均皆以行義稱於鄉里南陽今河南南陽府張奉慕義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徵書適至

以義守安陽今陝西漢中令義奉捧檄而入喜動顏色奉心賤之辭去後義母死徵辟徵郡國舉曰辟皆

不至奉乃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為去親屈也均兄為縣令頗受禮遺均諫不聽乃脫身為傭

歲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為吏坐贓終身損棄兄感其言遂為廉潔均仕為尚書免歸帝下

詔褒寵義均賜米各千斛

乙酉二年春正月詔戒俗吏矯飾者目詔曰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朕甚厭之甚苦之安靜之吏悞

悞也至無華不事文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城今河南開封府令劉方吏民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他

異斯亦殆近之矣夫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以輕為德以重為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吾詔書數期下冠

蓋接道而吏不加治民或失職其咎安在勉思舊令稱朕意焉二月帝東巡帝帝之為太子也受書於

汝南今河南汝南府張酺酺至是東巡酺為東郡今山東東昌府太守帝幸東郡引酺及門生掾硯吏會庭中先備弟子

之儀使酺講尚書一篇然後脩君臣之禮行過任城今山東兗州府幸鄭均舍賜尚書祿以終其身時人號

為白衣尚書耕於定陶定陶今兗州府柴告告告至也岱宗宗祀見三明堂見十四三月至魯今

州府曲祀孔子帝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闕里孔子所居魯城內作六代黃湯武舜之樂大會孔

氏男子六十二人帝謂孔僖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王莫不尊師貴道今陛

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盛德非臣家之私榮也帝大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乎

賜七義鄭均穀

乃為親屈

詔戒俗吏

白衣尚書
至魯祀孔子

拜僖郎中夏四月還宮假于祖禰

第五倫有私

禮曹褒定章

曹褒奏所撰制度

崔駰戒實憲

丙戌三年夏五月司空倫罷目第五倫以老病乞身賜策罷以二千石俸終其身倫奉公盡節言事無

所依違性直慤少文采在位以貞白稱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

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吾兄子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醒視而竟夕不

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綱詔侍中曹褒定漢禮目博士曹褒請著漢禮班固以為宜廣集諸儒共議得

失帝曰諺言作舍道邊三年不成目謂彼是此非故會禮之家名為聚訟目相爭不定也互生疑異筆不得

下昔免作大章目見一卷一夔足矣目見一卷乃拜褒侍中授以叔孫通目見十卷漢儀十二篇曰此制敬略多

不合經今宜依禮條正使可施行

丁亥章和元年秋改元目改元不書改此何是時屢有嘉瑞言者咸以為美遂詔改元章和太尉掾

何敞目上獨惡之謂宋由袁安曰夫瑞應依德而至災異緣政而生今異鳥翔於殿屋怪草生于庭除

不可不察由安懼不敢答綱八月晦日食綱曹褒奏所撰制度目去年方書詔曹褒定漢禮今年已書奏

於叔孫後漢儀禮定於曹褒目代大典乃曹褒依準舊典雜以五經識記之文撰次天子至於庶人冠

出此二人之手其得失固自不言可知矣目曹褒依準舊典雜以五經識記之文撰次天子至於庶人冠

賁婚吉凶終始制度凡百五十篇奏之帝以眾論難一故但納之不復令有司平奏

致堂胡氏曰曹褒之志蓋亦深見叔孫通之儀有未當者故憤然欲正之而章帝亦以是命之若請

博徵名儒以年歲猶庶幾不見其書而可施行者而身當重古之法以獨見變數月間遠成百五十

篇且又稱述大典既鮮克留意者幸而有之其成就乃備豈不惜哉

戊子二年春正月帝崩目年三十一遺詔無起寢廟一如先帝法制

順陽范氏曰魏文帝稱明帝祭祭章帝長者章帝素知人厭苛切事從寬厚盡心

孝道平俗簡賦而民賴其慶又體之以忠恕文之以禮樂謂之長者不亦宜乎

太子肇即位目年十尊皇后曰皇太后○三月葬敬陵目城東南綱太后臨朝目實憲以侍中內幹管機

密出宣詔命弟篤景環目皆在親要崔駰以書戒憲曰傳曰生而富者驕生而貴者傲生富貴而能不驕

傲者未之有也昔馮野王目卷二十七稱為賢臣近陰衛尉目見一卷七克已復禮終受多福外戚所以獲譏於時

國益易口象 卷五 漢章帝 和帝 二十一原卷三十三 八至三十三

實憲殺都

垂愆於後者蓋在滿而不挹位有餘而仁不足漢興外家二十保族全身四人而已書曰鑿于有殷周書

辭可不慎哉編及十月侍中實憲殺都鄉侯暢太后以憲為車騎將軍使擊北匈奴以贖罪實憲以

歸罪于暢弟剛使侍御史與青州刺史雜考之尚書韓稜冷平以為賊在京師不宜捨近問遠恐為姦臣

為車騎將軍執金吾見十六卷耿秉為副發兵伐北匈奴

孝和皇帝名肇章帝第四子母梁貴人所生實皇后養之在位十七年壽二十七歲而崩論法不剛不柔曰和○是時宦官外戚互為消長漢家之禍自此始矣

己丑孝和皇帝永元元年春下尚書僕射夜郵壽吏壽自殺實憲將行公卿詣朝堂上書諫以為

匈奴不犯邊塞而無故勞師遠涉損費國用微邀功萬里非社稷之計書連上輒寢袁安任隗委免冠軍

其子一物有不得其所者則天氣為之舛錯況於人乎故愛民者必有天報夫戎狄者四方之異氣也且

以一人之計棄萬人之命不恤其言乎太后不聽又詔使者為篤景實憲二弟起邸第侍御史何敞上疏言宜

且罷工匠以憂邊恤民書奏不省實憲嘗使門生齋濟平書詣尚書僕射郵壽有所請託壽送詔獄上書

陳憲驕恣引王莽以誡國家又因朝會厲告正色譏憲等以伐匈奴起第宅事憲怒陷壽以誹謗下吏當

誅滅死徙合浦今廣東廉州未行自殺編夏六月實憲擊北匈奴大破之登燕烟然山刻石勒功而還

北匈奴自滿宗以來綱目未嘗書其犯邊今實憲乃以盛夏興師攻無罪實憲實憲耿秉出朔方今陝西塞

何獻上封

實憲學子
奴於金微
山
實憲殺樂
帳

袁安時
流涕

實憲伏誅

與鄭眾謀
實憲

和帝足繼
孝昭之烈

與北單于戰于稽落山然山在大破之斬獲甚眾降二十餘萬人出塞三千餘里登然山命中護

軍班固刻石勒功紀漢威德而還秋七月會稽山在浙江紹興府城東南崩九月以實憲為大將軍實氏

兄弟驕縱尚書何敞上封事版故曰封事曰愛而不教終至凶戾猶飢而食寺之以毒適所以害之也伏

見大將軍憲兄弟專朝虐用百姓奢侈僭逼誅戮無罪臣敞區區誠不欲上令平皇太后損文母文王之

號陛下有誓泉左傳隱公元年鄭莊公母武姜愛莊公弟共叔段段謀殺之譏下使憲等得長保其福祐

憲乃白白於太后出敞為濟南濟南王康大傳大水

辛卯三年春二月實憲遣兵擊北匈奴於金微山大破之實憲以北匈奴微弱欲遂滅之遣左校尉

耿夔圍北單于於金微山在鞏都大破之出塞五千餘里而還自漢出師所未嘗至也實憲殺尚書僕

射樂恢於是恢諫用諸舅書奏不省乞骸骨歸憲風州郡迫恢實憲以耿夔任尚為爪牙鄧疊郭璜

為心腹班固傳殺典文章刺史令守多出其門賦歛吏民共為賂遺去尚書僕射樂恢上疏曰陛下富於

春秋簞承大業諸舅不宜幹管正王室示天下之私若上能以義自割下能以謙自引則四舅憲寫可長

保爵土之榮而皇太后永無慙負宗廟之憂矣書奏不省恢乞骸骨歸憲風州郡迫脇恢飲藥死於是

朝臣震懼入無敢違者袁安以天子幼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與公卿言國家事未嘗不喑因鳴

極無聲喑也流涕天子大臣皆恃賴之

壬辰四年夏六月朔日食○地震○旱蝗大將軍實憲伏誅於是收印綬遣就國迫令自殺耳書

迫之自殺書殺實氏父子兄弟充滿朝廷遂謀為逆帝知其謀而外臣莫由親接以鈎閣上聲官者近署令

鄭眾謹敏有心幾作不事豪黨遂與眾定議誅憲詔執金吾五校尉勒兵屯衛南北宮閉城門收憲大將

軍印綬與焉景環皆就國嚴選能相迫令自殺

致堂胡氏曰實氏根據已生逆謀誠欲誅之未易舉手和帝年纔十四乃能選用故臣密求故事勒

兵收捕中外肅清足以繼孝昭之烈矣所可恨者三公不與大政而鄭眾有功由是宦者用權馴致

勝數黃五卷十二

綱鑑易知錄

卷五 漢和帝

二十一原卷二十一 二十三至二十六

目竇氏宗族賓客皆免歸故郡班固死獄中固嘗著漢書尚未就詔固女弟曹壽妻昭踵成之

致堂胡氏曰班固史筆自馬遷而後莫與抗者其見古人行事得失成敗之迹不為不博人物志分九等聖賢愚不肖之分不為不詳若外戚禍敗之舉則又盡盡皆前日事固乃為竇憲賓客以至殺身可謂短於識而長於文輕於德而急於進自古文人也

綱以宦者鄭眾為大長秋鄭眾與於大謀而宦者之權盛矣漢室之禍兆矣故謹書之帝策勳班賞

眾每辭多受少帝由是賢之常與之議論政事宦官用權自此始矣

綱乙未七年夏四月朔日食○秋七月易陽今直隸保定府雄縣地震○九月地震

綱丙申八年春二月立貴人陰氏為皇后○夏蝗

綱丁酉九年春三月隴西今陝西臨洮府地震○夏六月旱蝗除田租及山澤稅秋閏八月皇太后竇氏崩

初梁貴人既死見上宮省事祕莫有知帝為梁氏出者舞陰今河南南陽府泌陽縣公主于梁扈戶奏記三府司徒

空司求得中議太尉張酺請言狀帝感慟良久酺因請追上尊號存錄諸葛帝從之會貴人姊子上書自訟

乃知貴人枉沒之狀三公即三請奏賤賈太后尊號不宜合葬先帝帝手詔曰竇后雖不遵法度而太后

常自減損朕奉事十年深惟大義禮臣子無貶尊上之文恩不忍離義不忍虧其勿復議葬章德皇后

綱冬十月追尊梁貴人為恭懷皇太后葬西陵

綱戊戌十年夏五月大水冬十二月以劉愷為郎初居巢州今江南廬州府巢縣侯劉般班薨于愷當嗣稱父遺

意讓其弟憲遺述十餘歲有司奏請絕其國賈逵上書曰孔子稱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有司不原樂善

之心而繩以循常之法非所以長克讓之風成含弘之化也詔聽憲嗣爵徵愷為郎

綱壬寅十四年夏六月皇后陰氏廢死陰后妒忌恚恨有言后挾巫蠱見十四卷道者后坐廢以憂

死徵班超還京師班超年老乞歸久之未報超妹曹大家名昭上書為超求哀帝感其言乃徵超還八月至洛陽九月卒任尚代為都護謂超曰小人猥承君後任重慮淺宜有以誨之超曰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改

歲時但供紙墨而已
官者封侯自此始

察察不得下和宜湯佚舒緩之意大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趙去後尚和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

今所言平平耳尚後竟茨邊和如趙言綱冬十月立貴人鄧氏為皇后綱初鄧禹嘗謂人曰吾將百萬之

眾未嘗妄殺一人後世必有興者其子訓有女曰緩性孝友好書傳選入宮為貴人恭肅小心動有法度

承事陰后接撫同列常克己以下之雖宮人隸役皆加恩恤帝深嘉焉及為皇后郡國貢獻悉令禁絕歲

時但供紙墨而已帝每欲官爵鄧氏后輒哀請謙讓故凡賜質終帝世不過中郎將綱封鄭眾為鄭眾綱鄉

在河南府侯綱元帝之篇書宦者為中書令而已未有綱宦者封侯自此始

南陽府侯綱封侯者也宦者封侯漢室之禍始此矣綱宦者封侯自此始

乙巳元興元年冬十二月帝崩太子隆即位綱初帝失皇子十數後生者輒隱祕養於民間羣臣無知

者及帝崩皇后乃收皇子於民間太子勝有痼疾少子隆生始百餘日迎立以為太子即位綱尊皇后曰

皇太后太后臨朝

致堂胡氏曰孝和幼冲即位年十有四而能誅鉅竇惠自是大柄在手威權不失後十六七年間亦

無大過舉尊信儒術友愛兄弟優禮賢者克納嘉言少子生始百

史者未迎鋪張揚厲曠關多矣帝既崩長子有痼疾少子生始百

日於是迎鋪張揚厲曠關多矣帝既崩長子有痼疾少子生始百

綱 雒陽令王渙卒綱今未有書卒者其綱渙居身平正能以明察發摘姦伏綱見十五卷 外猛內慈人皆悅

服至是卒宦百姓莫不流涕為立祠作詩絃歌以祭太后詔曰夫忠良之吏國家所以為治也求之甚勤

得之至寡其以渙子石為郎中

孝殤皇帝綱名隆和帝少子生僅百餘日太后立之在位一年壽二歲而崩諡法短折不成曰殤

綱 丙午孝殤皇帝延平元年春正月以張禹為太傅徐防為太尉參錄尚書事綱太后以帝在襁綱姜上祿

欲令重臣居禁內乃詔禹舍宮中五日一歸府每朝見特贊拜也綱與三公絕席綱三月葬慎陵綱城東南

綱 夏四月以鄧騭為車騎將軍儀同三司綱秋八月帝崩太后迎清河王綱見上子祐入即位太后猶臨朝

發春秋傳曰猶者可已之辭也是時安帝春秋十三若輔以大臣自可躬親庶政故綱九月大水綱葬康

明太后臨朝綱目書猶以譏之爾嗚呼賢如鄧氏君子猶不之予况下於此者乎綱陵城東南綱隕石于陳留綱今河南開封綱冬十月大水雨去聲綱十二月清河王慶卒

鄧騰辭封

孝安皇帝名祐清河王慶之子章帝之孫鄧太后立之在位十九年壽三十一歲而崩諡法寬容和平曰安即位數年太后臨朝親政之後內寵益盛

綱丁未孝安皇帝永初元年春三月日食○夏四月封鄧騰及弟悝弘閻皆為列侯騰辭不受

嘉謙也綱秋九月以寇賊雨水策免太尉防徐司空勤并東漢自中世以來寇賊災異輒策免三公夫鎮

用事乃悉歸罪三公乎然為三公者職思其憂苟不得行其志蓋亦不待謹逐引身而去可乎冒居其

位諉曰權非己出誰實尸之故東漢諸貴病在去之不早綱目直書以寇賊雨水策免雖欲盡辭其責可

乎綱三公以災異免自此始仲長姓統曰光武愷數世之失權忿彊臣之竊命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

三公事歸臺閣始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至於中世權移外戚寵被近習怪異數至水旱為災而

反以策讓責三公至於死免豈不冤哉

綱戊申二年春正月鄧騰擊鍾无大敗夏旱五月太后親錄囚徒書親錄囚徒何嘉恤旱也然則以

書猶臨朝足目皇太后幸洛陽寺官之所及若盧獄錄囚徒洛陽有囚實不殺人而被考也自誣羸困輿

見畏吏不敢言將去舉頭若欲自訴太后呼還問狀具得枉實即收令抵罪行未還宮澍注雨大降綱六

月大水大風雨雹○秋七月太白入北斗冬十一月徵鄧騰為大將軍自鄧騰在位頗能推進賢士薦

何熙李郃等列於朝廷又辟壁弘農今河南河南楊震巴郡重慶府陳禪等置之幕府卷十四天下稱

之震孤貧好學通達博覽諸儒為之語曰關西夫子楊伯起震聞而辟之累遷荊州今湖廣刺史東萊

今山東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城在山東兗州府金鄉縣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為令夜懷金遺震震曰故人知

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者密愧而出于孫常疏食步

行故舊或欲令平聲為開產業震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

綱己酉三年春正月京師大饑民相食○夏四月令吏民入錢穀得拜官賜爵有差○冬十二月并兵今山

西太涼今陝西大饑人相食原府大饑人相食稅鄧騰使邊郡不能自存者入居三輔武帝立

綱庚戌四年春正月詔以涼州牧守子弟為郎目龐參說言於太尉張禹曰若大將軍之策不

虛胡謀善
涼州
楊震四知
清白吏子
清
關西夫子
太白入北
斗
三公以災
異免

虞詡為朝歌長

盤根錯節

三科募士

米線縫襪

日南地圻

河東地陷

虞詡為武都太守

虞詡增寇

虞詡示強

可者三先帝開拓土宇勞而後定今憚小費舉而棄之也涼州既棄即以三輔為塞園陵見十八卷外二也諺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烈士武臣多出涼州士風壯猛便習兵事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據三輔

為心腹之害者以涼州在後故也涼州士民所以推鋒執銳胃父死子戰無反顧之心者為臣屬於漢故

也今割而棄之民庶安土重遷必引領而怨曰中國棄我於夷狄如卒猝然起謀因天下之飢敝驅氏羌

以為前鋒席卷聲上而東則函谷關名在河南河南南府新安縣以西園陵舊京非復漢有三也禹以為然詡因說禹網羅

涼土雄傑引其牧守子弟於朝外以勸勵答其功勤內以拘致防其邪計禹善其言更集四府太師太傅司徒司空

皆從詡議於是辟西州豪傑為掾屬拜牧守長吏子弟為郎以安慰之詡以虞詡為朝歌長討縣境羣

盜平之鄧隲以前議惡虞詡欲以法中之聲去會朝歌衛輝府賊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

禁乃以詡為朝歌長故舊皆弔之詡笑曰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樹根之盤五

非堅利之器此乃吾立功之秋也及到官設三科以募壯士掾吏以下各舉所知攻劫者為上傷人偷盜

者次之不事家業者為下是為收得百餘人賞赦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殺數百人又

潛遣貧人能縫者備作賊衣以采線縫其裾居○衣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賊於是駭散縣境皆平

綱甲寅元初元年春二月日南見十四卷地圻後居○衣長百餘里經夏旱蝗○六月河東今山西地陷

綱乙卯二年夏四月立貴人閻氏為皇后於是帝即位九年辛酉二月關雎憂在進賢宜矣哉詡性

妬忌後宮李氏生皇子保后見十一卷殺李氏冬以虞詡為武都太守擊羌破之太后聞虞詡有將

帥之略以為武都今陝西鞏昌府階州太守羌眾數千遮詡於陳倉今陝西鳳翔峭谷在河南河南南府永寧縣北即峭山也詡即停車

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鈔略也傍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

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滅竈卷二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詡曰虜眾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為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眾多行

速必憚追我孫臏見現弱吾今示強勢有不同故也既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眾萬餘攻圍赤亭在鞏昌府隴西

縣數十日，詔乃令軍中強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羌以為矢力弱，不能至，并力急攻。詔於是使二十強弩共射石，一人發無不中，羌大震退。詔因出城奮擊，多所傷殺。明日悉陳其兵，眾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替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詔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于淺水設伏，候其走路，虜果大奔，因掩擊，大破之。賊由是敗散，詔乃占相地勢，築土壁，壁百八十所，招還流亡，假賑貧民，開通水運，視事三年，人足家給，一郡遂安。

己未六年冬十二月朔日食既。○地震。豫章芝草生書法見十四卷二十五豫章今江西南昌府有芝草生，太守劉

祇欲上之以問郡人，唐檀檀曰：方今外戚豪盛，君道微弱，斯豈嘉瑞乎？祇乃止。

庚申水旱，元年夏四月，立子保為皇太子。○以楊震為司徒。

辛酉建光元年春三月，皇太后鄧氏崩，封鄧騭為上蔡今河南汝寧府上蔡縣侯。太后自臨朝以來，水旱十載

不還政，潁川今河南開封府許州杜根嘗上書言之。太后大怒，盛以縑囊撲殺之，載出城外，得蘇，逃竄為宜城今湖北廣麋

陽府宜城縣。山中酒家保酒家作積十五年平原今山東濟南府平原縣成翊世亦坐諫，太后不歸政，抵罪。至是尚書陳

忠薦之，帝拜根侍御史。翊世尚書郎，或問根曰：往者過禍，何至自苦如此？根曰：周旋民間，非絕迹之處，避

逅發露禍，及親知故不為也。葬和熹皇后追尊清河孝王曰孝德，皇皇妣曰孝德后。夏詔舉有道之士

詔舉有道終綱。尚書陳忠以詔書既開諫爭，慮言事者必多激切，致不能容，乃上疏廣豫帝意

曰：臣聞仁君廣山藪之度，納切直之謀，忠臣盡蹇謬之節，不避逆耳之害。今明詔引咎克躬，諮訪羣吏

言者見杜根成翊世等，新蒙表錄，顯列二臺，必承風響應，爭為切直，嘉謀異策，宜輒納用。如其管穴猶東方朔

所謂以管窺天之意，謂言事者所見不遠大，而所言或安誰也。妄有譏刺，雖苦口逆耳，不得事實，且優游寬容，以示聖朝無諱之美。從之

以薛包為侍中，不拜。書子之也書初汝南今河南汝寧府薛包少有至行，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

泣，不忍去，至被毆，不得已，廬于外。旦入灑掃，父怒，又逐之，乃廬于里門。昏晨不廢，積歲餘，父母

雖自至行，帝意。

豫章芝草生

杜根為酒家保

詔舉有道之士

陳忠諫廣帝意

薛包至行

加禮如毛

慙而還之及父母亡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故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也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蕪頓壞者曰我少時所治意所戀也器物取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朔破其產輒復賑給帝聞其名令公車見十一卷二徵至拜侍中色以死自乞詔賜告歸加禮如毛義見上

六綱從封鄧薦為羅今湖廣長沙府羅縣侯遣就國薦自殺不食貶平原王翼河間王子鄧太后徵為平原後留京師及太后崩宮人有誣告太平原王故敗為都鄉天府涿州侯遣之者也薦賢臣食迫至此綱目以自深惜也綱以耿寶監羽林車騎封宋楊四子及宦者江京李閎皆為列侯綱目所書封宋楊四子及宦者之事則其不德之實晚

然矣綱帝以耿貴人耿姬兄寶監羽林車騎宿衛之士宋氏十一卷封侯為卿校侍中者十餘人閎后兄弟顯景耀並典禁兵江京李閎皆為列侯與中常侍樊豐劉安陳達及王聖帝乳母聖女伯榮扇動內外競為侈

楊震請速出王聖斷絕伯榮

虐出入宮掖傳通姦賂司徒楊震上疏曰臣聞政以得賢為本治以去聲穢為務方今九德書畢陶謨亦言德之見於行者其凡有九也未事木任譬倖充庭王聖賤微得奉聖躬雖有推燥居溼之勤前後賞惠過報勞苦而外交屬視託損辱清朝宜速出阿母阿依之母令居外舍短絕伯榮莫使往來帝以疏示聖等皆忿恚綱

秋八月以劉愷為太守居延故城在陝西行都尉范滂犯贓罪吏議欲增錮二世劉愷以為春秋之義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公羊傳昭公二十年君子之善善也長所以進人於善也今以輕從重懼及善人非先王祥刑書呂刑告爾祥刑註刑凶器也而謂之之意也詔從之

春秋進人於善

壬戌延光元年秋九月遣宦者及乳母王聖女伯榮詣甘陵帝父孝德皇之陵墓今直隸廣平府清河縣尚書僕射陳

陳忠諫諫女使

忠上疏曰竊聞使者所過威動郡縣王侯二千石至為伯榮獨拜車下修道繕亭徵役無度賂遺去聲僕從去聲人數百匹伯榮之威重于陛下陛下之柄在于臣妾昔韓嫣懷武託副車之乘受馳視之使注都

誤為一拜而媽受歐刀刑刀之誅江都易王景帝之子入朝有詔得從獵上林天子車駕未行而先使媽旁媽驅不見既過江都王怒為皇太后臣願明主嚴天元乾元之尊正乾剛之位不宜復令女使干錯萬幾

書奏不省綱汝南黃憲卒卒終綱目二人而已矣黃憲管監綱汝南今河南汝寧府太守王龔政崇溫和

好才愛士。以袁閔即為功曹詳錄。引進黃憲。陳蕃憲不屈。蕃就吏閔。不脩異操。蕃性氣高明。憲世貧賤。父

為牛醫。憲年十四。潁川今河南開封府許州。荀淑過於逆旅客舍。竦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曰。子吾之師表

也。前見袁閔。未及勞。聲問逆曰。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閔曰。見吾叔度。意耶。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害

未嘗不正容及歸。問然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兄來耶。對曰。良不見叔度。自以為無不及。既

覩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固難得而測矣。陳蕃周舉。常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

存乎心矣。太原今山西。郭泰字林。少游汝南。過袁閔。不宿而退。從憲累日。乃還。或問之。泰曰。奉高翔之器

譬之沈或上聲。濫或上聲。正或上聲。出或上聲。曰。濫泉。雖清而易挹。酌也。叔度。汪汪深廣。若干頃波同波音卑。澄之不清。清

之不濁。不可量也。

朱子曰。黃憲言論風旨。雖不盡見。然其氣象溫厚。圭角渾然。見之者有所感於心。亦其最高乎。使得聖人作之。當居顏氏之科矣。

癸亥。二年夏四月。封王聖為野王今河南懷慶府河南縣。王今河南懷慶府。君乳母也。何不受封。大書于冊。漢治雖欲不衰。其可

乎。得平。以班勇班超少子。拋為西域長史。將兵屯柳中見上。冬。以楊震為太尉。耿寶薦李閔。兄於震曰。李常侍

常侍。國家所重。欲令公辟也。其兄寶唯傳上意耳。震曰。如此則宜有尚書。救寶大恨而去。閔顯閔后。亦

薦所親。震又不從。司空劉授聞而辟之。震益見怨。十二月地震。聘處士周燮。馮良不至。陳忠薦汝

南見周燮。南陽今河南南陽府。馮良。學行深純。隱居不仕。帝以羔幣聘之。燮宗族勸之曰。夫脩德立行。所以為國

君獨何為。為守東岡之陂城在汝軍府城東南。周燮隱處。乎燮曰。夫脩道者度。時而動動而不時。焉得亨乎。與良皆自

戴至近縣。稱病而還。

甲子。二年春二月。帝東巡。三月。還。未入宮。策收太尉震印綬。遣歸故郡。震自殺。未入宮何急解也。帝

書曰。桀豐等憤怨。楊震會趙騰上書。指陳得失。帝發怒。欲誅騰。震救之。帝不聽。竟殺之。及帝東巡。豐等共諧震云。自趙騰死。後深懷怨。且鄧氏故吏。有恚恨心。帝然之。及還京師。便臨太學。即其夜。遣使者策收震太尉印綬。震於是柴門塞斷其門。不通出入。絕賓客。豐等復恚之。令耿寶奏震志。望有詔。遣歸故郡。至城西夕陽

城西夕陽

楊震自殺

東岡之陂

野王君

汪汪若干

頃波

城西夕陽

楊震自殺

東岡之陂

野王君

汪汪若干

頃波

城西夕陽

楊震自殺

東岡之陂

野王君

汪汪若干

頃波

亭乃慷慨謂其諸子門人曰死者士之常分吾蒙恩居上司疾姦臣狡猾而不能諫為嬰女傾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因飲酖見十一卷而卒太僕來應曰耿寶傾側姦臣傷害忠良禍將至矣

致堂胡氏曰安帝三公無出震之右者然人臣以道事君合則留違則去震以三公之尊兩奏一乳焜而不能動直去久矣至是遂取殺身之禍忠則忠矣然其獨理不明而處義不精亦不足稱也

秋八月以耿寶為大將軍九月廢太子保為濟陰**東昌府王后**後漢太子故也

大水去聲**雷**

乙丑四年春二月帝南巡三月朔日食**帝崩于葉**攝今河南南陽府葉縣**還宮發喪**帝崩于乘輿天子以四海為

家故行曰乘輿止曰行在**皇后與閭顯兄弟**江京樊豐等謀以濟陰王在內恐公卿立之乃偽云帝疾甚徙御卧車馳歸四日至洛陽**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以閭顯為車騎將軍儀同三司迎北鄉府長清縣侯懿

入即位綱自書尊皇后為皇太后多矣上必有書即位者也於**太后欲久專國政貪立幼年與顯等**

定冊迎章帝孫濟北惠王子北鄉侯懿為嗣濟陰王以廢黜不得上殿親臨哭也**梓宮**天子棺以梓木為之曰梓宮

悲號不食內外羣僚莫不哀之**樊豐等下獄死耿寶自殺王聖伯榮徙雁門**閭顯忌樊豐耿寶風

諷有司奏貶寶為亭侯遣就國寶自殺豐及謝暉暉周廣下獄死聖母子徙雁門今山西太原府代州**而以弟景等**

為卿校並處權要威福自由葬恭陵在河南府城東南**冬十月北鄉侯薨****閭顯白太后祕不發喪而更徵**

諸王子閉宮門屯兵自守**十一月地震**中黃門孫程等迎濟陰王保入即位誅閭顯等遷太后于離宮封程等十九人為列侯

致堂胡氏曰安帝柔闇不君始則閭后妒忌殺太子之母而不能保繼而乳母恣橫謂太子廢之而不能辨一旦不諱樹立嬰孩遂使中官得以順人心仗正義扶立所廢而權歸閭尹國無人焉漢氏之衰可知矣

綱改葬故太尉楊震祠以中牢祭臣不書此何以書嘉禮賢也**祭陳寶**連水**詔以楊震二子為郎贈錢百萬以禮改葬**去年楊震遺歸故郡欲酖而

祭陳寶見二五卷九祀魏徵見四四卷二九祭九齡五一卷四**詔以楊震二子為郎贈錢百萬以禮改葬**去年楊震遺歸故郡欲酖而

道側葬日有大鳥高丈餘集震喪前郡以狀上帝感震忠直詔復以中牢具祠之

祠楊震以中牢**皆事後之**思**大鳥集喪前**

二十九侯
祠楊震以中牢
皆事後之思
大鳥集喪前
道側葬日有大鳥高丈餘集震喪前郡以狀上帝感震忠直詔復以中牢具祠之
祭陳寶見二五卷九祀魏徵見四四卷二九祭九齡五一卷四
詔以楊震二子為郎贈錢百萬以禮改葬去年楊震遺歸故郡欲酖而
祭臣不書此何以書嘉禮賢也
祭陳寶連水
葬恭陵在河南府城東南
冬十月北鄉侯薨閭顯白太后祕不發喪而更徵
諷有司奏貶寶為亭侯遣就國寶自殺豐及謝暉周廣下獄死聖母子徙雁門今山西太原府代州而以弟景等
悲號不食內外羣僚莫不哀之樊豐等下獄死耿寶自殺王聖伯榮徙雁門閭顯忌樊豐耿寶風
定冊迎章帝孫濟北惠王子北鄉侯懿為嗣濟陰王以廢黜不得上殿親臨哭也梓宮天子棺以梓木為之曰梓宮
入即位綱自書尊皇后為皇太后多矣上必有書即位者也於太后欲久專國政貪立幼年與顯等
歸四日至洛陽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以閭顯為車騎將軍儀同三司迎北鄉府長清縣侯懿
家故行曰乘輿止曰行在皇后與閭顯兄弟江京樊豐等謀以濟陰王在內恐公卿立之乃偽云帝疾甚徙御卧車馳
乙丑四年春二月帝南巡三月朔日食帝崩于葉攝今河南南陽府葉縣還宮發喪帝崩于乘輿天子以四海為
大水去聲雷
致堂胡氏曰安帝柔闇不君始則閭后妒忌殺太子之母而不能保繼而乳母恣橫謂太子廢之而不能辨一旦不諱樹立嬰孩遂使中官得以順人心仗正義扶立所廢而權歸閭尹國無人焉漢氏之衰可知矣
綱改葬故太尉楊震祠以中牢祭臣不書此何以書嘉禮賢也祭陳寶連水詔以楊震二子為郎贈錢百萬以禮改葬去年楊震遺歸故郡欲酖而祭陳寶見二五卷九祀魏徵見四四卷二九祭九齡五一卷四詔以楊震二子為郎贈錢百萬以禮改葬去年楊震遺歸故郡欲酖而道側葬日有大鳥高丈餘集震喪前郡以狀上帝感震忠直詔復以中牢具祠之祠楊震以中牢皆事後之思大鳥集喪前道側葬日有大鳥高丈餘集震喪前

孝順皇帝

名保安帝太子在位十九年壽三十二歲而崩諡法慈和備服曰順○帝即位之初天下想其風采黃瓊李固之徒相繼登用東京之士於城盛焉然閹宦弄權梁氏用事賢人君子不能救

漢祚之衰矣

丙寅孝順皇帝永建元年春正月帝朝太后於東宮從李鉅之請也皇太后閻氏崩○二月葬安思皇后

秋七月以來歷為車騎將軍下司隸校尉虞詡獄尋赦出之以為尚書僕射夜左雄為尚書司隸校

尉虞詡詳到官數月奏太傅馮石太尉劉熹免之又劾中常侍程璜陳東孟生李閎等百官側目三公尉

司徒劾詡盛夏拘繫無辜為史氏患詡上書自訟曰法禁者俗之隄防刑罰者民之銜轡今州曰任

郡郡曰任縣更相委遠百姓怨窮以苟容為賢盡節為愚臣所發舉賊罪非一三府恐為臣所奏遂

加誣罪臣將從史魚死節以尸諫耳韓詩外傳衛大夫史魚死謂其子曰我言蘧伯玉賢不能進衛子瑕

而貴之子又素中常侍張防屢寢不報詡不勝憤乃自繫廷尉奏言曰昔樊豐幾亡社稷今張防復弄

威柄臣不忍與防同朝謹自繫以聞書奏坐論輸左校工屬將作大匠二日之中傳考四獄浮陽故

在直隸河間府滄州侯孫程等乞見言虞詡盡忠更被拘繫張防贓罪明正反構忠良於是防坐徙邊即赦出詡程

復上疏云詡有功語甚激切帝感悟徵拜議郎數日遷僕射詡上疏曰方今公卿以下類多拱默至相戒

曰白璧不可為後書黃瓊傳皎容容隨眾上多後福伏見議郎左雄有王臣蹇蹇之節易蹇卦六二王臣

難也言不避艱險以求濟之是宜擢在喉舌之官後書李固傳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必有巨弼之益

由是拜雄尚書

丁卯二年夏六月追尊李氏見上卷為恭愍皇后秋七月聘處士樊英以為五官中郎將初南陽

今河南府樊英少有學行隱于壺山在南陽府裕州之陽州郡禮請公卿舉賢良有道安帝賜策書徵皆不至是歲

帝復以策書玄纁纁赤色帛五匹備禮徵之英固辭疾篤不聽英不得已到京稱疾強輿入殿猶不能屈

帝乃設壇賜几杖待以師傅之禮延問得失拜五官中郎將數月英稱疾篤詔以為光祿大夫賜告歸英

初被詔命眾皆以為必不降志南郡今湖廣王逸與書勸使就聘及後應對無奇謀深策談者失望河南

聘處士樊英

孫程救度

虞詡上書

張楷謂其
進退無所
據

李固遺黃
瘦書

駮駮負笈

沈景為河
間相

起大學

探善定后

河南府張楷謂曰天下有二道出與處也吾前以子之出能輔是君也濟斯民也而子始以不嘗量也之
身怒萬乘之主及其享受爵祿又不聞匡救之術進退無所據矣以處士楊厚黃瓊為議郎時又徵
廣漢今四川成都府漢州楊厚江夏武昌府黃瓊厚至豫陳漢有二百五十年之厄以為戒拜議郎瓊將至李固以
書逆也遺聲之曰伯夷監柳下惠不恭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聖賢居身之所珍也自生民以來善政少而
亂俗多必待堯舜之君此為士行其志終無時矣語曰境曉同曉音也者易缺皎皎明也者易汗盛名之
下其實難副近魯陽今河南南陽府裕州樊君樊被徵初至朝廷設壇席猶待神明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亦無所
缺而毀謗布流應時折滅者豈非觀聽望深聲名太盛乎是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弘此遠
謨令平聲衆人歎服一雪此言耳瓊至拜議郎稍遣尚書僕射數朔上疏言事帝頗採用之固郤合之子也
少好學郤為司徒固改姓名杖去聲特也策馬驅驢負笈及書箱從師不遠千里每到太學密入公府定省醒
不令同業諸生知其為郤子也

己巳四年夏五月桂陽今湖廣郴州獻大珠還之

辛未六年春二月以沈景為河間相

河間今直隸河間府王政傲很不奉法帝以侍御史沈景有彊能擢為

河間相景到國謁王王不正服箕踞坐伸兩足以手殿上侍郎贊拜景時也上聲不為禮問王所在虎

竟士之稱曰是非王耶景曰王不正服常人何別今相謁王豈謁無禮者耶王慙而更服景然後拜出請

王傅責之曰前發京師陛見受詔以王不恭使相簡督諸君空受爵祿曾無訓導之義因捕諸姦人奏案

其罪出冤獄百餘人政遂改節悔過自脩秋九月起太學初安帝薄于藝文博士不復講習朋徒怠

散學舍頽敝鞠為蔬園將作大臣官名掌脩作宗廟殿寢翟宅龡蒲上疏請更脩繕誘進後學帝從之

壬申陽嘉元年春正月立貴人梁氏為皇后帝欲立后而貴人有寵者四人莫知所建議欲探籌

以定僕射夜胡廣等諫曰恃神任筮不必當賢就值其人猶非德選宜參良家簡求有德德同以年年均

以貌稽之典經斷之聖慮帝從之恭懷皇后見上卷弟子乘氏故城在山東兗州府鉅野縣侯商之女選為貴人常特

立老廉限年課試法

左雄限年察舉法

即類災異對

即類條便宜七事

山陽君

被引御從容辭曰夫陽以博施為德陰以不專為義願陛下思雲雨之均澤小妾得免於罪帝由是賢之立以為后夏四月以梁商為執金吾見十六卷冬立孝廉限年課試法議也其議何與廉舉孝而限之年且試家法課賦奏

非初意矣下書增尚書令左雄上疏曰蓋民之道必在用賢用賢之道必在存考黜吏數朔變易則下不為四科甚識之

安業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今俗浸彫敝巧偽滋萌典城百里轉動無當各懷一切為且其慮長久臣愚以為守相長吏有顯效者可就增秩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帝詔悉從之而宦官不便終不能行雄

又言孔子曰四十不惑禮稱強仕曲禮四十請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可察舉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習詩者曰詩家文吏課賦奏賦表副之再往端門殿門正門殿門練其虛實若有茂才異行自可不拘年齒帝從

之令郡國舉孝廉限年四十以上諸生通章句文吏能賦奏乃得應選其有茂才異行若顏淵子奇齊人阿衡魯人君使主東不拘年齒雄亦公直精明能審覈真偽決志行之頃之胡廣出為濟陽故城在山東太守

與諸郡守十餘人皆坐謬舉免黜唯汝南今河南陳蕃潁川封今河南開李膺下邳淮安府今河南陳球等三十餘人得拜郎中自是牧守畏慄莫敢輕舉迄于永嘉帝察選清平多得其人

陽夏袁氏曰古者四十而仕非謂仕必是年也特舉其大限以為言耳且顏淵子奇曠代一有而欲以斯為格不亦偏乎

綱癸酉二年春正月徵郎顛以為郎中不就上名郎顛問以災異顛上章曰三公上應台階即泰階也泰階

凡三星也下同元首政失其道則寒陰反節今之在位競託高虛納累鍾之奉俸亡天下之憂以此消伏災

貴生上興致升平其可得乎因條便宜七事一園陵火災去年閏十二月宜念百姓之勞罷繕脩之役二

立春以後寒陰失節宜采納良臣以助聖化三今年少陽春夏水宜務節約四去年八月勞惑見十八

出入軒轅軒轅十二星宜簡出宮女五去冬有白氣從西方天苑天苑十二趨參森參參為白左足入玉

井星下四井星恐有羌寇宜為備禦六近者白虹貫日宜令中外官司並須立秋然後考事七漢興以來三

百二十九歲於時二蕃宜大蠲法令有所變更王者之法譬猶江河當使易避而難犯書奏特拜郎中辭

病不就蠲封乳母宋娥為山陽今山東君帝帝之立也娥與其謀故封之又封梁商子冀為襄邑今河南

歸德府

歸德府

刑德八柄
張衡請禁
絕圖識

中官養子
肥壽

李固奏記
梁商

郭正稱法
真

周舉勸左
雄

以來彌歷年歲未聞陛下改過之效徒勞至尊暴僕露風塵誠無益也宜出後宮不御之女除太官重膳之費慎官人去貪佞張衡亦言前年京師地震土裂裂者威分震者民擾也願陛下思維所以稽古率舊勿令平刑德八柄柄猶器之有柄也周禮天官冢宰以八柄詔王取羣臣一曰爵以取其貴二曰祿以取其聲三曰刑以取其罪四曰置以取其幸四曰置以取其行五曰生以取其福六曰奪以取其責七曰廢以取其過八曰不由天子然後神望允塞災消不至矣衡又以中興之後儒者爭學圖讖緯詩緯緯詩樂緯孝經緯春秋緯蓋漢末夏賀上疏言圖讖成于哀平哀帝之際皆虛偽之徒以要譽世取資欺罔良之徒為之以為有經必有緯也

世莫肯學而競稱不占之書譽猶畫工惡圖犬馬而好作鬼魅誠以實事難形而虛偽不窮也宜收藏圖讖一禁絕之則朱紫無所眩典籍無瑕玷矣

乙亥四年春二月初聽中官得以養子養子肥壽自書封鄭眾為鄭鄉侯而中官封爵矣于是聽以養子肥壽則德其立己故也私已甚矣特書曰初病漢也商少通經傳謙恭下士辟李固為從事中郎固以商柔和自守不能有所整裁乃奏記數年以來災怪屢見現孔子曰智者見變思形愚者見怪諱名天道無親可為祇畏誠令王綱一整道行中立明公踵伯成之高莊子天地篇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禹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全不朽之譽豈與此外戚凡輩耽榮好位者同日而語哉商不能用

丙子永和元年又十二月以王冀為太尉○以梁冀為河南尹

丁丑二年又十月帝如長安今陝西西安徵處士法真不至扶風今陝西鳳翔府法真博通內外學隱居不仕帝欲致之四徵不屈友人郭正稱之曰真名可得聞身難得見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可謂百世之師者矣

地震○十二月還宮

戊寅三年秋九月詔舉武猛任將帥者初左雄薦周舉為尚書至是雄為司隸校尉舉馮直任將帥

直嘗坐贓受罪舉以此劾奏雄雄曰詔書使選武猛不使選清高舉曰詔書使君選武猛不使君選貪汙也雄曰進君適所以自代也舉曰昔趙宣子晉趙任韓厥韓厥為司馬韓厥戮其僕宣子謂諸大夫曰可

良可稱無所為

徒李固為泰山太守

遣八使分行州郡

張綱埋輪

張綱為廣陵太守

魚遊釜中

賀我矣今君不以舉之不才誤升諸朝不敢阿君以為君羞不寤君之意與宣子殊也雄悅謝曰是吾過也天下益以此賢之是時宦官競賣恩勢唯大長秋見上卷良質清儉退厚及詔舉武猛質獨無所薦帝問其故對曰臣生自草莽長於宮掖既無知人之明又未嘗交知士類昔衛鞅因景監以見有識知其不終卷四今得臣舉者匪榮伊辱是以不敢

辛巳六年秋八月大將軍梁商卒○以梁冀為大將軍不疑冀之為河南尹以周舉為諫議大夫

初梁商疾篤帝親臨幸問以遺言對曰臣從事中郎周舉清高忠正可重任也由是任之久十一月從

荊州刺史李固為泰山太守荊州今湖廣盜起彌年不定以李固為刺史固到遣吏勞去問境內赦寇

盜前冀與之更耕始于是賊帥自縛歸首去固皆原之遣還相招半歲間餘類悉降去秦南陽今河南太守

高賜等贓械賜等重賂梁冀冀為之千里移檄文書而固持之愈急冀遂徙固為泰山今山東太守

時泰山盜賊屯聚歷年郡兵常千人追討不能制固到悉罷遣歸農但選留任戰者百餘人以恩信招誘之未滿歲賊皆歸米敬

壬午漢安元年秋八月遣八使分行州郡許遣杜喬周舉周栩馮美樂巴張綱郭遵劉班分行上

察州郡表賢良顯忠勤其貪汙有罪者刺史二十石驛馬上之墨綬千石六百石以下便輒收舉喬等受

命之部張綱獨埋其車輪于洛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劾奏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無君之心

十五事京師震悚帝雖知綱言直不能用也見上以李固為將作大匠十三杜喬奏李固政為天下第一

故有是命綱以張綱為廣陵太守梁冀恨張綱思有以中傷之時廣陵揚州江南賊張嬰寇亂揚徐見二

五卷間積十餘年乃以綱為廣陵太守綱單車徑詣嬰壘門嬰大驚走閉壘綱於門外罷遣吏兵留十餘

人以書喻嬰請與相見嬰乃出拜謁綱延置上坐譬之曰前後二千石多肆貪暴故致公等懷憤相聚二

千石信有罪矣然公所為者又非義也主上仁聖欲以文德服叛故遣太守來今誠轉禍為福之時也嬰

聞泣下曰荒裔異愚民不堪侵枉相聚偷生若魚遊釜中知其不可久且以喘息須臾間耳今聞明府之

也。如其怠弛，將淪波濤，可不慎乎？夫德不稱，去祿猶鑿墉也。其趾也，以益其高，豈安固之道哉？冀念之以規為下，第拜即中，託疾免歸。冬十月，羣盜發，憲陵。

孝冲皇帝 名炳，順帝太子，在位一年，壽三歲而崩。諡法幼小在位曰冲。

綱乙酉，孝冲皇帝永嘉元年春正月，帝崩。綱徵清和王蒜及渤海孝王子續至京師。大將軍冀白太后，迎續入即位，罷蒜歸國。綱蒜續皆章帝曾孫，蒜為人嚴重，動止有法度。公卿皆歸心焉。而續年八歲，李固謂

梁冀曰：立帝宜擇長年，有德任親政事者。願將軍審詳大計，察周霍之立文宣，周勃立文帝，戒鄧閭之利

幼弱。綱立北鄉侯。冀不從，與太后定策禁中，迎續入南宮，即皇帝位。蒜罷歸國。綱莽懷陵，目太后委政

李固，宦官為惡者，一皆斥遣。而梁冀尤疾之。初，順帝時，除官多不以次，固奏免百餘人。此等遂作飛章，姓

若飛來也。言固離間近戚，自隆支黨，冀以白太后，太后不聽。

孝質皇帝 名續，章帝曾孫，渤海孝王之子，冲帝崩，梁太后立之。在位一年，為梁冀所弒，壽九歲。諡法忠正無邪曰質。

綱丙戌，孝質皇帝本初元年夏四月，詔郡國舉明經，詣太學受業者，歲滿課試，拜官有差。綱自是公卿皆

遣子受業遊學，增盛至三萬餘生。綱海水盜。綱閏六月，大將軍冀進毒弒帝。白太后，策免太尉固，迎彘。里

吾倭志入即位。太后猶臨朝。綱然使力不能勝，則擊其罪於天下，死之可也。法之可也。烏有大行冥駕，明

知鳩毒致禍，而可付之不問者乎？李固杜喬諸人，忠有餘而識不足，不明春秋之義，死而無補。太后雖未

立之後，又書太后猶臨朝。綱帝少而聰慧，嘗因朝會，目梁冀曰：此跋扈戶將軍也。綱跋扈猶言彊梁也。扈，

太后雖欲自免，其可得乎？綱帝少而聰慧，嘗因朝會，目梁冀曰：此跋扈戶將軍也。綱跋扈猶言彊梁也。扈，

先者跳跋，籬魚而出，故言跋扈也。綱冀深惡之，使左右置毒于煮餅，以進帝。苦煩甚，召李固固入前問帝

曰：食煮餅腹悶，得水尚可活。冀曰：恐吐不可飲水。語未絕，而崩。固伏尸號哭，推也。綱舉也。侍醫議立嗣

固與司徒胡廣司空趙戒先與冀書曰：先世廢立未嘗不詢訪公卿，廣求羣議，令聲上應天，心下合眾，望

國之興衰，在此一舉。冀乃召百官入議，固廣戒及大鴻臚杜喬皆以為清河王蒜明德著聞，又屬最尊親，宜立為嗣。中常侍曾騰夜往說冀曰：將軍秉攝萬幾，賓客縱橫，多有過差。清河嚴明，若果立則將軍受福。

李固請立年長有德太后委政李固

海水溢

字註不明春秋之義跋扈將軍

獨固喬守
本教

終金身矣金

矣不如立蠡吾今直隸保定府蠡縣侯名志平原王翼子時太后欲宣貴可長保也翼然其言明日重會公卿翼意

氣凶凶廣戒懼憚曰惟大將軍令獨固喬守本議冀厲聲罷會說太后策免固迎蠡吾侯志入南宮即位

時年十五太后猶臨朝

致堂胡氏曰人臣之罪無加於此君李固身位三公親聞質帝餅腹問得水尚可活之言而見梁冀斷不與水之事當即時請太后出御前殿名三公中二千石列侯司隸期門羽林士大會庭中推冀尚食窮問病狀可期盡得罪人致于廷尉凡與謀者殺無赦焉自建明德策立清河有崇朝而漢祚復陸天下定矣雖梁冀久握兵權然事出倉卒既躬為大道名在弑君其下未必人人服從出一紙詔書論以逆順衆決不動計不出此方且伏尸號哭一再致書比三日間冀策書已立則雖有仲尼之智周公之才亦無及矣呼可歎哉

細 秋七月葬靜陵在河南南府

細 九月追尊河間孝王平原王翼父為孝穆皇蠡吾先侯即平原王翼曰孝崇皇冬十月尊母厘氏為博園貴人

孝桓皇帝名志章帝曾孫蠡吾侯翼子賈帝崩梁冀立之在位二十一年壽三十六歲而崩諡法克敵服遠曰桓○是時梁冀雖除五侯肆虐賢人君子忠憤激烈卒成黨錮之禍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其是之謂乎

細 丁亥孝桓皇帝建和元年春正月朔日食○三月黃龍見現譙故城在江南夏四月地震

杜喬為太尉自李固之廢內外喪氣羣臣側足而立唯喬正色無所回撓由是朝野皆倚望焉秋論定策功益封梁冀萬三千戶又封其子弟及宦者劉廣等皆為列侯○八月立皇后梁氏東漢之策書倫序亦少乖矣故異其文異其文者所以異其事也九月地震策免太尉喬立貴人某氏又十一月貶清河王

蒜為尉氏侯徙桂陽蒜自殺下李固杜喬獄殺之宦者唐衡左官管等共譖杜喬帝亦怨之會劉文等謀共立清河王蒜叔其相謝嵩殺之蒜坐貶爵為尉氏今河南開封侯徙桂陽見上自殺梁冀因誣李固

杜喬云與文交通收固下獄固死獄中冀使人脅杜喬使自引決喬不聽收繫之亦死獄中

遂昌尹氏曰李固杜喬之死人皆寃之二君誠忠于漢有然冀負試逆之誅二君不能聲其罪於天下隱忍而死故綱目於此皆不書其故官哀其不達大臣之義失其職也

細 己丑三年夏四月晦日食○秋八月有星孛于天市○大水○九月地震山崩

細 前朗陵侯相荀淑卒年前官淑少博學有高行李固李膺等皆師宗之嘗舉賢良對策譏刺貴幸梁冀忌之出為朗陵

銀賢也

卒

卒

卒

日食正旦
夢龍見譙

梁冀殺李
固杜喬

朝後神君
苗氏八龍
高陽里
得御李君

陳寔過則
稱已

我家性

太無早白

襄城君
張陵劾梁
冀

見二十一相泣事明治稱為神君有子八人儉親哀靖嘉導江爽肅勇並有名稱時人謂之八龍穎陰
卷十二
故城在河南今宛康更耕命其里舊名西豪曰高陽見一卷許州城內在開封府膺性簡元唯以淑為師以同郡陳寔
開封府陳州今宛康更耕命其里舊名西豪曰高陽見一卷許州城內在開封府膺性簡元唯以淑為師以同郡陳寔
為友爽嘗謁膺因為其御既還喜曰今日乃得御李君矣寔出單微同郡鍾皓以篤行稱九辟舉公府
年輩遠在寔前引與為友皓為郡功曹辟司徒府太守高倫問誰可代卿者皓曰明府欲必得其人西門
亭長陳寔可倫從之中常侍侯覽託倫用寔寔懷檄文書請見曰此人不宜用而覽不可違寔乞從外署
不足以為明德于是鄉論怪其非舉寔終無所言倫後被徵皓乃謂人曰吾前為侯常侍用吏陳君密持
教還而於外白署陳君可謂善則稱君過則稱己者也寔固自引愆由是天下服其德後為太丘歸德府
縣長脩德清靜百姓以安鄰縣民歸附者寔輒訓導令還本司官行上聲部吏慮民有訟者白欲禁
之寔曰訟以求直禁之理將何申亦竟無訟者以沛相沛國賦歛違法解印綬去吏民追思之皓素與淑
齊名膺常歎曰苗君清識難尚鍾君至德可師皓兄子瑾好學慕古有退讓風與膺同年俱有聲名其母
膺之姑也膺祖太尉膺常言瑾以我家性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復以膺妹妻之膺謂瑾曰弟何
太無早白謂不區別是非邪瑾以白皓皓曰國武子春秋齊大夫國好招橋人過以致怨惡如字○左傳成公
千聲孟子鮑牽見之告武子武子名慶克而謂之慶克以告孟子今豈其時邪必欲保身全家爾汝道
孟子訴於靈公而刑鮑牽明年殺國佐于內宮○聲孟子靈公夫人今豈其時邪必欲保身全家爾汝道
為貴

度夏和平元年春正月太后歸政二月崩○三月帝還北宮○葬順烈皇后○封大將軍冀妻孫喜為
襄城見上卷君夏五月尊博園臣貴人曰孝崇后

辛卯元嘉元年春正月朔尚書張陵劾大將軍冀詔罪以俸贖非日食不書疏朔此其書朔何罪冀
冀帶劍徑入無人臣禮罪款大馬故罪未有書所劾者特舉尚書張陵嘉舉職也而詔以俸贖失刑甚矣
直書議之是故書十二月晦所以見武帝殺寶嬰之忍書正月朔所以見桓帝罰梁冀之寬一字之筆削
嚴書武帝殺寶嬰見目羣臣朝賀大將軍冀帶劍入省尚書張陵叱出敕羽林虎賁○皆殿奪劍冀跪
兵十三卷十七

謝陵不應即劾奏冀請廷尉論罪有詔以一歲俸贖百僚肅然河南尹不疑梁冀嘗舉陵孝廉謂曰舉君
謝陵不應即劾奏冀請廷尉論罪有詔以一歲俸贖百僚肅然河南尹不疑梁冀嘗舉陵孝廉謂曰舉君

綱鑑易知錄
漢桓帝
三十一原卷二十三 二十六至三十二

綱鑑易知錄
漢桓帝
三十一原卷二十三 二十六至三十二

張奐破降
白奴

張奐以酒
醉地

穎川四長

梁冀伏誅

富於季孫呼噲則令伊顏伊顏淵化為桀跖盜跖而穆獨元然不顧身害非惡榮而好辱惡生而好死也徒感王綱之不振懼天網之久失故竭心懷憂為上深計臣願黥首繫趾代穆校作帝乃赦之

綱乙未永壽元年秋南匈奴左莫鞬郁鞬臺耆等反屬國都尉張奐擊破降之南匈奴左莫鞬王號臺耆也等反東羌復舉種應之安定今陝西平涼府屬國都尉張奐初到職壁壘中唯有二百許人聞之即勒兵出軍吏叩頭爭請止之不聽遂進屯長城收兵遣將王衛招誘東羌因據龜茲龜茲國人來降附者使匈奴不得交通東羌諸豪遂相率與奐共擊莫鞬等破降之羌豪遺去聲奐馬二十匹金錄渠金八枚奐以酒醉類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還之前此入部尉率好貨財為羌所患若及奐正身潔己無不悅服威化大行

綱丙申一年秋以韓韶為羸長邑長耳何以公孫舉等聚眾至三萬人寇青兗徐州今山東青州府兗州府江南徐州討之連年不克尚書選能治劇極者也者以韶為羸故城在南府泰安州界長賊聞其言相戒不入境流民萬餘戶入縣界詔開倉賑之主者爭不可韶曰長活溝壑之人而以此伏罪念笑入地矣韶與同郡荀淑鍾皓陳寔俱穎川人皆嘗為縣長以德政稱時人謂之穎川今河南開封府許州四長

綱戊戌延熹元年夏五月晦日食日太史令陳授陳日食之變咎在梁冀冀收考授死於獄中帝由是怒冀

己亥二年秋七月皇后梁氏崩○葬懿德皇后于懿陵綱八月大將軍梁冀伏誅太尉胡廣司徒韓續行司空孫朗皆以罪免為庶人於是國冀第冀自殺書伏誅立其罪也冀書伏誅廣等書以梁氏七

侯二后六貴人三大將軍卿將尹校五十七人冀專擅威柄凶恣日積秉政幾二十年以私憾殺人甚眾威行內外天子拱手鄧香妻宣生女猛香卒宣更適孫壽梁冀舅梁紀壽引猛入掖庭為貴人冀因認為己女遣客殺宣登屋欲入宣家覺之馳入白帝帝大怒因如廁獨呼小黃門史唐衡問左右與外舍不相

得者誰乎衡對單善超左官管與梁氏有隙徐璜貝瑗願亦忿疾之於是帝呼超超入室定議帝蓋超賢

漢桓帝

三十二原卷二十四 一至四

綱 盜易知錄

漢桓帝

出血為盟冀心疑之使中黃門張揮入宿以防其變瑗收揮請帝御前殿使尚書令尹勳持節勒承郎以下皆操兵守省閣始欲諸符節送省中使瑗將廐駒虎賁羽林都候飲戰士合千餘人與司隸張彪共

圍冀第收大將軍印綬冀壽皆自殺悉收梁氏孫氏無長少皆棄市胡廣韓縝孫朗皆坐阿附減死免為庶人故吏賓客免黜者三百餘人朝廷為去聲空百姓稱慶收冀財貨縣官斤棄也不賣謂不用而合三十

餘萬萬以充王府用減天下租稅之半散其苑囿以業窮民經立貴人鄧氏為皇后追廢梁后為貴人經封宦者單超等五人單超唐衛左為列侯目世謂之五侯綱以黃瓊為太尉目時新誅梁冀天下想望異

政瓊首居公位乃舉奏州郡貪汙死徙十餘人辟汝南今河南汝寧府范滂滂少厲清節嘗為清詔使按察冀州今北直真定府冀州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守令贓汙者皆望風解印綬去奏權豪之黨二十餘人尚書

責滂所劾狠委多對曰臣聞農夫去聲上嘉穀必茂忠臣除姦王道以清尚書不能詰綱徵處士徐穉姜肱袁閔韋著李曇潭皆不至明發梁冀雖誅而姦幸充斥此豈可為之時尚書令陳蕃薦五處士以安車

車以蒲裏輪玄纁見上卷徵之不至穉豫章今江西南昌府人家貧嘗自耕稼非其力不食恭儉義讓所居服其德屢辟壁朝廷名曰徵之不至穉豫章今江西南昌府人家貧嘗自耕稼非其力不食恭儉義讓所居服其

一榻去則懸之穉雖不應諸公之辟然其聞死喪輒負笈見上卷赴吊常豫炙一雞以酒漬恣綿一兩暴僕乾干裏之到冢墓道外以水清緝白茅藉薦也藉以白飯以雞置前醢酒也祭畢留謁名曰謁姓不

見喪主而行肱彭城徐州人與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友著聞常同被而寢嘗俱詣郡夜遇盜欲殺之肱曰弟年幼父母所憐又未聘娶願殺身濟弟季江曰兄年德在前家之珍寶國之英俊乞自受戮以代

兄命盜兩釋焉但掠奪衣資而已既至郡中見肱無衣服怪問其故肱託以他辭終不言盜盜聞而感悔就肱叩頭謝罪還所掠物肱不受勞去以酒食而遣之既徵不至詔圖其形狀肱卧于幽閭以被韜面言

肱疾畏風工竟不得見闕汝南見上人安之玄孫也苦身修節以耕學為業著京兆今陝西西安府人隱居講授

曇穎川見上人繼母酷烈曇奉之謹帝又徵安陽今陝西漢中府漢陰縣魏桓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夫干祿求進所

五侯
以黃瓊為
太尉

慨然有澄
清天下之
志

持說一編

妾脫兄弟
同被而殺

形圖姜肱
形狀

殺李雲杜

李雲露布
上書

帝欲不諱
以單超為
車騎將軍

岱山及博
尤來山裂
滅倭賣官

劉寵一錢

陳蕃諫獵
三空之危

以行其志也。今後宮千數其可損乎。廐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權豪其可去乎。皆對曰不可。桓乃慨然歎曰：使桓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故遂隱身不出。

綱封皇后。兄子鄧康。宦者侯覽等為列侯。殺白馬。令李雲、弘農掾現杜眾。帝既誅梁冀，故舊恩私多受封爵。封后兄子康、東皆為列侯。宗族皆列校。郎將賞賜鉅

萬。侯覽上縑五千匹，封高鄉。縣名，實侯又封小黃門八人為鄉侯。自是權勢專歸宦官矣。五侯見上尤

貪。織傾動中外。時災異數見。現白馬，故城在直隸大名府滑縣西。今李雲露布，諸視聽也。上書移副。本三府公

之曰：梁冀雖恃權專擅，虐流天下。今以罪行誅，猶各家臣搤殺之耳。而猥封謀臣萬戶以上。高祖聞之，得

無見非。西北列將得無解體。帝者諱帝也。春秋運斗樞曰：帝者，今官位錯亂，小人諂進財貨，公行政化日

損。是帝欲不諱乎。帝怒，逮見十卷十九。雲送獄，使管霸考之。弘農今河南河南掾杜眾傷雲以忠諫，獲罪。上書

願與雲同死。帝愈怒，并下之獄，皆死獄中。**綱**冬十月，以宦者單超為車騎將軍。以陳蕃為光祿勳。**綱**以

爰延為五官中郎將。帝問侍中爰延：朕何如。主對曰：陛下為漢中主。帝曰：何以言之。對曰：尚書令陳蕃

任事則治。中常侍黃門與政，則亂。是以知陛下可與為善，不可與為非。帝曰：敬聞闕矣。拜五官中郎將。

綱辛丑四年春正月，南宮嘉德殿火。○二月，武庫火。○夏，以劉矩為太尉。○五月，有星孛于心

兩去雷。○六月，地震。岱山東嶽泰山及博尤來山裂。岱山，非小變矣。書山裂始此。秋七月，減百官奉。賈特

從人求。王侯半租賣關內侯以下官。**綱**九月，以劉寵為司空。自寵嘗為會稽今浙江太守，除煩苛，禁非

物，人求。法郡中大治，被徵有五六老叟自若。邪邪，山名，在紹興府山陰縣東南。山谷間出人人，每齋百錢送寵。曰：山谷鄙生，未嘗

識郡朝。他守時吏發求，取求。民間至夜不絕，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

見吏。年老遭值，聖明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耶勤苦父老為聲。人選一大錢

受之。

綱癸卯六年冬十月，上較獵廣成苑。苑名，在河南汝州西。遂至山林苑。在陝西西安府渭南縣。目陳蕃上疏諫曰：安平之時，遊畋

宜有節。况今有三空之危哉。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加之兵戎未戢，四方離散，是陛下焦心毀顏，坐以待

且之時也。豈宜揚旗擢武聘心與馬之觀乎。不肖。

綱甲辰七年春二月，康去鄉侯黃瓊卒。瓊薨，諡曰忠。四方名士會其葬者六七千人。初瓊教授於家。

徐穉從之，咨訪大義及瓊貴，穉絕不復交。至是往弔，進爵哀哭而去。人莫知者。諸名士曰：必徐穉子也。於

是選能言者，陳留今河南開封府陳留縣茅容輕騎追及為去聲沽酒，市肉穉為飲食，容問國家事，穉不答。更問稼穡

穉乃答之，容還以語去聲諸人，或曰：可與言而不與言，孺子其失人乎？太原今山西太原府郭泰曰：不然。孺子之為

人清潔高廉，飢不可得食，寺寒不可得衣，去聲而為季偉字容，飲食此為己知。季偉之賢故也。所以不答國

事者，是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泰博學善談論，初游雒陽，時人莫識，陳留符融一見，嗟異，因以介為編

傳於河南尹李膺，膺與為友，後歸鄉里，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去聲膺唯與泰同舟而濟，泰性明知人好

獎訓，士類茅容年四十餘，耕於野，與等輩避雨樹下，眾皆夷踞，容獨危坐，泰見而異之，因請寓宿，旦日容

殺雞食，寺母餘半皮，雞上聲為之以藏食物，置自以草蔬與容，曰：飯返泰曰：卿賢哉，遠矣。郭林宗字泰猶減三牲之

具以供賓，祿而卿如此，乃我友也。起對之揖，勸令平從學，鉅鹿今直隸順德府鉅鹿縣孟敏荷去聲甑墮地，不顧而去。

泰見問之，對曰：甑已破矣，視之何益？泰以為有分，決亦勸令游學，陳留申屠蟠為漆工，今河南開封府鄆陵縣

庾乘為門士，泰奇之，後皆為名士。自餘或出於屠沽，卒伍因泰獎進成名者甚眾。或問范滂曰：郭林宗何

如人？滂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他。泰舉有道不就，或勸之，任泰曰：吾

夜觀乾象，晝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吾將優游卒歲而已。然猶周旋京師，誨誘不息。徐穉以書戒之

曰：夫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為栖栖西不遑寧處？泰感悟曰：謹拜斯言，以為師表。濟陰今山東黃允以

雋才知名，泰見而謂曰：卿高才絕人，足成偉器。然當深自匡持，不然將失之矣。後司徒袁隗委欲為從女

求姻，見允歎曰：得婿如是足矣。允聞而黜遣其妻，妻請大會宗親，數上允隱慝而去。允由是廢陳留，留仇香

茅容遺徐穉

符融一見嗟異

李郭同舟

茅容殺雞食

孟敏墮甑不顧

范滂論郭泰

徐穉以書戒郭泰

黃允遣妻

仇香為蒲亭長

弟就學

賑恤窮寡

暮年大化

民有陳元

獨與母居

母詣香告元不孝

香告元不孝香親到元家為陳人倫譬以禍福元

弟就學賑恤窮寡暮年大化民有陳元獨與母居母詣香告元不孝香親到元家為陳人倫譬以禍福元

弟就學賑恤窮寡暮年大化民有陳元獨與母居母詣香告元不孝香親到元家為陳人倫譬以禍福元

弟就學賑恤窮寡暮年大化民有陳元獨與母居母詣香告元不孝香親到元家為陳人倫譬以禍福元

弟就學賑恤窮寡暮年大化民有陳元獨與母居母詣香告元不孝香親到元家為陳人倫譬以禍福元

弟就學賑恤窮寡暮年大化民有陳元獨與母居母詣香告元不孝香親到元家為陳人倫譬以禍福元

弟就學賑恤窮寡暮年大化民有陳元獨與母居母詣香告元不孝香親到元家為陳人倫譬以禍福元

弟就學賑恤窮寡暮年大化民有陳元獨與母居母詣香告元不孝香親到元家為陳人倫譬以禍福元

弟就學賑恤窮寡暮年大化民有陳元獨與母居母詣香告元不孝香親到元家為陳人倫譬以禍福元

弟就學賑恤窮寡暮年大化民有陳元獨與母居母詣香告元不孝香親到元家為陳人倫譬以禍福元

弟就學賑恤窮寡暮年大化民有陳元獨與母居母詣香告元不孝香親到元家為陳人倫譬以禍福元

弟就學賑恤窮寡暮年大化民有陳元獨與母居母詣香告元不孝香親到元家為陳人倫譬以禍福元

弟就學賑恤窮寡暮年大化民有陳元獨與母居母詣香告元不孝香親到元家為陳人倫譬以禍福元

弟就學賑恤窮寡暮年大化民有陳元獨與母居母詣香告元不孝香親到元家為陳人倫譬以禍福元

弟就學賑恤窮寡暮年大化民有陳元獨與母居母詣香告元不孝香親到元家為陳人倫譬以禍福元

陳元不罰而化
鷹鷂不台
鷹鷂

感悟卒為孝子考城令王與署香主簿謂之曰聞在清亭陳元不罰而化得無少鷹鷂左傳文公十八年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志邪香曰以為鷹鷂不若鸞鳳故不為也與曰枳似情棘小葉叢非鸞鳳所集百里非大之逐鳥雀也
賢之路乃以一月俸資香使入太學與符融比室融賓客盈室香常自守融謂之曰今英雄四集志士交結之秋香正色曰天子設太學豈但使人遊談其中邪高揖而去融以告郭泰因就房謁之泰嗟歎起拜

林下曰君泰之師非泰之友也

遺左信祠老子

乙巳八年春正月遣中常侍左信管之苦怙縣故城在江南州祠老子史記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諡曰明

楊東三不惑

周守藏室人主崇道教始此故謹書之廢皇后鄧氏幽殺之帝多內寵鄧后驕忌廢送暴室見十二十以憂死明年而有親祠濯龍之書矣夏五月太尉東乘卒以劉瑜為議郎秉清白寡欲嘗稱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秉既沒

破柱取朔

所舉賢良劉瑜乃至拜為議郎秋七月以陳蕃為太尉九月地震立貴人鄧氏為皇后后竇融之玄孫武女拜武為特進封槐里今陝西西安侯以李膺為司隸校尉時小黃門張讓弟朔為野王

登龍門

即殺之自此諸宦官皆鞠躬屏兩氣休沐見十七卷不敢出宮省帝問其故並叩頭泣曰畏李校尉時朝廷日亂紀綱頽弛而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云以劉寬為尚書令

蒲鞭示容

寬歷典三郡溫仁多恕雖在倉卒猝未嘗疾言遽色吏民有過但令蒲鞭罰之示辱而已終不加苦有功善推之於下有災異則引躬自責每見父老慰以農里之言少年勉以孝弟之訓人皆悅而化之

前炎對策

丙午九年春正月朔日食詔舉至孝太常趙典所舉至孝荀爽對策曰昔者聖人建天地之中而謂之禮禮者所以興福祥之本止禍亂之原也眾禮之中婚禮為首陽性純而能施陰體順而能化以禮濟

樂節宣其氣故能豐子孫之祥致老壽之福臣竊聞後宮采女六千侍使復在其外空賦不辜之民以供無用之女百姓窮困於外陰陽隔塞於內故感動和氣災異屢臻臣愚以為諸未幸御者一皆遣出使成

配合此誠國家之大福也詔拜郎中以皇甫規為度遼將軍見二十一規欲求退數朔上病不見聽

胡芳不問
皇甫規
河水清

鄉人謠

甘陵南北
二部詰

學中語

公卿履履
到門

此亦獨上

會友人喪至規越界迎之因令平客密告并兵州今山西太原府刺史胡芳言規擅遠軍營當急舉奏芳曰威明

規欲避第任途欲歸宅歸之徒故激發我耳吾當為朝廷愛才何能申此子計邪遂無所問夏四月河水

清清於桓世其為不祥也審矣綱目書河清二皆亂季也自漢桓延熹高齊見三帝親禘老子于

濯龍宮書法見十秋七月殺南陽太守成瑨晉太原太守劉瓚質捕司隸校尉李膺太僕杜密部黨二

百餘人下獄遂策免太尉著此有權衡矣是故書公忠責之者識其矯激皆一編之論也綱目于

子亦不得不分受其咎矣初帝為蠶吾侯見上卷受學於甘陵府清河縣平周福及即位擢福為尚書

時同郡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為去之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植因師獲印周仲進福二家賓客互相讖瑞

遂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汝南今河南太守宗資以范滂為功曹南陽今河南

太守成瑨以岑晊質為功曹皆委心聽任使之褒喜糾違肅清朝府於是二郡為之謠曰汝南太守范孟

博南陽宗資南陽主書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今河南河南成瑨弘農但坐嘯大學諸生三萬餘

人郭泰賈彪為其冠賈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膺不畏彊禦臣陳

仲舉著天下俊秀王茂叔揚於是中外承風競以臧否比相尚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履音徒履不

著跟曳之而到死南陽府有富賈古張汎恃後宮中官用勢縱橫岑晊勸瑨收捕既而遇赦瑨竟誅

之後乃奏關小黃門晉陽今山西太原趙津貪橫放恣太原太守劉瓚亦於赦後殺之於是侯覽使汎妻

上書訟冤宦官因緣譖訴璿璿帝大怒徵下獄有司承旨奏當棄市山陽今山東兗州府太守翟超以張儉為督

郵卷十六侯覽家在防房山名在兗東殘暴百姓大起望家儉舉奏覽破其家宅籍沒資財徐璜兄子

宣為下邳安今河南州令求故汝南太守李嵩高上女不得遂將吏卒至嵩家載其女歸射石殺之東海

今淮安今河南州令求故汝南太守李嵩高上女不得遂將吏卒至嵩家載其女歸射石殺之東海

府海州相黃浮收宣家屬無少長悉業棄市於是宦官訴冤帝大怒超浮並坐兇刺刺輸作陳蕃與

司空劉茂共諫請四人罪帝不悅茂不敢復言著乃獨上疏曰今寇賊在外四支之疾內政不理心腹之

患臣寢不能寐食不能飽實憂左右日親忠言日疎內患漸積外難方深小家畜產百萬之資子孫尚恥

裏格上疏

賈彪不納
岑旺

賈父所生

張成善風
角

陳蕃不貢
平署

陳寔請囚

失其先業况乃產兼天下受之先帝而欲懈怠以自輕忽誠不愛己不當念先帝得之勤苦邪劉瓚成瑨
誠心去惡而令伏歐乃刑人翟超黃浮奉公不撓並蒙刑坐昔由屠嘉召責鄧通見十二董宣折辱公主

見二十一卷文帝從而請之光武加以重賞未聞二臣有專命之誅陛下深宜割塞近習與政之源引納尚書

朝省之士簡練清高斥黜佞邪則天和於上地治於下矣帝不納宦官由此疾蕃彌甚選舉奏議軌以中

詔謹卻長吏已下多至抵罪平原今山東濟南府裏格上疏曰臣聞皇天不言以象設教臣竊見太微天庭五帝

之坐而金火罰星揚光其中於占天子凶又俱入房心法無繼嗣前冬大寒竹柏傷枯臣聞於師曰柏傷

竹枯不出三年天子當之今春夏霜雹大雨雷電臣作威作福刑罰急刻之所感也劉瓚成瑨志除姦邪

而還加考逮二公乞哀而嚴被譴讓漢興以來未有拒諫誅賢用刑太深如今日者也按春秋以來及古

帝王未有河清臣以為河者諸侯位也清者屬陽濁者屬陰河當濁而反清者陰欲為陽侯欲為帝也唯

京房見十七易傳曰河水清天下平今天垂異地吐妖人癘疫二者並時而有河清猶春秋麟不當見現

而見孔子書之以為異也見四卷願賜清問極盡所言書奏不省尚書奏稽違經誣上司寇論刑瑁瓚竟

死獄中岑旺逃竄親友競匿之賈彪獨閉門不納曰傳左言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公孝以要君致釁自遺

其咎吾可容隱之乎旺竟獲免彪嘗為新息今河南汝長小民困貧多不養子彪嚴為其制與殺人同罪

城南有盜劫害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案驗現吏欲引南彪怒曰賊寇害人此則常理母子相殘

逆天違道遂驅車北行案致其罪賊聞之亦面縛自首去數年間人養子者以千數曰此賈父所生也皆

名之為賈河內今河南懷慶府河內縣張成者善風角見上卷推占當赦教子殺人李膺收捕逢宥竟案殺之宦官

教成弟子牢脩上書告膺等養太學遊士共為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

見十卷十九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業經三府太尉司徒司空陳蕃卻之曰今所案者皆海內人譽憂國忠公之臣
此等猶將十世宥也豈有罪名不彰而致收掠者乎不肯平署連署帝愈怒遂下膺等北寺獄屬黃辭連
太僕杜密及陳寔范滂之徒二百餘人或逃遁不獲皆懸金購募使者四出寔曰吾不就獄眾無所恃乃

綱鑑目易知錄

卷五

漢桓帝

三十五原卷二十四 十四至十七

皇甫規取不與黨人

李杜

劉勝自同寒蟬

地裂

賈彪說實霍實武申救黨人

范滂獄辭

范滂不謝霍誨

往請囚陳蕃復上書極諫帝諱其言切託以辟召非人策免之時黨獄所染皆天下名賢皇甫規自以西

州豪傑規陝西平涼府平涼縣人恥不得與預乃自上言臣前薦故大司農張奐是附黨也太學生張鳳等上書訟臣

延熹五年下皇甫規獄論左校太是為黨人之所附也臣宜坐之朝廷不問密素與李膺名行相次時

學生張鳳等三百餘人詣闕訟之人謂之李杜嘗為北海今山東青州府相行春到高密今山東萊州府高密縣見鄭玄為鄉嗇夫掌聽訟知其異器即署郡職

遣就學卒成大儒去官還家每謁守令多所陳託同郡劉勝亦自蜀郡今四川成都府告歸鄉里閉門掃軌開其

掃除讞述示不與人文也無所干及大守王昱欲謂曰劉季陵勝清高士公卿多舉之者密對曰劉勝位為大夫見禮

上賓而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情惜己自同寒蟬寂寞無聲也此罪人也今志義力行之賢而密違之違道失

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賞刑得中去聲令問同問聲休揚不亦萬分之一乎昱慚服待之彌厚以實武為

城門校尉目武在位多辟名士清身疾惡禮賂不通妻子衣食裁足而已得兩宮賞賜悉散與太學諸生

及蓋與也施貧民由是眾譽歸之

綱丁未永康元年夏五月地裂○是月晦日食六月赦黨人歸田里禁錮終身陳蕃既免朝臣震慄

莫敢復為黨人言者賈彪曰吾不西行大禍不解乃入洛陽說實武及尚書霍誨誨等使訟之武上疏曰

膺等建忠抗節志經王室此誠陛下稷同伊呂之佐而虛為姦臣賊子所誣在天下寒心海內失望唯

陛下留神澄宥時見理出以厭烟平人鬼喁喁向也之衆口心書奏霍誨亦為表請帝意稍解使中常侍

王甫就獄訊黨人甫詰之曰卿等更相拔舉迭為屠菑其意如何范滂曰滂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

汗謂王政之所願聞不謂更以為黨身死之日願埋滂於首陽山見二卷側上不愧皇天下不愧夷齊甫

愍然為之改容乃得並解桎梏膺等又多引宦官子弟宦官懼請帝以天時宜赦遂赦改元黨人二百餘

人皆歸田里書名三府禁錮終身滂往候霍誨而不謝或讓責也之滂曰昔叔向不見祁奚左傳襄公二十

治樂盈之黨囚叔向祁奚為言諸宣子而免之祁奚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二年晉范宣子

亦不告免焉而朝言叔向不告謝祁奚即往朝君明祁奚為國非為己也吾何謝焉滂歸汝南見上南陽

見同士大夫迎之者車數千兩鄉人殷陶黃穆侍衛於亭應對賓客滂曰是重吾禍也遂遁還初詔書下

平原自無
海盜

舉鉤黨其黨引郡國所奏多至百數唯平原見十四相史弼獨無所上詔書迫切州郡疑答掾史從事坐傳
舍責曰青州今山東六郡其五有黨平原何治而得獨無弼曰先王疆理天下畫界分境水土異齊去聲
不同科也周禮五齊者水風俗不同他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誣陷良善則平原之人
火木金土立者不相入也相入也秋八月巴郡重慶府今四川言黃龍見現大水海盜冬十二月帝崩尊
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

致堂胡氏曰桓帝所厚者中官所悅者女寵唯此兩途耳爰延中主之對謂帝可與為善者亦誘掖之言耳陳蕃雖嘗為尚書忠言屢進十不納一中常侍黃門放縱自如安得言陳蕃任事則治也

爰延見上六

遣使迎解濟亭在直隸真定府開陽縣侯宏詣京師竇武名侍御史河間今直隸河間府劉儵攸問以國中宗室之賢

者儵稱孝王河間王開陽縣曾孫宏開生解濟亭侯救武白太后定策禁中以儵守光祿大夫持節奉迎時年

孝靈皇帝名弘章帝玄孫解濟亭侯長之子也桓帝無嗣竇太后立之在位二十二年壽三十四歲而崩

於是虺蜴雖除而虎狼入室矣

綱 戊申孝靈皇帝建寧元年春正月以竇武為大將軍陳蕃為太傅與司徒胡廣參錄尚書事○解濟亭

侯宏至入即位○二月葬宣陵城東北閏月追尊皇祖為孝元皇夫人為孝元后考為孝仁皇尊母

董氏為慎園貴人綱夏五月朔日食○六月大水錄定策功封竇武為聞喜今山西平陽府聞喜縣侯封陳蕃

為高陽鄉封河南開州侯不受綱秋九月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奏誅宦者曹節等節等殺之遂遷太后於

南宮以利害言之蓄武幾事不密遂至禍延國家誠可深惜然綱目於二人則書其官於宦者則書奏

漢始終無可為之理不幸二人忠有餘而謀不足耳雖然書太傅則見上公之尊書大將軍則見本兵之

重以辨相大臣合謀協力而不能去乃錮之賜初竇太后之立也陳蕃有力焉及臨朝政無大小皆委

非徒無益貽患愈添人主觀此蓋亦謹其微哉綱初竇太后之立也陳蕃有力焉及臨朝政無大小皆委

於蕃蕃與竇武同心戮力以獎王室徵天下名賢李膺杜密尹勳劉瑜等皆列於朝廷與共參政事於是

天下之士莫不延頸想望太平而帝乳母趙婕妤及諸女尚書旦夕在太后側中常侍曹節王甫等共相

綱 盜易口條

卷五

漢靈帝

三十六原卷二西 十八至三十二

陳實奏錄
官者
曹節殺陳
實

陳實同心
戮力

朋結諸事太后太后信之數朔出詔命有所封拜蓄武疾之嘗共會朝堂蓄私謂武曰曹節王甫操弄國柄濁亂海內今不誅之後必難圖武深然之蓄大喜以手推席而起武乃引尚書令尹勳共定計策會有

日食之變蓄謂武曰昔蕭望之困一石顯卷十七况今石顯數十輩乎蓄以八十之年欲為將軍除害今可因此斥罷宦官以塞天變武乃白太后曰故事黃門常侍但當給事省內門戶主近署財物耳今乃使

與政事任重權子弟布列專為貪暴天下匈匈正以此故宜悉誅廢以清朝廷太后曰故事世有宦官但當誅其有罪者豈可盡廢邪時中常侍管霸頗有才略專制省內武先白收霸及蘇康等皆坐死武復數

白誅節等太后猶豫見卷九未忍蓄上疏言侯覽曹節公乘複昕欣王甫鄭颯立等與趙夫人諸尚書並亂天下今不急誅必生變亂願出臣章宣示左右并令天下諸姦知臣疾之太后不納八月太白犯房之

上將入太微劉瑜惡之上書皇太后曰素占書宮門當閉將相不利姦人在主傍願急防之又與武蓄書勸以速斷大計於是武蓄以朱寓為司隸校尉劉祐為河南尹虞祈為雒陽令奏免黃門令魏彪以所親

小黃門山冰代之收長樂皇太后尚書鄭颯送北寺獄屬黃蓄曰此曹輩子便當收殺何復考為武令冰與尹勳雜考辭連曹節王甫勳冰即奏收節等使劉瑜內納奏九月武出宿歸府典中書者先以告長樂

五官史朱瑀與瑀盜發武奏罵曰汝縱者自可誅耳我曹何罪而當盡見族滅因大呼曰陳蕃實武奏白太后廢帝為大逆乃夜召所親共恭普等十七人歃血共盟曹節請帝出御前殿拔劍踊躍趙婕等擁衛

左右閉諸禁門尚書官屬挾以白刃使作詔版木簡為之拜王甫為黃門令持節至北寺獄收勳冰殺之出還兵劫太后奪璽綬使颯等持節收武等武馳入步兵營召會北軍五校五營士數千人屯都亭

下令軍士曰黃門常侍反盡力者封侯重賞陳蕃聞難將官屬諸生八十餘人並拔刀突入尚書門攘臂呼曰天將軍忠以衛國黃門反逆何云實氏不道邪王甫使劍士收蕃蕃拔劍叱甫辭色俱厲遂被執送

北寺獄即日殺之時張奐見上徵還節等以奐新至不知本謀矯制使兵率五營士討武甫將千餘人出與奐合使其士大呼武軍曰實武反汝皆禁兵當宿衛宮省何故隨反者乎營府素畏服中官於是武兵

曹節賜使作詔 實武 曹節矯制 使張奐討 實武

願出臣章 宣示左右 劉瑜請太 后速防姦 劉瑜勸武 蓄速斷大 計

巴肅自裁
詣縣

實武八夫

青蛇見御
座上

三君

八俊

八八八
八及八
八廚

稍稍歸甫自旦至食時兵降略盡武自殺景首都亭收捕宗親賓客悉誅之及劉瑜馮述皆夷其族遷皇
太后於南宮徙武家屬於日南卷十四門生故吏皆免官禁錮議郎巴肅始同謀節等不知但坐禁錮後
乃知而收之肅自載詣縣縣令解印綬欲與俱去肅曰為人臣者有謀不敢隱有罪不逃刑遂被誅曹節
遷長樂衛尉與王甫等六人皆封列侯蕃友朱震收葬蕃屍匿其子逸事覺繫獄震受考掠誓死不言逸
由是得免武掾胡騰殞斂武屍行喪亦坐禁錮武孫輔年二歲詐以為己子與令史張敬昌上共匿之
亦得免張吳遣大司農封侯吳深病為節等所賣固辭不受

致堂胡氏曰陳蕃位上公實武本兵柄同心協力請治閹尹而不能勝何也實武貪援立之功一家
四侯其失一也雖微賢才列於朝廷而司隸校尉河南尹未有署置二失也中官罪惡顯著者可廢
可除自餘慰安之孰不畏服而欲悉去之三失也太后猶豫不忍此事機也宜及時建白請斷殿閣
宮省門衛迅速捕而後奏不決四失也既收鄭璜不即行刑尚送北寺獄五失也曹節王甫是為
也兵權在手素不為備事已敗露乃始台兵八失也至於陳蕃聞難將官屬諸生拔刀入尚書門欲
而短於木術武無足稱已

己酉二年春正月尊慎園貴人董氏為孝仁皇后以其兄子重為五官中郎將夏四月青蛇見現御
座上大風雷雨雷詔公卿言事蛇見御座大異也冬十月復治鉤黨殺前司隸校尉李膺等百餘人

膺已廢矣書前司隸校尉何廢不以罪也殺之甚矣然則諸君子無初李膺等雖廢錮天下士大夫
識歎前書部黨雖書黨人比書鉤黨綱目固不能不假此以垂成矣皆高尚其道而汗穢朝廷更相標榜為之稱號以實武陳蕃劉淑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

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為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泰范滂尹勳巴肅宗慈夏馥福蔡行羊
陟為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張儉翟超岑旺質范康劉表陳翔孔昱檀敷為八及及者言其能

導人追宗者也度尚張邈莫王考劉儒胡毋複班秦周蕃皮嚮王章為八廚廚廚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
及陳實用事復舉拔膺等陳實誅膺等復廢宦官疾惡膺等每下詔書輒申黨人之禁俟覽怨張儉尤甚

十上覽鄉人朱並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為部黨圖危社稷詔印行之交捕儉等
十月曹節諷有司奏諸鉤黨者虛放李膺杜密朱寓荀昱翟超劉儒范滂等請下州郡考治是時上年十
國益刃口案
漢靈帝
三十七原卷二西二十三至二十六

孫堅斬許生

立石經于太學門外

曹鸞申理黨人

宣陵孝子

司馬溫公曰天下有道君子揚于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無道君子括囊不言以避小人之禍而猶或不免黨人生昏亂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橫流而欲以口古救之以至身被淫刑禍及朋友士類殲盡而國隨以亡不亦悲乎夫唯郭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申屠蟠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卓乎其不可及已

綱 辛亥四年春二月地震海溢○三月朔日食大疫○秋七月立貴人宋氏為皇后

綱 壬子熹平元年春二月太傅胡廣卒廣周流四公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為太傅三十餘年歷事六帝禮任極

優所辟多天下名士練達故事明解曉也朝章京師諺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字廣天下中庸有胡公然溫柔

謹慈常遜言恭色以取媚於時無忠直之風天下以此薄之綱夏六月大水○皇太后竇氏崩秋七月葬

桓思皇后冬十一月會贈稽今浙江紹興府妖賊許生稱帝

綱 甲寅三年冬十一月吳郡今江南蘇州府司馬孫堅討許生斬之綱堅富春今浙江杭州府富陽縣人名募精勇得千餘

人助州郡討許生大破斬之

綱 乙卯四年春二月立石經于太學門外鐫五經于石碑曰石經綱書尊綱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命議郎蔡邕雍為

古文謂孔子篆隸皆秦程邈所作三體書之刻石立于太學門外使後學取正焉碑始立觀模寫者車乘日千餘

兩 **綱** 丙辰五年夏殺永昌太守曹鸞更考黨人禁錮五屬綱永昌今雲南永昌軍民府太守曹鸞上書曰夫黨人者或

者年淵德或衣冠英賢皆宜股肱王室左右皆去大猷者也而久被禁錮辱在塗泥所以災異屢見水旱

荐臻皆由於斯宜加沛膏以副天心帝大怒監軍收鸞送獄掠殺之於是詔州郡更考黨人門生故吏父

子兄弟在位者悉免官禁錮爰及五屬族也

綱 丁巳六年夏四月大旱蝗綱以宣陵孝子為太子舍人綱市賈小民有相聚為宣陵桓帝墓孝子者數十

人詔皆除太子舍人蔡邕上封事曰宣陵孝子虛偽小人本非骨肉羣聚山陵假名稱孝義無所依太子

官屬宜搜選令德豈有但取丘墓凶醜之人其為不祥莫大焉綱遣歸田里以明詐偽書奏帝乃詔宣陵

孝子為舍人者悉改為丞尉焉

易姓之禍
已兆

趙晉毒母
全城

趙巴歐血
而死

置鴻都門
學

雌雞化為
雄

黑氣溫溫
德殿

青虹見玉
堂殿

蔡邕災異
對

呂權中救
蔡邕

南湖丁氏曰天子之子又豈他人所得而冒稱耶冒稱之者亂賊也故冒稱衛太子者孝昭斬之冒
稱子與者光武斬之此漢家自有制度矣而冒稱宣陵太子者靈帝乃拜為舍人及蔡邕上疏極論
其非也改舍人為丞尉然則他姓之冒漢乃冒稱衛太子見十五卷九
帝之所賞耶嗚呼此其易姓之禍已兆矣

冬十月朔日食○地震○鮮卑寇遼西太守趙苞破之趙苞急於王事遂至不能全其母故雖歃血
微矣目遠西今直隸太守趙苞到官遣吏迎母道經柳城故城在永平府西值鮮卑東胡種名萬餘人入塞寇鈔抄
也劫質至苞母載以擊郡苞出戰對陳賊出母示苞苞悲號謂母曰為子無狀欲以微祿奉養朝夕不圖
為母作禍昔為母子今為王臣義不得顧私恩毀忠節唯當萬死無以塞罪母遙謂曰人各有命何得相
顧以虧忠義爾其勉之苞即時進戰賊悉摧破其母為賊所害苞歸葬訖謂鄉人曰食祿而避難非忠也
殺母以全義非孝也如是有何面目立於天下遂歐血而死

伊川程氏曰以君城降賊而求生其母固不可矣然亦當求所以生母之徐庶見二十
六卷十三
方奈何不顧而遠避乎必不得已身往降之可也徐庶於此蓋得之矣

戊午光和元年春一月朔日食○地震○置鴻都門學書藝也置學美事也則何識於是諸生皆出
辟舉往往多無行趨勢之流其所取者文賦

賜爵者士君子皆恥與為列焉夏四月地震○侍中寺雖難化為雄侍中寺何內署也舊制侍中中
常侍出入禁中至東漢而中常

侍皆宦者於是開宦用事六月有黑氣墜溫德殿庭中目氣如龍長十餘丈秋七月青虹見現玉堂

殿庭中災異之變至是極矣列書于冊而不聞脩省之實雖當時詔問羣臣然皆削而不書者言而不
明無益欺亡故也嗚呼天戒若此尚不知警安其利而利其蕃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者可與言

以當謹責欲令人君感悟改危即安蛻墮難化皆婦人干政之所致也前者乳母趙婕妤諛諛溢門史霍
王依阻為姦今道路紛紛復云有程大人程璜下者察其風聲將為國患宜高為隄防明設禁令深惟趙霍

以為至戒則天道虧滿鬼神福謙矣易謙卦天道虧盈而益謙鬼神害盈而福謙章奏帝覽而太息因起更耕衣曹節於後竊
視之悉宣語左右中常侍程璜使人飛章見二十三卷言邕私事下雒陽獄劾大不敬棄市中常侍河南呂
彊愆邕無罪力為去聲申請詔減死一等與家屬髡髮刺針以鐵束頸徒朔方今陝西不得以赦令除邕冬十月廢

皇后宋氏坐殺之以王甫之譖也綱是月晦日食初開西邸賣官桓帝之世書賣關內侯以下官矣於是而

哉書初開西邸是又桓帝之所未有也綱初開西邸賣官二千石二十萬四百石四百萬其以德次應選者半之或三分之

一令長隨縣豐約有賈債富者先入貧者到官倍輸又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嘗問侍中楊

奇震曾孫曰朕何如桓帝對曰陛下之於桓帝亦猶虞舜比德唐堯帝不悅曰卿彊項真楊震子孫死後必

復致大鳥見上卷九矣

綱己未一年夏四月封中常侍呂彊為都鄉侯不受凡封拜書不受美辭也而於中常侍見之綱目所

其官書彊清忠奉公帝以衆例封為都鄉侯見上卷三侯彊固辭不受深予也故自越高以來未有不書宦者惟呂彊不

呂彊辭封